

81089

T7.12

V.28

學  
評  
論

秋  
窗  
夜  
話

二  
種

潘南叢書第五輯

潘陽陶明濬著

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



3 1111 003703178

登記號碼
類碼
317年 5月 11日
來源 滄陽陶明濬先生贈
價格

國立臺灣圖書館典藏  
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

## 導言

國於天地。必有與立。所與立者何學而已矣。學之爲用。可以經國家。定社稷。叙人民。利後嗣。合於天時。理於萬物。順於鬼神。當於人心。以之明體。則卓以有立。以之廣聽。則遠邇靡遺。以之斷事。則較然而無差爽。以之信今傳後。則無所處而不當。所謂天之經。地之義。道之長。利之宜者。實莫過於學。雖然。徒有學而無其具以載之。則行於一時。泯於後世。如管晏之法。沒身而已。後人固無由以效法取則。重於式。而隆規範也。若是則此學也者。一人之用而已。不足以及於他人。一時之用而已。不足以及於他時。一地一國之用而已。不足以及於世界。其用既狹。其道必有所不固。其傳必有所不久。君子恥之。於是治爲之具。命之曰文字。文字者。濟言語之不足。無耳而聽。不脛而走者也。吾國文化昌盛之時。不特文言合一。即文章與學術。亦何嘗有二。六經文之最古者。其文則淵懿樸茂。博大而精微。其學亦巨細悉備。委曲而周至。使人讀其文則領乎其學。業其學。則明乎其文。學者以爲用。文者以爲傳。有學則一世之用備。而不患不足。有文則百世之傳可必。而不憂隕滅。若是則體用兼賅。而表裏俱澈。士儒履絢冠鉢。識理具足。既無虛枵之譏。亦免鄙俗之慚。其爲益固不大哉。在後之侗。昧於此義。文自文。學自學。彼此了不相謀。如人之神形。渙焉離貳。有不枯槁以仆者

乎。遜至好奇之士。分爲二派。以權謀智術相高者。則蔑視乎文。所謂一命爲文人。便無足觀者。以文采風流自喜者。則蔑視乎學。所謂不著賦顏裕。逐康成車後者。亢而過中。大而無當。嘗不自諒。欲爲文以解其惑。而釋其疑焉。自來論文之書。代有增益。如文章流別。文心雕龍之類。幾乎居則充棟。行則汗牛。家家鶴膝。戶戶犀渠矣。要其是非美惡。初無定準。隨時代而不同。如衣服之隨俗雅化。滋味之酸鹹異宜。可以傳其糟粕。而粹美難徵。可以爰變丹青。而精神難畫。要知英莖咸韶。固非里耳之所樂聞。而規矩巧思。亦係隨手之變。非筆舌所可殫述也。迄擬今茲。學術繁蹟。好尚殊異。昔日之所是者。在今日或以爲非。在此以爲極可稱授者。在彼或恒惡之如腐朽。竊不自揆。於讀書講貫之暇。研覽豐編。突窮惇史。偶有所聞。輒命不律。雖皆前人所已言。舉世所共知。然亦稍有論列。爲土壤細流之助。有識之士。或不致陋而笑之。則幸甚矣。關於體格意製。不能不祖述成說。至於變化升降。有時亦參以己意。以豐內豐。將東爲宋之處。固不可免。而討探研尋。頗費日力。敝帚之謂。論痴之譏。非所敢辭也。

## 文德

德在天下。充周布護。上以承天之道。下以治人之情。經邦國。植剛常。雖顛沛造次。亦不敢失。猶酒之有孽。君子以厚。小人以薄。猶蠶之印泥。正與之正。邪與之邪。其理固絲毫不爽也。德之在人。其關係如此之重。德之於文。其功效亦復相當。竹之有筠。木

之有幹。姑舍是。則無以成其材。而立其質焉。易小畜卦。風行天上。小畜。君子以懿文德。程傳曰。君子所蘊畜者。大則道德經綸之業。小則文章才藝。君子觀小畜之象。以懿美其文德。文德方之道義爲小也。文德二字。始於周易。可見以文章才藝爲小。以道德經綸爲大。徒有文章才藝。其益於身也既尠。其關於世也亦輕。必有文德。乃能推而至於道德經綸之業。以之蘇世居正。治人理物。而沛然其有餘也。世有才士。只知以文爲文。不知以德爲文。一經牽涉德字。則目笑存之。以爲村夫俗學。將擯之於文壇之外也。章學誠曰。凡言義理。有前人疏而後人加密者。不可不致其思也。古人論文。惟論文詞而已矣。劉勰氏本出陸機氏。而昌論文心。蘇轍氏本出於韓愈氏。而昌論文氣。可見愈推而愈精矣。未有見論文德者。學者所宜深省也。夫子嘗言有德必有言。又言修詞立其誠。孟子嘗論知言養氣。本乎集義。韓子亦言仁義之途。詩書之流。皆言法也。今言未見論文德者。以古人所言。皆兼本末。包內外。猶合道德文章而一之。夫嘗就文才之中。言其有才。有學。有識。又有文之德也。凡古爲文詞。必敬以恕。臨文必敬。非修德之謂也。論古必恕。非寬容之謂也。敬非修德之謂者。氣攝而不縱。縱必不能中節也。恕非寬容之謂者。能爲古人設身處地也。嗟乎知德者鮮。知文之不可無敬恕。乃知文德矣。按章氏之言。以學問初不可限於古今。古人所未發。今人容或發之。古人所不及知。今人容或創獲之。疏密之由。正在乎是。若凡事以古人爲已足。而不復細加推考。

。則學術必止於此境。而思想亦戛然竟止矣。文心者文所自發者也。使無心以藏之。則何以源源本本。殫見洽聞。取乎中而注於外乎。使無氣以運之。則安能噴薄而出。凌紙勃發。開人之目。而達人之情。此一種機緘。欲文章所固有。不過自劉蘇二氏而發之耳。前者陸韓。亦未嘗不曉從於斯義。不過引而未發。至劉蘇而大昌其說。學者乃恍然文體如人體然。既不能無心更不能無氣也。文德二字。顯見於周易。而有德必有言。修詞立其誠二語。雖未明言文德。而文之必須有德。德之不能離乎文。亦昭然若揭矣。有德之士。其言藹如。感人也深。移人也速。大而化育萬物。甄陶羣品。無不於此焉是賴。德者足乎已。無待於外者也。文者行於人。而同乎爲善者也。使德人而無言。端拱玄妙。湛然虛明。未嘗不可以長生久視。然止於獨善其身而已。若欲兼善天下。則無言不立。無文不行也。章氏以敬恕二字。解釋文德。雖未必悉當。然大致不甚相遠。臨文之際。才思蹇澀者。則視之過難。因難而生厭。躑躅躁吻。含毫渺然。久之敬念一去。乃潦草塗鴉塞責。償負。遜至千言百語。乙乙若抽。以晦味而乏通達之一。在已猶覺其不安。以之示人。豈能安於人之心乎。更有心靈太敏者。文不加點。筆無滯機。以拙速自矜。以眩耀自喜。不知飛書草檄。固貴乎陣馬風檣。而明道抒詞。要必須壓心切理。今因易而存蔑視之懷。以爲班馬韓蘇。搖筆卽是。畧而不見其雅。煩而不悉其情。文采不艷又無丁寧周至之長。俯拾卽是。又無固而存之之妙。安望其傳世行遠。天人合

應。爲名數指歸之統乎。此二種作家。一則以遲藏其拙。而拙乃益露。一則以速見其巧。而巧終不彰。天下事皆可欺人與自欺。惟文章則否。敬將不立。遲則過於淹滯。速亦傷於潦亂。無一可者也。臨文之際。而忽於此。焉望有純元之效。而免秦坑焚棄之禍哉。

。至於恕字吾儒一貫之道。端在於是。已所不欲。勿施於人。所惡於上。勿以使下也。以之行世。則心安而理得。以之爲文。尤疏達而不悖。淺夫僂子。恃其盛氣。矜其咫聞。指斥時事。無一事之當其心。尙論古人。無一人之可其意。自以爲吾言若是之高。後之人讀吾書者。以爲必聖賢之亞。而先民之範也。豈知絜矩之道。百世不移。今日我不恕於人。他日人何能恕於我。中無所有。行無所是。而以區區之文辭。高自位置。多見其不知量也。以孔子之聖。而於管仲。則曰微管仲。吾其披髮左衽矣。於子產。則曰有君子之道四焉。至於及門弟子。苟有所長。則必有所許。棄其瑕疵。取其一得。夫子之恕。見於論語者。昭然若揭。至於孟子鋒穎已較孔子爲嚴峻。然已有所能。然後責人之不能。已有所不爲。而後不愜意於人之爲。如此乃不失爲恕。而聖賢之容量。於此可別矣。

敬所以持氣。氣不縱而氣乃浩然。恕所以知人。推吾心而人乃可論。文人胸中。能有此二字。則動容周旋。曲折規矩。自有所不失矣。臨文不敬。論人不恕。焉能理正辭嚴。言簡意賅乎。論古之文。往往失之於苛。不能代古人設身處地。如胡致堂。王船山。均不免於此。持一成不變之理。以繩古人。古人固無所逃罪。然古人之非

。有賢於今人之是者。或今人以爲非。正古人以爲極是者。天下古今之理。繁憤鬱積。千變萬化。而未始有極。吾人從而論之。過涉寬容。如司馬德操。萬事稱好。如王導與座客談。皆使之滿意而去。此固有所不可。亦有所不能。苟容容持福。首鼠兩端。則與激詭抑抗。彰善癉惡之義。太爲刺謬。然使空持苛論。胸無定衡。而惟知以氣凌人。以詞服世。理所不足。則濟之以辨。辨恐不足取信。則勉強尋乎佐證。支離牽強。關古人之口。而奪古人之氣。九原可作。吾知其怒髮上衝。目眦欲裂矣。究有何益哉。此大有傷於文德者也。論古人者不期其苛。而不免於苛。如所謂孔明粗。岳飛橫。韓愈不知道等類。不一而足。推此意。則三代下無完人。語真非虛矣。刺孟疑孟。卽賢者亦不免。近人更有致譏於孔子者。非聖者無法。尤人者無志。持此論者。未有能通達於道者也。穎容春秋例曰。著述之事。前有司馬遷揚雄。後有鄭衆。班固。近卽馬融。鄭玄。其所著作違義者正。畧舉一兩事以言之。史記不識畢公文王之子。而云與周同姓。楊雄法言。不識六十四卦。所從來遠矣。按此種評彈。尙有理致。占人之長。吾不能不懼伏。古人之短。吾亦不便爲曲護。苟讀書得間。真知灼見。不妨直言。於古人爲良友。在吾亦不失直諒之道。關於學術上之商榷。愈考求愈嚴密。愈甄尋。愈有趣味。若王伯厚。顧亭林輩。其論古也。以學術爲標準。非徒爲謾罵也。與文德無傷。章氏有曰。昔者陳壽三國志。紀魏而傳吳。習鑿齒爲漢晉春秋。正其統矣。司馬通鑑。仍陳氏之說。



朱子綱目。又從而正之。是非之心。人皆有之。不應陳氏誤於先。而司馬再悞於後。而朱子與習氏之識力。偏居於優也。而古今之譏國志與通鑑者。殆於肆口而罵詈。則不知起古人於九原。肯甘心服也。陳氏生於西晉。司馬生於北宋。苟黜曹魏之禪讓。將置君父於何地。而習與朱子。固江東南渡之人也。惟恐中原之爭天統也。諸賢易地則皆然。未必識遜今之學究也。是不知古人之世。不可妄論古之文詞也。知其世矣。不知古人之身。亦不可以遽論其文也。身之所處。固有榮辱隱顯。屈伸憂樂之不齊。而言之有所爲而言者。雖有子不知夫子所謂。況生千古以後乎。章氏引此段以釋字。在論古人者。存心不可不如此。而吾秉筆爲文。屬辭比事。則萬不可以陳氏及司馬氏爲解。何也。陳何居母喪。使婢丸藥。放廢數年。有憾於諸葛氏。其父事馬謖。與謖均見誅於法。以私仇而廢公誼。以勢力之見。曲筆以悅新事之國。終有未當也。至於司馬君實。號稱賢者。而因仍陳氏舊文。帝魏黜晉。亦屬不韙。習氏之說。久已表襮於天下。黜篡奪之奸雄。正百世之名分。非有所私也。直筆之史。必當如此也。若云以此爲吾君諱。吾君之事。昭布於遠邇。其誰不知。其是非要自有公論。吾諱曹氏之惡。轉以形容吾君之過也。吾君以篡弒而得天下。吾遂以篡弒無碍爲正統。若吾父以殺人而行其志。吾亦將以殺人爲天經地義乎。此必不可者也。二子之見。容有未當。於史識。於文德。均不盡然。章氏以其識。未必出今之學究下。不知今之學究。並無此等識力。其說特得之於習氏。

朱子而已。習朱爲非。則陳馬爲是。習朱爲是。則陳馬爲非。二者必居一於此矣。安得以兩端俱可之說。冒爲忠恕之道。且執史筆。惟在於分。惟在於直。一有隱諱避忌。則失其道矣。

章氏又曰。聖門之論恕也。已所不欲。勿施於人。其道大矣。則第爲古人論古。必先設身。以是爲德之恕而已。按不欲則勿施。欲之則施。文章應世。不過如此而已。嘗見世之號稱文人者。利其口辯。銳其筆鋒。有嚴威儼格。不可侵犯之概。集中所存。投贈之作。若對於無權無勢者。則毛舉細故。恣意詆訐。語不留乎有餘。過必規於質確。曲成友人之悞。以見吾之直。調侃同志之差。以彰己之是。旁証博引。以表其學。深文巧中。以見其力。使受者無自解免。振暴播揚。聲聞俱墮。是誠何心哉。若對於有位有勢者。則變轉其面目。佞媚其語言。貴人所願聞者。委曲而獎成之。貴人所深忌者。展轉而避免之。以之緣爲攀附。使文章爲禽饋送之具。爲計不可謂不得。爲心不可謂不巧。而於文德則無可言。古人直道而行。已所不可。即王公貴人。不得輕易評之也。己之所可。即輿台皂牧。亦將獎成其善。而揄揚其名也。心如是。乃得爲有文德。今人不知此義。抑聳無定。臧否靡常。尙得謂之文乎。

以昌黎之賢。上時相書。何其哀而懇也。與閩醫山人書。又何其傲岸而突兀也。此賢者之過。固不可不爲之諱。亦不必違心相效。以致不安於心也。後世文人。喜攻伐人之過。而不喜人攻伐己之過。好訐露人之短。而不樂人訐露己之短。禹聞善言則拜。子路人哉過則喜。固不可期諸

常人。然喜怒必以類。好惡必有常。人所不欲。吾則施之。已所不欲。則惟恐人施於我。其有施於我者。必目赤口沸。往復辯難。必求爭勝。後而已。爭而勝也。則洋洋然。以爲天下之人。無復有勝於我者。刊諸集中。流布遠邇。秦楚大國。以無道行之。猶足致勝。人其如余何。一意而孤行。不復以理爲守。以道爲處也。犯此病者。韓蘇無論矣。卽王弼。洲毛。西河輩。亦矜矜然。以此爲自得。降而爲袁簡齋。洪北江輩。亦大放厥詞。施之友輩。短兵接戰。鈹交於胸。所爭者糝糠之中。所失者山斗之外。文之才。未始不足。而文之德。則掃地以盡矣。章氏又曰。韓氏論文。迎而拒之。平心察之。喻之於水。言爲浮物。柳氏之設文也。不敢輕心掉之。怠心易之。矜氣作之。昏氣出之。夫諸賢論心論氣。未卽孔孟之旨。及乎天人性命之微也。然文繁而不可殺。語變而各有當。要其大旨。則臨文主敬一語以蔽之矣。主敬則心平而氣之所攝。自能變化從容以合也。按迎而拒之。平心察之。爲文章主之徵。今夫才士。往往好逞意氣。珥璋挺心。英華發外。凌虛奔放。乃能有所悅豫。紆曲縈回。終覺病其鬱陶。其思之發也。如江之出於岷山。由濫觴而至於滔天。一流而不可復止。沛然莫禦。其誰敢當。泥沙俱下。其誰敢汰。拒而迎之者。不披靡則傾倒焉。必中流砥柱。介於其中。以萬仞之勢。遏九曲之流。其鬱勃回之勢。乃有可觀。而弇鬱沸騰之聲。乃有可聽也。思之來也如潮。其發也。如洪水。苟不爲之隄防。任其洶湧以爲樂。其極未有不沉溺者。今人動曰思潮也。

宜解放不宜束縛也。苟束縛之則非其性。不知瀾漫漫汗。漂沙拆岸。亦水之性。若聽其然。則吾其魚乎。平心而察。爲文之常法。寫氣圖貌。不得不逼肖。屬采附聲。不得不工巧。萬象之所流連。視聽之所振觸。非一往無前。意氣從事者。所得藏事。以東坡之文。一往滾將去。極嘻笑怒罵之趣。識者何以爲病。而況才思粗獷。氣質虛浮者。更不得取古人之短。而冒之以爲己長矣。平心者何。使能運氣。而不爲氣所運。有理以持之。而是非有定準。有道以處之。則去取不隕越。志若陰沉。慮實矜肅。蘇綽所謂。形如白玉。心如滑水者。不特爲君然。爲文人亦然。爲文人亦然。清必明。而曲直不紊。白則不淫。而美惡有定。能如此。則其爲文胆大心小。圓神方智。稱量酒肉。非鄙碎也。陳平以之徵宰天下之才。不平其心。何以得此。文士好勝。以服善爲妄。以守常爲庸。以立僻說爲聰明。反白爲黑。倒上爲下。固無所不用其極。以之爲文。何嘗不連峭可喜。惑溺人心。壞亂風俗。後雖雖悔。恐無及矣。

水能浮物。故舟楫得以行。氣能行文。故言詞得以顯。然使潢汗之水。瀦遏之波。物未必不浮。而局促逼狹。必無波縱橫。雲濤變化之妙矣。若以蠢如鹿豕之氣。盤亘於篇幅之中。讀之聲未嘗不高。調未嘗不響。磅鬱積者。未嘗不混淪充塞。而倒行逆施。反易眉目。強不是以爲是。縱能梟宰天下。包舉萬有。於人心世道。究何所俾。是其氣之盛。轉不氣之餒者矣。今夫爲文者。動曰必以氣行。必須氣盛。嘗謂以人而言。有書生學子。力不能勝一匹雛。三命則循牆而

走。其氣可謂弱矣。然履行道義。發爲文章。濟世之艱難。立人之準極。非異人任也。又何得病其氣弱乎。又有盜賊巨猾。瞋目而語難。肝衝而厲色。聲如乳虎。而手裂虎之皮。其氣固未嘗不盛也。而抽箕踞備。椎埋攻剽。生民以之塗炭。家室以之流離。洪水猛獸。未足喻其爲害之大。又何取乎。其氣而以浩然沛然之名歸之乎。天下之事。不惟其名惟其實。名固甚佳。實則無益。亦奚取乎。文章之事。正通此理。主張文氣。似不如主張文德。文而能以德將之。則未嘗無氣。而其氣自和。和則人無不可以感。其氣自平。平則舛違僻戾習無自而生。此文之上乘法也。六經之文。文之以德鳴者。其氣甚和。甚乎比之莊周。戰國策。固迥乎不同矣。莊生之文。恢詭譎怪與天地精神往來。氣蓋一世。橫絕萬古。非特老師宿儒不能避免。卽聖哲賢豪對之亦幾乎屈服。氣可謂盛矣。然終非天下之至理。生人之激賞則有餘。啟人之敬信則不足。力可以移萬古之耳目。而不足以服匹夫匹婦之心。德之不足。氣勝何爲。若戰國策所謂亂並之文。縱橫捭闔。生事於平康之世。使之興甲兵。使之肝腦塗地。不遠由一二策士。交鬥其間。鬼神而助之。以興其凶怒。以文殺人。以文病世。獎奸雄。進權謀。無一可言。而徒賞其氣盛。可勝言哉。章氏又曰夫史有三長。才學識也。古文詞。而不由史出。是飲食不由於稼穡也。夫識生於心也。才出於氣也。學也者。凝心於養氣鍊識。而成其才者也。心虛難恃。氣浮易弛。主敬者。隨時檢攝於心氣之間。而謹防其一往不收之流弊也。夫纒

熙敬止。人所以成始而成終也。我爲義也廣矣。今爲臨文。檢其心氣。是爲文德之敬而已爾。按才學識。謂之三長。劉知幾輩。均知此義。而其所自發。則鮮有能言者。章氏謂識生於心。才出於氣。理甚精微。心者靈明之府。衆妙之門。所閱歷既多。所經過尤夥。久而久之。則醞釀成一種意念。是之謂之識。大而吉凶危安。小而是非美惡。苟無此字。則必不能辯之。如鄉里之鄙夫。終日在茅茨土階之間。所食者藜藿。所衣者短褐。一旦臨之以明堂清廟。則目爲之眩。神思恍恍。而有所不安矣。進之以八珍之味。必將矣忘其口。服之以九章之衣。必將刮摩牀席。而不敢仰視。問其何以如此。識之未經。美不知其美也。故有如是之拘拘者。才何以主氣。有才之人。氣未有不盛者。無才之人。氣未有不餒者。才大則記憶既多。經歷尤度。淵通妙靈。無所不達。故眼高四海。空如無人。意蓋一世儼如無兩。則行氣如虹。際天蟠地。而不可屈撓焉。此才人之好矜詡者也。學之可貴。駕乎二者之上。並二者之長。而聽其驅策。則正以其能養鍊識也。氣有所養。識有所練。則合之而爲文法。才流經過。章志貞教。必將大有爲於天下矣。主可以檢攝心氣。制其一往不收之弊。而文章乃成。心之爲思也。往往失之雜亂。氣之爲語言。往往失之於狂悖。以雜亂爲有才。而才如不才。以狂悖爲有氣力。則是虎豹犀象之氣力。非文人所當學之者也。易垂文德之訓。何也。以文而無德。以維繫之。則其爲禍於天下。正復不鮮。此秦皇之燒。世充之沉水也。必有其德。乃爲聖賢

。必有其德。乃爲至文。其意一也。

### 文理

古今來文人多矣。其所制作。多如梵策。充千棟而汗萬牛矣。問其何者爲工。何者爲拙。何者有用。何者無用。何者炳若日星。何者草亡木卒。論者固斷斷然而莫衷一是也。於是各就所能。以爲標幟。有諸已則求之於古人。非真推尊古人也。借古人以自重耳。無諸已則非之於今人。嫉人之有。以掩蓋己之無耳。寢假以文章之公器。爲矜誇導諛。黨同伐異之私物。流弊寧可勝言哉。門戶也。宗派也。秘傳也。心法也。精神氣魄也。波意度也。種種說法。非常之多。而文章之長。因而愈少。彼方珍重授受。不輕於示人。得前輩宗匠一言之許。則終身引爲光寵。至於文之功效。學之蘊釀。則無人措意。而詩書之雅言。風格之訓世。可以綱維世運。而維繫人心者。更邈乎其不可得。若然則文之本體既失。縱有小效微用。亦泰山之於毫芒矣。然則文章之體。究何以立。曰必其有理而已。理者。上衷天道。下合人心。橫盡虛空。豎盡萬劫。而無有所滌。舟車所至。日月所照。血氣之倫。皆莫之能外。其見於言語也。則爲是非美惡。其見於行事也。則爲去取從違。其見於性情也。則爲喜怒哀樂之紛綸。必有此字。而人之倫紀。克以不繇。物之典常。克以有立。以之因應萬事。無所處而不當。其最顯然而人所共喻者。則行文其尤要矣。文之體裁不一。文之色澤不一。而理字均不能離。如人之身體。血

肉也。軀幹也。因不可須臾而斷隔。精神之於身。其重尤非他體所可與比。故在身必精神。而四肢百骸。乃能靈動。此生也所以異於陳死也。在文亦必有理。而千言百語。乃有所自發。取之於心。注之於手。乃能汨汨焉以來。使神而耗竭。其人有不奄忽僇仆者乎。理而晦昧。其文有不侈臆逞胸。聽而思臥者乎。程子曰。聖賢之言。不得已也。如彼耒耜陶冶之器。一不制。則生人之道有不足。然其包舉天下之理。亦甚約也。後之人始執卷。則以文章爲先。生平所爲動多於聖人。得之無所補。失之靡所闕。乃無用之贅言也。宋人論文。多半曰必有用。必有關係。識者或以爲病。以有學不宜爲文。至屏之絕之。而不加思繹。噫亦太過矣。夫文之於人。得之非易。得之非易。而成之至難。苟其一無所用。則又何取乎摛擢肺腑。鍊心矚目洒翰驅齡。執筆滅歲乎。是不能不向有以處求之。情也。亦勢也。雖然。文體至變。作者至多。以有用爲文者。孔孟六經之言是也。以無用爲文者。莊列佛老。及玄學之類是也。六經之言。言必先王。事則古昔。開物成務。鈎深致遠。用之顯然者。莊老之書。博大精微。其言往而不反。洪文無範。令人累世不能通其業。終身不能竟其語。深而求之。如烟雲變滅。千態萬狀。終必歸於無用。似乎無用。而不知其無用之用。未必遜有用之用也。當有用之時。則有用賢於無用。當無用之時。則無用又賢於有。天下之事。固有相反相成。如環無端者焉。程子以包舉天下之用。爲文章之主義。此言甚是。文不足以見用。則又何以爲文。



六經之文。不專言理。而其理自見。宋學末流。日日言理。句句言理。而理轉有所不足。理存乎實。不存乎名。嘗見人好以理學名於世。而頑鈍椎魯。一物不知。轉不若凡夫俗人。尙可以立身處世。不致窮匱也。天下之理多矣。非一言可約。坐而可致也。讀書講貫。以植其本。山川道里。以廣其識。舜之聖也。而納於百揆。賓於四門。歷試旣徧。而後爲天子。以孔子之聖也。而嘗爲委吏。嘗爲乘田。轍環天下。讀百國之寶書。而後爲萬世之師表。使令人纔讀詩書。學爲文章。卽能萬物皆備。細大不遺。天下之理。已能包舉。是今之平人。勝於古之聖賢也。有是理乎。然則子之意何所謂。曰天下之理。不能包舉。亦無取包舉。行遠者必自其邇。求大者必於其細。苟對於一事之理能明。則此一篇所言。已不空泛矣。耒耜陶冶。用之顯然者也。若土膏之潤。土化之宜。於民生飲食。所關至鉅。此用之隱者也。學者但求顯然之用。則拘於形器而已。有時而敝。卽有時而窮。若夫隱然之用。則通於精神。彌於天地。如元氣之助於體。如水泉之潤於地。無一時而竭。無一處而乏者也。使其竭而乏。則人失其生。物喪其性也久矣。吾人爲文。不可不注意理字。然不著於面目。設令面目嚴冷。詞氣迂折。非理不談。非理不辯。則讀者心先爲之倦。目先爲之灸。有畏懼敬遠之意。無真實受好之心。旣出之以勉强。又安能使之愉快。如對嚴師。如謁畏友。謹慎則有餘。感孚則不足。其所談者。亦不過唯唯否否而已。必不能鑿心滿意。退無後言也。以此之文。求暢於理。此必不可

得。如禾粒空設。而耕者無人。陶冶已成。而盛者無物。其器雖在。其用久亡。告朔餼羊。不去何益。此非以文曉世。乃以文病世。非以理相喻。乃以理自縛。膏以多而滅燈。兵以多而助亂。王安國所謂官樣文章。劉彥和所謂浮文妨要者也。理云乎哉。韓休曰。自我心極。爲之宰匠。善哉乎言。宰匠存於心。不存於外。理境在乎我不在乎人。使而在於萬物。我何由知之。必萬物之感於吾心。而吾心有所振觸。以之爲美惡。以之爲是非。以不可爲古人之束縛。亦不可爲時流所牽制。喜怒不足以移。得喪不爲所震。其情既真。其文乃至。而其文乃真。吾人見理不正。行文不快。自信猶有未足。違言乎感人。一時尙不可通。何論乎千古。若是則言語能工。詞藻縱善。引據者縱有源流。鼓動者縱有奇氣。亦不過澤如而羊。動如鹿豕而已。何足以爲理乎。宰匠者何。文章所由以定。所由以成者也。兩端必勝。得理則有以定之。萬象森雜。必理乃足以成之。是之謂宰匠。如割肉者得宰。羔斤兩之輕重不差。如伐木者得匠。而尺度之長短有徵。外無所搖。中有所主。由一事而及於他事。因一理而推及萬理。尙何閉塞之有乎。至於生平所爲。多於聖人人語。終有未當。文章存乎工拙。而不存乎多少。使其工也。多至百卷。亦何碍之有。使其不工。即寥寥數語。亦足啟人之厭。而拂物之情。亦經孔孟之言。非以少爲貴也。著語不多。理致已足。詞約而其旨則豐。少而萬物俱備。行其一言。終身爲用無窮。得其一說。百事挹之不盡。此非有意爲少。以成簡約。

之名也。且其書竹點漆。不似今世之用紙。極意揮洒。無慮其費也。若在近代。印刷之術既精。事理之當前者益密。乃師古人之簡約。勢必有所不能。奮筆纂詞。不得不多。動多於古之聖賢。理之當然。非所以爲過也。必謂著述少者。爲得其精華。著述多者。爲得其糟粕。則彼迂疏膚闊。好爲大言。懶於命筆者。皆可曼詞自飾。以爲六經皆我之柱脚。百氏皆我之僕役也。使振舌以來。作者皆懷此心。文苑儒林之傳。必歸闕寂。而七畧四部之中。安有如許之撰作乎。在程氏賢者。平生有關係之著述極多。發爲此言。不過教人以下筆矜慎。惜墨如金之意。疏陋者竊是說以文其短則過矣。顏氏家訓曰。文章當以理致爲心腎。顏氏所處之時代。其文章靡麗極矣。有文而無理。有詞而寡意。英才如雨。妙句如雲。說言郁芳蘭之氣。文藻燦青華之敷。以言其工。則誠哉工。矣以言其用。則必有難言者。如有人于此。角犀豐童。眉目如畫。未嘗非完人也。而中無心腎。則兩血行氣。藏智毓明之用。何所自來。恐不能一日以生。安望長生久視乎。君子有以知其必不可也。文章之道。政復如是。千言百語。而無理致。猶花葉紛披。而無枝葉。急風一致。稿敗隨之。不特論事之筭。記事之文。必有理字。卽賦賦之類。以敷腴擢藻爲長者。亦不得不行之以理。三都兩京。繁艷偉麗。可謂極矣。而中間分層別次。部居別白。秩秩然其有行。井井兮其不亂。山川城邑。花木虫魚。鋪叙必須得法。骨肉停勻。不豐不殺。如竹之有筍。璧之有肉。何可去之。勢不能離之也。以人之心腎相比。

言其所關之切也。文章貴乎推陳出新。夫人而知其然。而所以能之之法。則言之非艱。行之爲艱矣。同是人也。同是物也。同是時也。同是事也。必謂人自爲文。不准相犯。沿襲之處。又安得免。聖賢之鴻模。經籍之隱奧。其言之也已備。其學之也已精。降而百氏。無不各爲面目。而必令吾人。純爲胸中之造。不許因成紀前。窘矣哉。其誰能之。以屈宋之沉著絕艷。而僅能引古事。莫取舊詞矣。以賈生之學。其鵬賦。亦用鷗冠之說矣。以相如之博。其上林亦引李斯之書矣。下至崔班張蔡。摛摯華實。千古相尋。而成爲通例。問有豪傑之士。亦不過改換面目。別取風神。師其意則不敢再師其詞。用其簡。則姑且避去其意。展轉假託。遞相沿用。而推陳出新之說。幾成空談。則文術旣窮。則詩種文兒。真將斷絕乎。曰何爲其然。吾人生於此世。俯察則有江河。仰觀則有日月。四時之遞嬗。寒暑之推遷。風景不殊。回頭如舊。似乎極相沿。極無聊者矣。烟雲變滅。冷暖殊時。於極同之中。固有大不同者在也。以故文章。持以爲別。而不致千篇一律者。惟在理之一字。如寸轄可以制輪。歷千里之遠。而馬不契需。尺編可以運關。經十年之期。而木不朽蠹。不中關係固不淺哉。在天地之中。本爲無形之物。不可把握切循。而無時無之。無地無之。無人而能舍之。無事而能離之。如風之於水然。淪漣波詠。頃刻萬狀。風猶是風。水猶是水。天下之所同也。相遭而成文。則非天下之所同也。一時一變。一地一形。奇妙幻詭。誰爲爲之。自然之然。初不關於風。亦初

不關於水也。理之在文也。其奇妙。正於此等。心不能與筆謀。志不得與口語。惟理之一字。橫亘於胸中。而奔赴於腕下。意爲是。則文亦從而是之。意爲非。則文亦從而非之。經典之沈深。載籍之古博。均可爲吾之驅使。書如木然。理則繩尺也。有之則可計其短長。書如肉也。理則刀俎也。有之則可供其宰割。文章之成猶木之於室。肉之於肴也。捨理何以哉。

羣書考索曰。作奇語自是文章病。但常以理爲主。理得而詞順文章自然出羣拔。觀杜子美到夔州以後詩。韓退之自州潮還朝後文章。皆不煩繩削。自合矣。奇語何以爲文章病。非以求奇之過。則必致害理也。聖賢之文。可以爲百王之法則。萬世之準繩。明乎善惡。察其廢興。章往而考來。知微而知顯。故足至聖文之羽翮。記籍之冠冕。其意本常人所發之意。其理亦優游手中之理。其存心也。不過正大。其立體也。不失謹嚴。如布帛菽粟。關於人也至切。感於人也至深。使以奇語亂之。則理必因之而移。事必因之而誤。小不足以立名之正。大不足以爲國之鑑。理既不可得。尤不能順。此孔子之所深惡者也。然使刻意惡奇。則必專求尋常。而不驚於其外。積之既久。墨守而近於拘膠。膏肓而不可啟發。形象亦必猥瑣。而不能自振。權衡之輕重。繩墨之曲直。亦必歸於紊亂。心計不出米鹽之外。思想在於市井之間。安得想出風雲。思凝冰雪乎。人之俗意。非奇語必不足以驅除之。是知奇語亦不可盡廢也。爲文章者。不涉於奇。則入於俗。中立不倚。是稱難得。惟入道之士。則奇不出於理之外。俗

則能入於理之中。若是則文采與雲月相鮮。高深與山海相並。達詞通義。放諸四海而準矣。何謂達。言語通達。雅俗共賞。何謂通義。是非曲直。犁然有當於心。不特行於一時。可以行於百世。不特一人以爲然。舉世聞之。亦罔不以爲然。此乃文之美爲道之善者。表裏人事囊括古今。夫誰得而蔑棄之乎。能有如此之境界。爲奇語可。爲常語亦可。常語者。合於人心。如人心中之所欲發。而吾代爲之言。彼惡不起敬悅服乎。奇語者。非人所能知。而吾能知之。人之所不見者。吾已先見而豫知之。彼能不奉若神明。而曉然領解乎。杜韓二公能作奇語。故足貴也。若樊宗師之文。李賀之詩。只能以奇爲奇。而不能以不奇爲奇。加之繩削。未有不稿暴碎裂者也。

## 文有所起

羣書考索云歐陽子曰。三代之上。治出於一。而禮樂達於天下。三代之下。治出於二。而禮樂爲虛名。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。彼如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。而不知道德文章之不可出於二者。夫古之聖賢。其文可謂盛矣。其初豈有意。而爲如是之文哉。有是實於中。而必有是文於外。如天有是象。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。地有是形。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。聖賢之心。既有精明純粹之實。以磅礴充塞乎其內。則其著見於外者。亦不必條縷分明。光輝發越。誠不可掩。蓋不必託於言語。著於簡冊。而後謂之文。但自一身。接應萬事。凡其語默動靜。人所可得而見者。無所適而非文也。其所自起。

本起於寸心。故楊子曰。書心畫也。書法形。君子小人見矣。心之中。有靈明焉。光輝發越。靈妙神奇。不知其然而然。又爲人所獨有。而物類所不得掠取者。非特真若之草木。墳然之土石。不足與於其列。卽禽獸之中有麟鳳。鱗介之中有龜龍。亦不得曲相肖也。彼猩猩未嘗不能言。而不離禽獸。鸚鵡未嘗不能言。而不離飛鳥。他可知矣。人之所以異於是者。以有靈明之心發慮憲。求善良。諛聞動衆。傳世行遠。無所思而不得。無所行而不當。故可貴也。人藏其心。不可測度。已之所蓄。不可以喻於人。人之性情。不可以達於我。於是有言語焉。以口舌之奮。而美惡是非。顯顯大明。可之結感。可以成務。可以通力合作。可以守望相助。故世界立國者。必有言語。此國與彼國不同。界畫井然。而親疏內外以判。使物種而有此。則其團結之力必堅。技術之巧必備。合力以禦外。加之以爪牙。因之以攢拏。千氣萬力。吾人何從食其肉。寢處其皮乎。心靈言語。二者之用已大。而不可持於永久。聖人仰觀俯察。制爲文字。後哲潤色修飾。而成文章。文章之起。實原於此。心思之所發。靈妙無極。言語之所動。通達無滯。有二者以爲之本。則文章之用。固千變萬化。未始有窮也。聖賢非有意學爲文。不知者或以爲過甚之言。不知論語嘗有行有餘力。則以學文之言。可知聖人之意。亦惟是入孝出悌。謹信汎愛而已。數者已盡。以其餘事。發而爲文。孝悌謹信之義。溢於言表。所謂持源而往。有本以求。工拙固非所計。得失何所容心。和順積中。英華發外。其形

端者。其影亦必直。其理何嘗爽哉。神明純粹。其心術已皎然於中。則充塞周至。其體用必能宏肆於外。詞嚴而理正。事賅而言雅。本然之善已極。流露於楮墨者。安能相遠。若夫喬宇鬼瑣之子。詮材諷說之徒。彫虫篆刻。沾沾自喜。不發於性情。不本於心術。有乖於倫常。有害於治道。數者既違。又何以文爲。如并州士族。詩賦句笑。如壽陵餘子。學步堪憐。有識者衆共嘲弄。論者虛加讚說。繫牛呈酒。以寄其豪興。招延聲譽。姑以之自欺。縱有宏麗精華者數十篇。斷意可觀者數百句。駭世動俗。取悅一時。然去聖賢之道日遠。其與物何以異哉。

夫然則聖賢不學爲文。而文自足以垂久。得其本也。俗人專學爲文。屏絕百務。周章怖懼。惟恐其不工。而浮文妨要。淫詞害道。其學也。轉不如其不學。其爲也。不能賢於不爲。用力未嘗不多。成功必無可言。所謂趨末棄本。率多浮艷。詞與理競。詞勝而理伏。事與才爭。事繁而才損。放逸者。流宕而忘歸。穿鑿者。補綴而不足。終身局於繩墨之中。而識力不能出乎文章之外。以之治身則身危。以之齊家。家貧。以之經國則國亂。積禍如此。即使文采發越。照耀四裔。亦覺爲益無多。所獲不如所亡矣。况其緝網疏漏。氣催神辱。終身役役。未必其有所得乎。可知賢不專學文。非放其身心墮其志意。逃空虛而入幽谷也。以所學有大有於者。則必先識其大。則其小者。自不能遠違也。堯舜之典謨。周孔之經訓。何嘗專言文。而文爲天下萬世之至。非其明徵歟。

又曰孟軻氏歿。天下之士。背本趨末。不求



知道養德。以充其內。而汲汲乎。徒以文章爲事業。然在戰國之時。若申商孫吳之術。蘇張范蔡之辯。列禦寇。莊周。荀況之言。屈平之賦。以至秦漢之間。韓非李斯陸生。賈傅。董相。史遷。劉向。班固。下至嚴安徐樂之倫。獨先有其實。而後託之於言。惟其無本。而不能一出於道。君子猶或羞之。及至宋玉相如。楊雄之徒。則一以浮華爲尙。而無實之可言。雄之太玄法言。蓋亦長楊較獵之流。而粗變其首節。初非實爲明道講學而作也。東京以降。迄於隋唐。數百年間。愈下愈衰。則其去道益遠。而無實之文。亦不足論。韓愈氏始覺其陋。慨然號於一世。欲去陳言。以追詩書六藝之作。而其弊精神。靡歲月。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爲者。然猶幸其畧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。因是頹其源。而適其會焉。於是原道之篇始作。而其言曰。根之茂者其實遂。膏之沃者其光曄。仁義之人。其言藹如也。陳義過高爲大言。而微近於苛。自孟軻之下。一筆抹煞。以漢人遷固之宏肆。而以不知道三代。輕輕貶之。然則謂三代之下。無一通人。又何嘗不可。孔子復生。聞是說也。亦必有所不安。知道養德。固文章之本。然無文章。何以證其知道養德之功效。且自來明治道。立大功。有勳勞於國家。著聲望於後世者。往往皆能文章。如諸葛公之類。代有其人。而其文章。又不必專言道德。而篇篇講道。字字語德。如後世冬烘頭巾輩之所爲也。鄙諺曰知者不言。言者不知。文人亦常曰。善易者不言易。知道養德者。有諸內。不必急急求諸外。質諸天下而無疑。百世以俟聖

人而不惑。何嘗如淺夫僕子。以道德爲門面。以蓋其愚迂。而文其固陋。矯激作僞。取厭以自欺乎。且老莊之玄。賈董之政治。班馬之紀事。屈宋之詞。何嘗與知道養德者相背而馳。顧含而不露耳。又曰。姑舉其最而言。易之畫卦。詩之詠歌。書之記言。春秋之述事。與夫禮之威儀。樂之節奏。皆已列爲六經。而垂萬世。其文之盛。後世固莫能及。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。豈無自而來。後世亦莫之識也。故夫子之言曰。文王既沒。文不在茲乎。蓋雖已決知不得辭其責矣。然猶若逡巡顧望。而不能無所疑也。至於推其所以興衰。則又以爲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爲。而非人力之所及。此其體之甚重矣。豈世俗所能當哉。按六經爲文章之淵府。道理之樞機。其不可及之處。在文章之外。不僮沾沾於 之中也。易 以闡微緼幽。開物成務。有實益者也。後 拘牽象數。禁忌推測。則失之矣。書之文。以典謨訓誥。治世心傳。昭示後人。有實益者也。後世。發鈎章棘句。險澀幽奧。則失之矣。春秋之文。屬詞比事。善瘴惡。誅奸佞于已死。發潛德之幽光。有實益者也。後世專肆詆訐。詭以爲直。相斫成書。羅鉗吉網。則失之矣。三禮之文。以威儀節目爲兢兢。令人遷善遠過。而不自知也。後世求之於委曲瑣屑。則失之矣。夫子以文爲出於天命之所爲。非人力所及。是意頗深遠。今人引以爲疑。然而不必疑也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。所謂命也。固止於至善。而非僻之心。奇雜之念。固不許其入也。天命在人。其所爲如此。別人常順受其正。內而存之於心。外而達之。

於言。更永之以文字。飾以之章節。不特自正。亦以正人。六經之作者。非自爲作。更非有作之意。不過奉天命所當者以爲。豈人力所當及哉。故其言純乎純。以守至正。而行大順。物不得而違。人不得而棄也。聽其言。皆天理人情之正。倫常日用所須。非由外爍。乃我固有。非我所私有。乃天命之所爲。天不自言。假人之口以爲言。用人之筆以爲文。聖人體天而行。遵道而動。不敢造作語言。私立名字者。非真拙鈍。不及今人。誠有以知天之道。而明人之情。以爲多言則害生。不如守中慎默之爲得也。

### 文所自起

羣書考索又曰。昌黎曰。根之茂其實遂。膏之沃者其光曄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。其徒和之者曰。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。則亦庶其賢矣。今讀其書。則其出於詔諛。戲豫。放浪而無實者。自不爲少。若夫所原之道。則亦徒能言其大體。而未見其有探討服行之效。使其言之爲文者。皆必由是以出也。故其論古人。則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如楊雄爲一等。而猶不及於董賈。其論當世之弊。則但以詞不已出。而遂有神徂聖伏之歎。至於其徒之論。亦但以掠僭竊爲文之病。大振頹風。教人自爲韓之功。則其師生之間。傳受之際。蓋未免裂道於人。以爲兩物。而於輕重緩急。本末賓主之分。又未免於倒懸而遂置之也。按此一段。對昌黎大施剖擊。吹毛索癩。人孰無過。從而效之。則覺古人都無是處。不知其自視又當何如也。

夫道與人雖非兩物。然其名既二。不當以道即是

人。人卽是道也。旣已爲人矣。則生在世間。與接爲搆者。不能概行謝絕。披髮入山。而壁以求道也。以孔子之聖。而與上大夫言則閤閤。與下大夫言則侃侃。先之子夏。申之以冉有。其於人情。究不甚相遠。安得謂之諂諛。故昌黎上書箴友之處。雖不可概謂之合道。然終有一種勸善規過。因事明道之意。安能當神塞兌。於時人一無所可。於友朋不接一言。而後可謂之真知道乎。二氏之教。出世者也。故出謀發慮。以爲俗障。吾儒不然。生斯世也。爲斯世也。旣不可曲以來和。又不必矯以立異。從容中道。乃得謂之聖。逃空虛。入山林。則道不須明。明之亦無所益矣。諂諛者。豈必以道哉。省苴貨賄。供給之不暇。誰肯沾沾於文章之末。以求濟其大欲乎。使人能借文章以諛。猶賢於世俗之諂矣。至於戲豫。放浪。以之責靜。以之立寧之戒。亦嫌未當。張而不弛。文武弗能也。弛而不張。文武弗爲也。文字不可不矜嚴。而從容暇豫之度。亦安可免。韓公好變舊體。出新意。其好處正在此等處。六朝以來。大歷之後。意淺而繁。文匿而彩者日多。所謂連篇累牘。不出月露之形。積案盈箱。惟是風雲之狀者。本無可諱言。以文章有用之物。變而爲附贅懸旒。此雖操筆立就。曾無尋檢。號爲宿搆。稱爲意聖者。究有何益。昌黎原始返本。上溯六經。其所明之道。即使膚廓。而能變風氣。革宿弊。其用心旣正。其力亦不可謂之不大矣。戲謔放浪。乃其餘事。非篇篇如是也。亦非若淳于之諛諧。東方之正諫也。要自涉其趣。永其味而已。後世若宋儒之撰述。純爲講學而說

。不得謂之文也。令人迴思退之一派抗詞高論。義理典正。氣骨既高。情趣亦復不斲。眞六經之支流。而諸作家之藥石也。要知文章之道。大而能博。既以感人。亦以悞已。正誼明道。所以感人者也。戲豫放浪。所以娛已者也。孔子一生言論。正大鴻奧。豐屑屑於此哉。而亦間有之。如逝者如斯。不舍晝夜。因在川而發也。安得以厭世之義例之。乘桴浮於海。爲道不行而發也。安能以忿激之詞小之。如有用我者。吾其爲東周乎。期月而已。可也。三年有成。此自知者明。自任者勇。安以誇張而非薄之。若此之類。不可勝述。詆訐者。亦將以戲謔放浪。相掉磬乎。吾知其絕不可。恐彼亦絕不敢也。今人好講學者。其爲文章。每失之於拘。失之於板。板則不能生動。如刻雕朽木。安得如化工之才大乎。拘則不能自如。如貳負之楛。刑天之舞。安得舉動從我。不涉牽繫乎。吾亦有以知其必不能也。若然勉強成章。已心亦有未喻。人情又烏能相安乎。至於持論。徒能言其大體。固屬不免。然六朝之人。能言大體者。亦甚難得。如王充所謂淺意於華葉之言。無根莖之深者。不知凡幾。論衡既以此種爲不知大體。則大體之難知。自漢已然。而況其餘。昌黎論事惟能持其大體。則縱未窮源竟委。已賢於謹毛失貌者多矣。且明道之文。本不貴乎多。而惟貴乎精。本不貴乎繁。而惟貴乎要。精與要者。即所以大體也。六經孔孟之言。著語不多。而立義正大。持其一端。即可泛應無窮。昌黎心乎此。而學終有所不逮。擇焉不精。語焉不詳之弊。在已則爲荀楊而發。而後世

論之者。卽以其人之言。還加諸其人之身。此固不可解免者也。然道體甚大。學術甚博。以一人之力。而欲兼賅博綜。當然有所不勝。此原不足爲罪也。人之於道理學問也。正如人之飲於河。隨人量之大小爲不同。能飲即佳。政不在乎多。能持大體卽可。政不在乎苛細。喻美詞壯。理明義達。昌黎獨步一時。六朝文章。靡麗纖弱之習。爲之洗伐驅除。得不謂之豪傑之士乎。考据之學盛行爲。文章者。搜瑣碎。求佐證則有餘。而持大體則不足。其弊也。知其所以然。而其當然反有不知。如藥師能辯百草之味。一識其甘苦濕涼之性。而某疾應用某藥。一言可決者。反有所不能知。有所不敢斷。此雖靈素源法。翻濶江海。而受其治者。已將奄忽以死。不待其辭之責也。若和緩則不然。用藥不多。切脉則確。一語破的。一劑立解。生死人。肉白骨。只在數品之間。此大體之效也。治國亦然。伊呂爲之臣。堯舜湯武爲之君。彼數人者。不必禮樂兵農。工虞水火。一一周知其數也。危微精一。執兩用中之術。已通。則操治之本。御物之變。無不可治之天下矣。吾人爲文。學必識其大。而識必求其通。當知者無不知。不當知者。無須耗吾之神。宜能者必須能。不必能者。姑且省吾之力。此之謂識大體。政不必以淺陋諂之也。剽掠僭竊。誠爲文之大病。韓門弟子。本其師之說。斥之。亦未爲無見。以此四字。六朝以來之人。犯者最多。已所不能。掠人之能以爲能。已所不知。竊人之說以爲知。天下最不平之事。其成名也。固屬甚易。其取厭也。亦所不免。其爲文

之大忌。自不待言。然自來爲文者。能完全祛除。而無一毫之相犯者。六經孔孟之外。恐不多見。退之以此四字號召。恐亦不能篇篇實踐之也。而允無愧色也。學之不足。必乞假於於人。理之不充。必求証於通者。章曰急就。文成洩水。其能語語發於本心。句句出於自造。誠哉其不易也。且果如此。則其流弊亦更大。目不飽乎詩書。心不則於德義。取古人之公論。當時之成說。一一駁難非異。其後心以爲安。意以爲快。吾恐非學無法之人。恣睢自用之輩。將振振有詞。私立語言。造作名字。駁當時之耳目。疑萬之人心。其禍比較剽掠僭竊爲尤大。然此非剽掠者也。乃正所以僭竊者也。何爲僭竊。竊取古人詭辨之論。轉易面目。加以時流妖妄之談。搖惑人心。推而廣之。卽殊方異域言語不通者。其言苟可以濟吾之說。而成吾之妄者。亦將趨譯刺取。以文其奸言矣。

觀其用心用筆。前可以無古人。後可以無來者。其氣可謂豪。其人可謂僭矣。而細細追尋。皆有所自來。邪說誣民。充塞仁義者。非果有是胆。甘冒天下之大不韙也。亦由善竊善取。巧偷豪奪。手目所及。無所不探。故得成此此異放恣之名也。若然則此種人。非能空所依傍。獨來獨往也與椎埋之雄。穿窬之盜。實無所異。故君子耻之。六朝之時。文章固近乎淫靡。其弊也。不過飭餽字句。沿襲面目。用成語能巧。引典實能博。文之精義大用。不可必得而已。比之唐虞兩漢。雖相去萬里。而後世剿說雷同。詞意兩無可取者。尙不足望其項背也。有唐大歷正元之間。倡之以韓。和之以柳。起八代之衰。

。而後世之衰。轉因而滋熾。其文章之弊。慮切於此。則禍起於彼。不獨文章一端爲然。事善無不然也。非韓公創體之不善。乃後世學之者。利極而弊生也。

## 文所自起

羣書考索又曰。歐陽子出。其 之妙。蓋已不愧於韓氏。其其曰治出於一云者。則自荀楊以下。皆不能及。而韓亦未有聞焉。則是疑若幾於 矣。然考其終身之言。與行事之實。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。抑又嘗從其徒之說考之。則誦其言者。旣曰吾老將休。付子斯文矣。而又必曰我所謂文。必與道俱。道推尊之者。旣曰今之韓愈矣。又必引夫文不在茲者。以張其說。由前之說則道之與文。吾不知其果爲一也。由後之說則文王孔子之文。不知其與韓歐之文。果若是班乎。嗚呼學之不講久矣。習俗之謬豈可勝言哉。按此段論議。對於韓歐極致不滿。從來持論者大抵如此。韓歐之與文王孔子。固不得相提並論也。又何待言。然韓歐之文。確守文王孔子之道。而不敢稍有出入。見道之淺深。學識之厚薄。亦不必過爲推奉。亦不必過爲詆謾。要非異端曲學。所可望其項背者。今以韓歐之文爲不足學者可。若以爲害於文王孔子之道則大可惜。且文王孔子之文。大而能博。凡吾國之學術。無所不容。亦無所不有。特韓歐心乎儒。服儒者之服。而言儒術者之言。在其涵容之中。卽莊周之恢詭。申韓之刻深。其旨亦不能出乎文王孔子之外。一致而百慮。同歸而殊途。其本無有二端。而所從來者。不能大異也。如入



而貌不同。皆有眉目施於其間。研燻美惡。惟其所施之稍有不同耳。其器官位置。固不能相去萬里也。老莊申韓各種學術。皆可以輔翼儒教。並行而不相悖。其主要之旨。無非輔世長民。勞來振導而已。何嘗有人於此。以殺人爲道。以厲民爲德。公然向文王孔子以矢加遺。以刃相向乎。近世偶然有之。不過一二狂者之所爲。不旋踵而聲漸影滅矣。文之所起。實起於道。今韓歐之文之目。小於文王孔子則可。二子有知。必俯首無詞。若謂二子之文。完全害道。有妨於文王孔子。則不通之論也。誰能服哉。

### 文須出於自然

羣書考索曰。風行水上渙。此亦天下之至文也。然而此二物者。豈有求爲文哉。無意乎相求。不明乎相遭。而文生焉。是其爲文也。非求之文也。二物者。非能爲文。而不能爲不文也。按凡物之生。其所具之能。所涵之理。均須出於自然。而不可勉強以求。火之炎上。水之就下。木之從革。土之爰稼穡。皆其性能然。其理宜然。苟逆其理。違其性。能此者則用之於彼。宜深者。又取之乎此。未有不乖違拂戾者焉。善爲文者。養之以學。足之以識。明周事物之情。無一毫之閉塞。道足天下之用。無一絲之缺憾。雖知之意。吾有以察其微而洞其蠟結。則意之發出也自正。難顯之情。吾能以語其故。而撮最凡。則文之措置也渾成。然則其於文也。不畏其難。惟見其易。不慮其損神。惟樂其暢志。如明鏡屢照。渾不惡其疲也。若是乃得詞之自然。

人之才分。往往不齊。

有口辯者。飛鉗捭闔。以爲有餘。其吃訥者。齟齬吞聲。意滿口重。猶苦於不足。有敏筆者。始於筆染。終於紙盡。下手萬言。倚馬可待。以爲未能盡其量也。有謇澀者。如侯喜之悲鳴。張爽之曳白。對簡而思臥。命筆而欲睡。猶不若成一章。畢一詞也。人度量之相去。顧不遠哉。若是而必謂文出於自然也。難矣。曰不然。人之才力。與筋力不殊也。能舉百鈞者。必百鈞乃能盡其力。自然而能。無竭蹶之態也。力僅勝一匹雛者。使之搏雞捉鳥。亦自然之至。不涉勉強也。又如酒量焉。其一飲一石。則千鍾百合。處之夷然。其小戶。纔能舉杯杓者。則一尊已足。溫克暢悅。而不爲酒困也。自然之效。於此可見。人能自量其力。自揆有學。則爲深宏之文。而不失自知。自揆學之未充。則爲曉露之言。亦未始不可。要在出之以自然而已。事物之理。有所求每苦於不易得。付之無心。則不期而相遭矣。卽如求神仙而論。秦皇漢武。其用心之切用力之勤。可謂至矣。而徐福之船。萬古不回。武利文成終於夷滅。天下豈有神仙哉。而安期偃僂之屬。固自若也。求之而得則信其有。求之而不得則斥其無。是有無以己心爲斷。初不合於事理之正也。文亦如是。以之爲沽名竊譽之具。用心先誤。玉隱珠匿豈珠玉之罪哉。勿亦不善求者之過也。今人不揣其本。而齊其末。不先廣其學識益其聞見。而先從事於文。如庖丁不具酒肴而侈言煎熬燔炙之能。此畫餅以充飢者也。如醫師不蓄百藥而徒誇張其切脈視病之效。此以導引欺人者也。安得耐久安能除疾乎。此雖言論極其分明。

筆辯極其扶露。深鴻而擾雅。博大而洪通。問其所爲何事。所具何理。曰爲觀美而已。爲聲聞而已。吾以爲天下酒食聲色。猶賢此等空文。一字不堪煮。而長夜空嚼齧也。近世以文爲詬病。以文爲兒戲。未始非吾儕空疏迂謬。有以激成者也。六經百氏之言。各有其所以言。亦當言而後言。故其出之也。自然後世文人不能自樹一義。勢必揣摩形式。古人之有。以掩蓋已之無。顛倒古人之成說。惟以引爲已之能事。所以飾貌以疆類者失形。調調以務似者失情。洵不誣也。在昔三代之隆。禮樂明備。所謂大樂與天地同和。大禮與天地同節。誠哉得和得其節也。後世公孫述帝蜀。未嘗不矜矜於鹵簿官儀。江東之老翁蕭衍。專事衣冠禮樂。中原士大夫望之。以爲正朔所在。而一則以井蛙見誚。死於洞。一則困餓台城。荷荷索索。作僞之害。甚於直情徑行者。天下萬古之人。豈可欺乎哉。眼看人嗔。而復牽經引禮。此益逢其怒耳。安得有自然之化。文人不先乎學。而嘖嘖焉欲以文鳴於世。縱使人無一卷。我有百篇。人無一字。我有萬言。亦不拉雜摧燒。或覆額障車而已。豈有幸哉。楊龜山曰。作文字。要說目前話。令自然分明。不驚但人。孟子所謂言近。非聖者不能也。按此數語。最中肯要。文人通病。不喜說眼前話。以盡人可知。吾亦從而知之。則無以顯露其長。於是專好浮華。炫人之耳目。動人之心魄。對於實覈二字。則不遑計之矣。在詞賦之中。言有枝葉。浮華尙無所碍。然積堆砌。識者猶以之爲病。以勸百諷一之效。既少。則體物瀏亮之妙。又焉可稱。

乎。若紹聖賢以立言。開生民之耳目。則必須覈實。字皆眼前。句皆通語。讀之者一覽即解。而義理執持。則堅淵永。咀嚙尋詠。固有所不能盡也。執正而後可以馭奇。達理而後可以明道。故孟子曰。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。孝弟忠信。盡人能解。盡人可行。此目前之道。目前之事。以言其行。則即日可行。以言其解。則開口即解。此所謂言近也。以此爲目前爲不足言。則六經真可燔燒矣。世之煩文博採。刻削刻畫者。未嘗不費盡心思。然所志苟非聖之志。則怪怪奇奇適以爲笑而已。齊王慮曰。始讀孝經。日讀此一經。足爲立身之本。宋趙普亦有半部論語。定天下。致太平之言。識者笑其鹵莽。不知二氏立身。不無可議。而其言切近。其旨深遠。正不可以人而廢。善讀者。不必多。也能心領其道。目見其際。則此書之用。已爲吾有。其言論非輪扁所謂糟粕而何。善爲文者亦然。覺世牖民之道。本在目前。非在天外也。不過據事類義。援古証今。非學不辦。然大體既定。則此區區者。不過日力所關。循誦所資已耳。在昔楊子雲。本不知道。而貌爲聖賢之言。擬周易於太玄。將法言爲論語。所謂高文大筆。馳騁古今。沛然如決江漢。浩無津涯。後之作者。未能涉其波流。似非過也。然雄之文。專能說幽遠之理。令人百思不得其解。專能運棘澁之詞。令人重譯而有所不知。以之明道。道轉因之晦矣。寧可學乎。

黃山谷曰。古之能爲文章者。眞能陶冶萬物。雖取古人之陳言。施於翰墨。如靈丹之粒。點鐵成金。如巧女文繡妙一世。設欲作錦。必得錦機。乃能成錦。廖明略曰。四六須要古人好語。換却陳言。按二公之語。固文章之極則。吾人爲文。責乎自探胸臆。出之自然。本不宜事事依傍。句句模仿也。然旣號稱文。必須典實充贍。神采綺麗。光明煥日月之華。舒捲鬱風雲之氣。乃可以雕琢六情。而深入人之心。綱紀萬事。而遠備國之用。倘使語皆市諛。言無考稽。以意爲之。以事積之。又安得奠民之極。使之有則。宅天之衷。使之不紊乎。吾有以知其必不然也。古人之言雖陳。而吾用之得當。則可化陳而爲新。古人之事已過。而吾引喻之適宜。則可以化腐臭爲神奇。是非可得而別。同異可得以明。四時因之而和。萬物因之而調。非文章之效。何以得此哉。 奪胎換骨之法。爲文人所樂稱。庾信芝蓋春旂之句。王子安會取之。黃夢升電激雷霆之詞。歐陽永叔曾用之。甚至蘇子瞻跋姜君弼課冊。猶展轉相效。可知古人名作。殘膏剩馥。沾潤於後人者。正復不少。此運用古人字句。以緣飭自己之文。旣無痕迹。其妙方且駕古人而上。謂之人工。謂之天巧。俱無不可也。然特僅僅於字句之中求之。範圍尙覺其小。而功效亦苦於不大。故學古者有三種。一學字句。專鍊其詞。而不復研其術。詞則榮華。而理則憔悴縱。如膠之粘木。始終不脫。豆之合黃永久一色，究有何益。一學法則。專沾沾於起伏呼應。低回婉轉之處。如學孔子者。步亦步焉。趨亦趨焉。徒是猶有若

之似聖人而已。終無所俾。亂人意而已。若夫學古之人者。仍須從道理學問上著眼。所見既大。則所得必多也。王景文曰。文章根本皆在六經。非惟義理也。而機杼物采。規模制度。無不具備者。張安國出考古圖。其品百二十有八。曰是當爲記。於經乎何取。景文曰。宜用顧命。游廬山記事。將裒所歷序之曰。何以。景文曰。當用禹貢。王氏之意。以爲文必有根本。此亦善於運用之法也。使必古人所有。而今人始敢作。則是六經之外。不要有典籍。不許有作者。則天地寂寥。山川蕭瑟。生氣幾絕。而物理爲滯矣。王莽蘇綽。好學大誥。學未嘗不似。而其價值。比之賈生之策。諸葛之表。相去何啻萬里。可見作僞雖似。不如忠義之人。自出機杼之爲得也。景文之意。並不如此。關於記古器物。則思及顧命中陳寶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一段。刻劃古物。有璘琳班駁之致。有益然古色之妙。故師取之蓋爲此也。此必善運用。乃始能之。使直鈔其書。則成王彌留。元子釗受命之事。何關於張氏考古之圖哉。用筆而傳抄。頃刻而畢事。文之中無事在。文之外無人在。謂之抄胥則可。謂之文人則不可也。引禹貢之意。大畧亦如此。山川永澤。草木鳥獸。無不畢具。而必非後世之詞賦。騰踴殺亂。重疊複雜也。取以作游記。其氣息自古。倘使僅僅輕採毛髮。而不知深求骨髓。則品列成文。闌入舊事。有同乎舊談。不見其新製。若使泥古而不能運古。不受古之益。而轉爲古人之累矣。嘗見世有二種人。其一讀書不必多也。見理不必邃也。發而爲文。清空一氣。旋轉周折。

而莫之天關。於是自悟其才。蔑視時輩。以爲刻意役心。困於書卷者。特笨伯之事耳。吾儕何必從事於此乎。於是將古人之篇翰。屏之高閣。終身不肯寓目。若是則師心自用。而心終不足之爲師。才有時而盡。學無自而有。欲寫物而意不能附。欲鬪言而事不能切。如人臨戰陣然。才者其筋力也。學者其槍械也。人有烏獲之勇。而徒手搏戰。其不有洞胸面傷之禍者。幾希矣。其一則學未嘗不多也。其掌腸注腹者。不止於五千卷。侈侈隆富。而落落大滿旁人揆度。以爲臨文。必能喻於聲則極其音。方於貌則盡其狀。擬於心則得其理。譬於事則協其類矣。豈知大謬不然。每一命筆。則繁憤不發。鬱積不舒。如人不善語言者。不齟齬固聲。宛舌憎氣。則意滿口重。言殊不潔。此非學之罪。不善運古之過也。此種人正如劉表。但可坐談之客。以之爭衡中原。未有不滅亡者也。書卷多者。爲考据家則有餘。爲詞章家則不足。瑣屑考訂。繁縟繹絡紛紜雜沓。種種弊害。非有學者萬不然。如貫朽粟陳珠玉狼籍。酒肉之臭者盈廚。繡錦之棄置滿道。此固爲暴殄君子所忌。然使原憲之貧黔婁之窶。甕牖繩樞蓬蒿滿室。樵蘇不爨。菽褐不完。糊口尙且不足。尙安有餘力。以供豪舉乎。故拉雜叢沓。語無倫次。有學不純者之過。空疏無有之人。不得冒而襲之也。有學者之非。賢於無學者之是。語雖太俚。實則未嘗不也。則以若所言。則讀書多者。不必矜矜於文。即可很天自足。不復精進探取歟。曰胡爲其然。胡爲其可乎。使以學爲文。拉雜闌入者無論矣。其屬對工穩。才藻豔逸。

者。亦不過如謝廷誥之錦繡堆而已。必致義瘠如魚。詞肥如豚。索莫而損其氣。繁雜而失其統。骨格既不能峻嶒。風力亦不復適健。此雖學枚舉之立成。王粲之宿構。陣馬風牆。如天咳唾者。亦無能改於其陋。有道之士。必不處此也。要知文者。非徒能引古事。能記古人。即可稱雄一時。俯視百代也。乃志氣符契。有以彰顯一己之心曲。化感本源。有以孚通百世之胸懷。其責甚重。其用亦甚大。捶字須百鍊而成。結響須澄其微滓。極詞章之能之。乃足以涵詠義理之無窮。道固相須。而不可離。要其於學也。能運于古。而不爲古所運。則思無不通。理無不明矣。文何所自發。必曰發於心。心何以有也。問之心。心不知。問之己。己亦不知。謂之自然。天下安有此自然之事乎。其必曰得之於書卷。得之於古人。古人吾不可得而見。特於書卷之中見之。即其文以明其所言。因其言以明其用心。因而知道。得用。種種大益。非得之於古。將得之於誰乎。自來文人。競言自立。目旁人爲剽賊。矜自己爲獨創。終日操翰。不能脫離古人之窠臼。而謬曰。吾不歸宗派。吾畧無承師也。語既類於自欺。實際究不能掩蓋。亦所謂作僞心勞者歟。古人之文章。炳耀一時。震爍千古。而實亦不能不有所自出。相如之上林。善言游獵。而運用叔收盧令之詩。則不可掩矣。王生之靈光。善言宮室。而運用奚斯路寢之頌。則不可掩矣。郭氏之南郊。不殊清廟雲漢之詞。陳琳之武軍。依然出車六月之作。此特其顯然者耳。其他類似此者。尙不可枚舉。可知古人既不諱運用經傳。今人轉忌



之務嚴。既取其實。又照其名。非能直道而行者也。使文皆已出。與古人無關。則書之可以不讀也久矣。真西山曰。凡作文之法。見行程文。可以體式。須多讀古文。則筆端自然可觀。此言亦學者所當服膺。然善讀古人之文。必當之用心。與其文之純駁正僞。擇其善者而從之。其不善者而改之。乃爲有益。必善於運用。又必能知變化。則古人之文。於我發生關係。其所是。吾不能買買而是之也。必亦是之有合於吾心。如吾心中之所欲言。吾乃可以信其真是。否則有一毫之可疑。吾必深思情取。振暴其短。而質礪其過。推求至於所以然之處而後止。不如是則心有不安。而義有未盡也。其成謂非。吾亦不能買買然從而非之。必如前之法以推尋。心既安而理斯得。事得其次。而道理以明也。果用心如此之勤。操術如此之確。古人精義直詞。已備於吾之心。其程文體式。有不期其得而自得者。是之謂善讀書。是之謂能運古。西山問傅景文以作文之法。傅公曰。長袖善舞。多財善賈。子歸取古人書。熟讀而精甄之。則蔚乎其春榮。薰乎其蘭馥有日矣。按古人之書。卽古人之精神也。世無不朽之物。惟精神能不朽。精神不能獨在。必有所託。託於形骸者百。年而止。或不及百年。託之書卷者。千百年而未有已。世之貪生惡死者。以神仙既不可得。大藥又無自而成。書卷。以寄其孤懷。而與千百世後之人相見。長生久視之道。蓋無復有勝於此者。清人胡雲持。謂離文章則人皆死。斯言是也。然而未盡。古人有不能文章。而其人依然不可泯滅。蓋不讀書。而默與道契。

不能文。而言論丰采。與聖賢相近。則後世之人。猶將刻畫形容。以使之不朽也。故多讀文。不若多讀書。書者所容博大。不止於文。文章之外。功業行誼。兵農治具。無所不有。以字求之。則所爲用。止於文之內。於書求之。則其範圍乃大。而義蘊所極。具備萬物。不屑屑於文。而其文之所容。乃無所不有也。上古結繩而治。後世聖人。易之以書契。百官以治。萬民以察。可知書契之用。實通於治道。修齊治平之道。無不在此。故聖賢之言論。蓋無不矜慎。孔子嘗曰。予欲無言。欲無言者。不能不有所言也。孟子亦曰。予豈好辯哉。予不得已也。他若子夏之多學而識。曾子之真積力久。古來聖賢之撰述。大抵如此。其成之也。若不得已。非有誇飾。及求名繳利之念也。行其心之所安。以信今傳後而已。故其爲書。皆有所以然之道。讀之者。虛往實歸。必有所獲而後已。將欲爲文。而所以爲文之本。不可不知。亦不可不求。求之知之。非讀古人之書不爲功。多財善賈。賈者喻乎爲文也。多財者。喻言讀書之多也。胸無點墨。不能落筆。猶一錢不名。必致拆閱也。欲行賈。必多積財。欲爲文。必多積學。此理本宜。求財於市。求學於書。運用之妙。存乎一心。以身有財而心有學也。

文學評論卷二

瀋陽陶明潛犀然著

文重志識

章學誠文史通義曰。文辭猶三軍也。志識其將帥也。李廣入程不識之軍。而旌旄壁壘。爲之一新。固未嘗物物而變。事事而更之也。知此意者。而後可以襲用成文。不必已出者矣。按以文辭比之用兵。甚學切摯。今明用兵之法。必有志有識。行文之道。又何以異是。將兵者無定志。則趨。不明。順逆不辨。朝則事秦。暮則事楚。劉牢之一人三反。呂奉先舉措莫定。縱有兼人之勇。亦必不保首領。此一定之理也。人無志。則不知古人之當學。時流之當戒。守道之必須堅確。正誼之不能不立。而徒曲學阿世。俯仰從人。竊取一時之聲譽則其餘。受百世之公論。不爲衆所訾議則甚難。諺云有志者。事竟成。明乎人而無志。則萬事未有能成者也。三軍之帥。尙且可奪。匹夫之志。獨不可移。是志之堅確。勝於軍帥。撼山猶易。撼志則難。有此一字。無不可成之學。無不可用之兵。無不可明之道。無不可勝之敵。章氏以用兵必有志。信然。雖然徒有其志。而無識以領其先。如用兵者。知順逆之勢。決和戰之策。志未嘗不定也。若然卽可以勝敵乎。曰未見其可也。志在必勝。而無必勝之道。如文人應策決科者。志在中雋。而無其知識。可以工其文。則駁放必不能免。而稽稷之誚。亦無從而避矣。識者何。識之所以然之理。先爲之法。有以致其必然者也。用兵有必勝之志。則必有謀慮之識。九天之

上。九地之下。魚麗鵝鸛之陣。流禽艷利之伍。皆生於識。而定之以志。故可以得最後之勝利。行文有必通必工之志。則必有見道之識。何者可以讀書。何者可以養氣。何者可以通經。何者可以博古。以及取材者必於其厚。而求助者必於其當。稱情而比類。得道以應機。能致此者。皆非識莫辨。吾人心志游移。以文爲寒責邀譽之具。而中之所有者不定矣。知識晦昧。而猶師心自用。則發於外者不暢矣。

志則不定。識則不明。用兵者。必致覆軍殺將。行文者必致句濫章浮。天下事之小者。尙非志識不立而況文章軍旅之事。事之極重者乎。既有志有識以之爲文。上可以別於古人。不爲剽賊。下可以異於今人。有以表見。天之生人。無慮萬萬。不憂其相混。而人各有室家之好者。以面目不同。有以區別之也。世之爲文者。代有其人。不憂其重複。而人自爲道者。以志識之各異。有以表爆之也。彼纂類摘比之書。評點標識之冊。何以人不耐觀。聽而思臥乎。非以其不足激發人之志。而啟迪人之識乎。古今書籍文章。此亦三軍堅壘。吾儕自命爲作者。亦與將帥無異。韓柳徐庾爲之將帥。是李廣入程不識之軍也。旌旗變色。叱咤風雲。三軍之士。皆如挾纊。存乎將帥。不存乎士卒。存乎作者。不存乎書籍也。不過古之作者。所用不過六經百氏而已。吾所用者。亦六經百氏。未嘗引他書。用僻籍也。士卒同而將帥異。則勝敗有別矣。書卷同而作者異。而工拙有判矣。其理一也。章氏又曰。文辭猶舟車也。志識其乘者也。輪欲其固。帆欲其捷。凡用舟車。莫不然也。

。東西南北。存乎其乘者。知此義。乃可以以我文。

。東西南北。存乎其乘者。知此義。乃可以以我用文。而不致以文役我矣。按東西南北。爲一定之方向。三尺童子能知之。及其行路也。幽遠隱居之境。交於吾前。山重水複之景。亂乎吾臆。虎豹號於我前。鬼蜮啼於我後。車爲之怠。馬爲之煩。而東西南北。必有所不能辯者矣。七聖尙且無所問途。孔子尙且無所問津。而況其餘乎。必有指南之車。而後可以破妖霧。記里之鼓。而後可以識路途。志識之在人。其猶是也。章句之事。亦不外此。是非曲直。爲一定之道理。負牀之孫。未必不知也。及乎事勢遷流。人情繁變。決之於萬里之外。定之於一言之中。則執筆也。往往五內動搖。七情怫鬱。心盲口窒。莫能自鎮者矣。故必養志識於平日者也。又曰。文辭猶品物也。志識其工師也。橙橘檣梅。庖人得之選甘旨。以供籩實也。醫師取之。備藥以療疾病也。知此義者。可以同文異取。同取異用。而不滯其迹矣。按文辭之爲品物。比擬最切。品物者。醫師之於藥。藥卽品物也。同一品物。和緩用之。可以起死人。肉白骨。庸手用之。可以制人短長之命。是存乎醫之術。而不存乎品物也。使草根木皮。槁暴枯壞。無可以生之氣。無可以活物之滋。吾恐和緩運用此藥品。亦難見其術矣。庖丁之於肴饌。肴饌其品物也。鷄鴨魚豬。其品類孔多。薑桂之和。滷汁之滑。存乎庖丁之術。而不盡存乎品物。使鬱肉陋脯。腐敗同嘔。則易牙亦難見其巧焉。可知文辭雖爲品物而奇用者。在乎文人之心。其心廣博易良。淵通靈妙。則無不可用之文辭。古人之書。皆爲我儲蓄。

古人之文。皆爲我程式。若是少讀書可稱簡約。而不病其淺陋焉。多讀書可稱博雅。而不苦其奇離焉。和緩之醫。易牙之庖。孔孟之文。皆此義也。苟不知此。難乎其通於道術矣。

又曰文辭猶金石也。志識其鑄錘也。神奇可化腐臭。腐臭可化神奇。知此義者。可以不執一說矣。夫攻金之工。攻石之工。古今代有。其所以程功致巧者。亦代有不同。金猶是金。石猶是石。雕鑄融鑄。花樣隨時而變。使古人如一。商彝夏鼎。珪璋璜琥。久不傳矣。惟其古今有別。求之於今不易得。則覺古之可好。求之於古未嘗有。則覺今之不可少。古今者。非絕對相反者也。亦非古人盡是今人盡非。又非古人皆非。今人悉是也。參考而比對之。可見古人創造之艱難。而今人纂承之不易。既無蔑古之心。則學術技藝。乃可以得師承。又不與古人作奴。則學術技藝。乃有進步。此一定之理也。吾國學術技藝。三十年前。人人泥古過甚。見有新奇或懷疑之論。則羣起詬之。及今風氣一變。只知有今。不知有古。甚至舉四千年文化。欲付之一炬。真變本加厲者矣。

又曰。文辭猶財貨也。志識其良賈也。人棄我取。人取我與。則賈術直於神明。知此義者。可以斟酌風尚而立言矣。按文章貴乎有特殊之長處。有特殊之見解。有符於中則卓立於外。恬淡詘繆蔑蒙踴躍。不可得而捉搦焉。倘中無所有。外有所徇。覽取搜掇。彙詞買名。苦而不能入。甘而不能固。舉而不能密。密而不能舉。則後之人讀其文者。將困臥之不暇。安得以文宗之名歸之乎。故不得另樹新意。不與人同。如工匠巧技

。連機運開。而不可測度。陰銜眩錯。而令人目駭。星辰日月之運。刑法奇核之術。均無所不當通。若跖然。無一語之驚人。無一意之殊異。縱能帽憑爲義。發憤成仁。亦安取哉。甚矣人之好異也。不特靡顏膩理。俟光眇視者之足以搖人視聽也。卽肝睽侈爲。濫除威施之流。令人一見欲嘔者。亦足以啟人之注視。文人知此義。故刻意求奇。人之所棄。我取之如珍怪。人之所取。我避之惟恐汗。以此術貴賤相徵。真不異於賈人焉。雖然專務求奇。亦文人之利病。曠自植睹。以求人之所不求。取人之所不取。夫已爲人所不求不取矣。以之成文章。則好之者亦必少。解之者亦無多。安得稱譽葉語。鈍聞條達乎。且吾好人之所惡。而惡人之所好拂人之性。縱使災不逮夫身。亦悠悠慚於影人。撥刺枉僥。闢解漏越之處。焉得而免。浸想於宵類。舉頭於天外。倡而寡和。精神相蕩。久之心亦必有所不快。可知平日專想入非非。思及渺渺。燒不暇掇。濡不給托。玄遠之中。精搖靡覽者。真自棄而棄人也。必須爲人之所爲。好人之所好。人旣無訾。已有不悴。棄其畛挈。樹其淑靜。布之於天下而不窕。放之四海而皆準。物澈疏明。切心壓理。此乃計之得者。不然奇其字與其句。闔趾支離。甕塗大蠶。其脰肩肩然。好固有從於獨者。必謂天下人。皆好此則誤甚矣。且旣以賈喻文。則專氏投人好避人惡。爲表的。則人獲其心。不可測度。此以爲好。而彼以爲惡。其將奈之何哉。擘約膠德爲工爲商。皆道之大忌。今爲文而以此爲心。非侔天之疇人。所忍出也。世有迂妄人。

以文章爲媒介。富利之物。韻滑乎堅白。解垢於同異。攫於人心。駭於物念。使種種之民。皆化爲役役之佞。夫人之心。排之則下。進之則上。乃以無端崖之辭。噉之業。鬻卷檜囊。至於脊脊大亂。債驕而不復可係。豈非文人之過乎。且有道之士。以文覺士。非以文取名也。旣無取名之心。則毀譽付之自然。得失等於不問。倘然有卽止贊然而獨立。竊竊冥冥。昏昏默默。其居淵靜。其動縣天。未嘗有爲之之意。而能學買人之爲。專求利市三倍。而不計是非曲直。爲桀跖之響矢。受喬宇之利用乎。佞人之心。剪剪然。必不以此說爲然也。當我緝乎。遠我昏乎。挈汝之寂寂。適復之撓。亦聽其自然而已。與之爲同。未必人好也。與之爲異。亦未必人喜也。何如泊然不動。自會其天乎。

孔子之文。文之至者。而天下好之者多半。不好之有少半。今天下且有公然與之爲難者。忿盈之氣。亦何所不至。而夫子當時。不能預計後世之人。所好如何。所惡如何。而預爲之避過也。亦惟是擊槁木之枝。犁然當於人心而已。純純常常。不比於狂。天下之狂者。乃無如之何。且久而與之俱化矣。功自彼成。勢不在我。道自彼解。吾不爲名尸。隨序以相理。橋運之相便。窮則必反。終則必始。任其自然。而勿意勿必。勿固勿我也。視營四海。而六鑿未至相攘。削迹捐勢。人我兩忘。削然屹然而在暴者。且將起舞。而去其伎刻之心矣。何如意怠之烏。迫脅而棲。才不足以容身。智不足以利物乎。真人至人。文必如此。不榮通不醜窮。九竅爲之通鬱。精神以之察滯。侗乎其若無識。



儻乎其若怠疑。安得曲學行賈。以揣摩人之好尚。爲得計乎。必不然矣。

### 文有三多

玉海引歐陽公曰。爲文有三多。看多。作多。商量多。按此三端。誠爲文之樞要。道此而行。可以達其思。充其慮。語當而意詳焉。看多者何。多看前修之著述是也。前人之文。成於彼之心。寫於彼之手。亦何預我事。似乎多看。則徒亂人意。未有云補也。不知古人大手筆既多。知言者亦復不尠。常與之研尋則如在芝蘭之室。久而與之俱化。觸手紛綸。稱心而取。不知我之爲古人。人爲我。熟極而流。沉浸醲郁。多用事而失於深僻。工造議而不落於纖新。根據者。不離乎學問。敷演者。不離於義理。以此爲文。文未有不工者也。惟人之看文。每喜就性之所近。好之所同。其同於已近於已者。則口之不歇。手之不置。似乎天下之章程。不復有加於此者矣。其異於已遠於已者。則束其書於高閣。新若手未觸焉。褊衷狹量。而欲爲文。文未有能成者。然則必如何而可。曰多其研閱。而知所別擇。庶幾盡善。吾人爲文章。一涉宗派。則先界晝井嚴。樹堅城以自囿。合於吾者則爲是。異於吾者則爲非。究竟真是是非。何嘗在此。窮經者。則以廿史爲玩物喪志。膠膠擾擾。何靈臺之間。恐因而於是置。滯塞乙部書於不閱。遜至空疏迂謬。拘文牽義。不知漢唐爲何代。不知伊操周莽爲如此之閭陋。而強顏解經。吾恐其愈解不可解。愈說愈無從說也。研史者。以六經爲多半僞託。不須細繹。甚至多所疑

少所信。甚至以周易論語而外。皆不可憑。大肆抨彈毫無顧忌。若而人者。非聖無法。中之所主者既誤。外之所發。其焉能曲諱。以之討論事體。評騭成敗。臧否乎人物。品定乎事理。吾恐其馮臆而談。必非中道。其誰能奉爲科律乎。可見各種書卷。相輔相成。必宜兼收并取也。

所謂作多者何也。讀書縱多。而不能吐露所蓄。以與天下人相見。則其心終有未安。其氣必不能免於餒。滑繯者。安保其無。臆合者。恐將不易。

闇而不明。繁憤而不發。徒竄句游心。循行數墨。則學亦未必有所進。理未必有所通也。或謂學者本也。文者末也。學之未充。如羽毛之不豐滿。必不可以高飛。而徒敝跬譽無用之言。亦非計之得者。譬之涓澮之末流。日日宣洩將憂其竭。不如俟學之已成力之已厚。浩浩如長河東注。不亦極人間之快事乎。曰此說也。何嘗不然。而未可以此自限也。學行邯鄲者。必使學成。乃設其舉步。一旦有急難至。吾恐其手足無所措。蹊屣拳曲十步莫移。將聽盜賊之害割。而甘鼎鑊如其飴。若而人者。必將規規然自失。而獮蹶自惡矣。騰楯聚樓之中。彼將無所逃。萃乎芒乎。大難之不可免也。使其平日。學步於已。自立於已。法則即得。而精力亦不失。則與齊俱入。與汨皆出。獨往獨來。純常常。人誰能得而惑乎。何至搏幣扶翼。騰逃而迷所向哉。然則以學步喻作文。不能以學步之未能。而不許其作。可知不能以讀書之未就。而不許作文也。有事當於吾前。不舉步萬不能成。則舉步正不可已之爲也。有理含於吾心。不行文萬不能顯。則行

前。不舉步萬不能成。則舉步正不可已之爲也。不舉步萬不能成。則舉步正不可已之爲也。文亦不得已之務也。今人眼界過高。視古人猶等諸自鄙氣不可謂不勝。及乎一已臨文。非特古人之長處。不得而有。卽古人之短處。亦夢想不到。於是因悔而生懼。因懼而生厭。注然勃然。其興之無窮也。油然漻然。其思之不盡也。紛乎宛乎。其理之積而莫能發也。津津乎猶有惡。如梗之在喉。旣不能吐。又無術以探取之也。枯槁之士。所宿者名。以藏拙眩巧之故。而名亦莫保。豈不大而可惜哉。襲襲不得成。心若懸於天地之間。顏色腫臃。精神固敝。豈特不可以爲學。亦且不可以養生。韜乎其事。而莫之能記也。沛乎其爲。而莫之能達也。混遞叢生。壅於心耳。而莫可止矣。可畏哉。且學者須勤而忌怠。文人命筆爲文。乃分內之事。其未工也。正宜繼長增高。多所研鍊。以求每進愈上而後已。其已工也。更宜時時謀篇。機杼日熟。乃可以持其精進之懂。不致入倒回之谷也。以孔子之聖。何必待著作而顯。乃亦憲章祖述制禮刊詩。正五始而修春秋。閱十翼而宏易道。若在今人視之。不譏爲玩物喪志。與瑣屑不憚煩乎。好讀書者於蘭臺石室。鴻都東觀之藏。未必得一一寓目也。而扼腕大言曰吾有學也。吾不須多有述作也。交臂歷指。高拱無爲。苦爾人者。眞所謂鶡居而穀食。鳥行而無彰者歟。何其幽默玄默。酷似羲皇以上之人乎。在旁人視之。必以爲孔孟猶遜其玄遠。老莊將同其符契。給數以敏。有所不鳴則已。一鳴必將驚人。離堅白若寓。片言居要。好處正不在多也。及其一旦臨文。則如不得已。瞞然而自慚。困頓中穎。沉沉欲睡。院院然如在纏繳之中。及

其文之已成。觀者細細研之。非特不如通人。卽長屬文者。亦不能逮。將局局然笑之。孰肯再受其欺乎。夫上古之人。其思甚樸。旣無文字。故事而無傳。行而無迹者宜

也。無爲愈愈。從容自得。非好爲如此。時之所限。不如此其將何所爲。今日文化既進。古聖之述作雖備。拾遺補墜。動也必須有持。發也機。察也審。爲學者必不可免之事。使倒道而言。午道而說。不持世人不言之。卽在本心。亦必不以爲然。明知以區區之寸明。而妄思奮筆。就今有所成就。亦將如壘空之在大澤。稀米之在太倉。其細已甚。未有云補也。然吾平日讀書。不能毫無所得。已有所得。而不多爲文以宣布之。豈得證於今古。灼知變化。以饒益於在在後之侗乎。若使僅能讀書。不知其他。牽引則錯於事類。含毫則終日渺然。是亦倒置之民。隳然而僅有形者也。穴室嫗戶。狂狂汲汲。于于而起。居居而臥。此外則當有何事。規磨之說。荒唐之言。忽然而粗。說而無本者。多作猶賢於否。而況出於典謨。游心經世之文乎。所謂商量多者何也。凡文人皆有自喜及自信之心。古今理體。當世之要務。未必一周知其數。灼見其際也。在作者之心。已以董子天人。賈生治安。可以相伯仲。而抗顏行矣。旣有矜矜自賢之心。攬鏡而自臧。沾沾而扼腕。必不肯同人商量。天下之事。往往有自己不能見。自己不能知。必有待於外物。或有待於他人。而後能知之者。非其心之不虛。乃明之不至。雖欲求知。而有所不可能。故假於物及人。而後能知其過。此商量處。所以必不可少。形貌之美惡。

在已無從而知。對鏡自照。則修短妍媸。乃不能復蔽。人未有因形之惡。而棄其鏡者。

有所不可能。故假於物及人。而後能知其過。此商量之意。對鏡自照。則修短妍媸。乃不能復蔽。人未有因形之惡。而撲其鏡者。乃有因文之不善。而懼人之省視。不肯與人商量。其見未免太隘。其心未免自私。以此宅心。而望其文也典。其致也博。憫而不私。勞而不倦。不誠難乎哉。在作者既有不肯商量之意。則驕於自信之心。中於顏色。發於聲音。謙恭好問之思。一毫不存。縱有畏友在前。才勝於吾。識勝於吾。論忠陳義。剴切懇到。不善隱人之過。以容容自持者。亦必不能竭誠盡智。惴惴於吾之前矣。學不得根柢辭。不得體要。豈非自尋之戚乎。貴好名之士。樂虛心之美名。而不受聞過之實益。如禮士之敬容。仁人之貴際然。所在此。聞善言則拜。告有過則喜。若出於至誠。其步之猛也。又何能料乎。枯枯之士宿名。凡有關於可以得名之士。紛乎宛乎。注然勃然。彼無不知之也。無不求之也。其真者。則不如此。不肯詎過以飾其非。亦不肯無病而呻。無疾而疾。以求必不可得之名焉。夫商量者。非以爲名。爲其有益。若以爲名而已。天下之可得名。正自有所。孔子曰。凡人心險於山川。難於知天。故人之厚貌深情。有墜而縵者。有緩而餌者。本非可以常情測之。吾之於人。人有以文章相商榷者。吾必視其發於誠與否。其誠也。吾可竭才相告。不必隱諱。轉以失直諒之道。其否也。亦得虛與委蛇。不特可以全交。亦且可以自養吾拙。若此中分別。一概不知。溺紙申詞。盡言以招人之過。吾所以指斥人者。未必盡是。而招尤取怨之道。在一二語中。已摘其全而無可解免矣。可不戒哉。

然所

謂商量者。要得其人以爲貴。孔子曰不可與言。而與之言。失言。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。智者不失人。亦不失言。以文與人商量。必以作者之心爲心。然後乃能得其益。不然。雖填填然。狄狄然。終日覓人。以爲商量。吾知其道大轂。徒俱形式而已。何以言之。善好商量者。大抵有二種。其一專好與勝己者商量。以爲得其一言。即可增文之聲價。頡滑乎堅白。解垢於同異。固非巨儒不辦。然所謂巨儒者。成名必非一時。在血氣方剛。智力俱足之時。無由得此名。聲譽名實。悉有未備。及其老也。血氣旣衰。而名方不震。彼其學之已足。事之已厭。其能如衛武公抑抑威儀者。百不獲一。使之竄句游心。如少年諸生之時。必不可得。吾賀貿然。投之以文。備之以禮。篇章接於其手。吾心腹腎腸。無不怦怦然動。而號稱老生者。方且藏仁以要人。盱衡而振色。以揚爲充。采色不定。吾文而果佳也。彼不過加以朱墨圍。尾綴數語。不落邊際。左右俱宜之言。受之而增慙。阻之而無味。取譏於人。無益於己。亦無俚之舉而已。君子所不屑爲焉。

要知劉彥和之於沈約。左太冲之於皇甫謐。未嘗不借其一言。以爲文章之重。然二公終有長處。使不得長德碩儒之譽。未必即草木卒也。錢謙益。有文章。而無名節。王士禛嘗借其言以取重。亦賢者之過而已。若夫顧亭林。甯甘繫於叢棘。而卒不肯以師之名歸之。未有不以爲愚且拙者。而賢者之心。襲然始終猶一。結引馳外之事。終身所不能爲。亦復無取乎爲也。取與計數。尙且不可苟焉。而况惟名與器之不可以假人者也。七

爲。亦復無取乎爲也。取與計數。尙且不可苟焉。而况惟名與器之不可以假人者也。七十子之於孔子。中心悅而誠服。故能其道統。而傳諸百世。否則門戶標榜。何以爲七子。並何以爲孔子乎。後人不知此意。以爲人之成名。必有所假。屬之民。變其操守。德之不修。學之不講。夷然不以爲恥。而顯名厚實之計。則必百方求之。忽然而粗。杳然而沸。此士風所以日下。名爲就正有道。其實別有所圖。非獨無益。而又害之矣。戒之哉。至於名譽滂沛。位實尊崇者。好名之念亦愈急。彼見段文操。督秘書省。而撻學士頗存儒雅者。之畏之若浼也。懲前毖後。故樂爲賢士大夫。所述頌。於是傾襟禮士。搗謙自牧。其心不可謂不誠。其意不可謂不善也。然所與考訂而研閱者。多爲後生近輩。彼方以文爲媒介。以頌禱爲進身。誦其文也安得不誇諛。安得不貢諂。勢所必至。理有固然。夫以文章與此輩商量。是專求佞兌。不悅直詞。耳娛導之言。心乖義理之正。亦奚取乎此哉。有道之士。必不處此。然則位已尊。名已震者。可以不爲文乎。抑爲文即當脫手而出。不復與人商量乎。曰。何爲其可。不過在擇其人而從事。輸其誠而無隱。以求所謂老師宿儒。正誼直指。展意無所依回者。竭誠以求。彼必無所諱飾焉。彼無求於祿位。無無於推挽言之而午也。無所養懼。言之而直也。無所憚忌。吾有物美。彼固可以稱名。吾有過尤。彼亦必爲指摘。大其量以容之。虛其心而受之。可以得天下之益。而啟吾寸心之靈。行一物而數善皆備者。其此之謂乎。天下之事。所惡者惟僞。所存者惟真。李遷哲以葛根造粉。謂之爲米。固可以禦飢。然終不如米之真者。人

之爲文喜商量。得人一言。應時改定。固謂之佳。然亦有借此求名。不出於誠者。其與人也。似乎無畦。旁人論者。溢美溢惡。彼僞爲不以喜怒。置於其間。而遇尅核太至者。則深嫉之。此之謂擊約膠德。以陷非陷人者也。以此友天下之士。吾恐闖跋支離者。亦將畏惡而屏遠之。矧夫物徹疏明。通人巨子者乎。夫一日千里。必基武步。梯山捫乃若艱難。否則未有能致遠者也。故有道之士。固能虛其必。與人商量。然所恃者。仍在乎自己。而不恃乎旁人。得旁人一言之譽。不如吾寸心權愉也。聞一言之箴。不如寸心之嚴正。而能自知巨過也。以其餘事。就有道而爲之正。庶幾有進益之可言。否則中無所有。專驚其外。人雖盡以啟導。其如吾之識闇而智陋何。能與人規矩。不能使人巧。誠然而不可誣也。

## 爲文須心手相成

梁書裴子野傳。子野爲文。典而速。不尙靡麗之詞。其制作多法古。與今文體異。當時或有詆訶者。及其末。皆翕然重之。或以其爲文速者。子野答云。人皆成於手。我獨成於心。雖有見否之異。其於刊改一也。余謂心手皆有關於文。謂成於手固不可。謂成於心亦不可。必曰心手相成。乃足以盡其妙。何以言之。心者運用之妙。主於其中。手者揮洒之神。溢乎其外。警乎未可制。催乎不得已。連乎其好閉也。厲乎其似世也。蓋大同乎溟滓。混淪而磅礴。不知其爲心。其爲手。但覺其勃然而發。斗然而至。沛然而出。

。屹然而止。其容寂。其頤頤。天下之至。



同乎溟滓。混淪而磅礴。不知其

。屹然而止。其容寂。其頽頽。天下之至樂。吾神之至愉。蓋未有過於此者。李翰文枯。便奏音樂。余謂太多事。文卽心聲。亦音樂也。何必瓊瑣然。簫管是求。琴瑟是拊乎。心之中。含有至理。待文而後發。待手而後成。使其手不相應。交臂歷指。腕腕然如在繯繳。吾恐其鳥行無彰。必瞞然自慙。安能粉飾太虛。焜耀書府乎。

或謂子云。

心手相應。未免太拘。有人於此。既有心矣。豈能無手。心能思索於文。手豈不能巧運乎筆。給數以敏。用無不宜。故意中之事耳。曰不然。人固有心手不相應。而文不能成章者。彼恫乎其無識。儻乎其怠疑。朱愚相限。而童駭無知者。無論矣。卽有心甚空靈。平日所發之思想。非常新邃。與齊俱入。與汨偕出。而不限重淵之深。又以得魚。曾雲之峻。可以弋鳥。此聰明之士。不待於學。卽可以爲文者也。人貌而天。虛緣葆真。謂之至人則可。謂之文人。則尙有不類。何也。文人所恃。不僅在於心。而又兼重乎手。手之用何在。曰能運筆。詞華文采。隨毫素而出。隨序以相理。橋運以相使。六鑿無攘。而一緒得施。其妙非心之所包容。必須手熟。乃可集事。如習武者。運力則激水不入。運斤則旋轉如風。此其妙在手熟而已。非必待心思索而後能也。則折骨絕筋之禍。焉從避哉。

心靈而後手能敏。亦惟手敏而後心能靈。士之於世。其冠進。其衣逢。神淡其詞。爲人所重。必其才之殊於衆。能之有以異於人。而後相稱。然才能非生而卽然。必資於學。稽古考文。橫經著錄。握素懷鉛。重席解頤。此方領矩步之士。所

以取重於世。而世亦以此望之也。學之在人。如稽山竹箭。加之括羽。命中致遠。乃方以期。手之於學。可以從而尋求。心之於學。可以從而收佇。語所謂北學深蕪。有以窮枝葉。南學約簡。有以得其精華者。雖未免過常。學爲公器。不必限北與南。然人之學術。必用手心。其棄果。往往如此。用手者何。披閱書籍。廣資搜討。手之所到。無有不是。所其所以博。無不可盡之理。無不可極之事。窮枝葉。非以手之力。必不其然。用心者何。欲潛以深。思之所不得。欲伍以參。用之無所不可。弛易趨差之節。計數纖芥之微。不必取書取得。卽用心之靈明。補削橋拂。亦無所不當矣。若然則坐與據鞍。亦可知道。正不必以書自隨。舉動累人也。二者一涉偏用。不流弊亦隨之而來。不可不知也。當洊雷講肆。明離筵之間。則口若懸河。語無窮止。固人生之快事也。及乎獨坐自適。屏絕編削。則侈口不能道一字。今之學者爲人。正可爲此輩誦之。純用心者。弊亦與此等。三思而言。九慮而行。未嘗不可敬也。及乎習之既久。則入於浮滑之途。不必有其事。不必有其理。而無不能辯。無不能談。九竅通達。精神了然。可以供一時之快。而不可爲永久之諷誦。其腔其調。歸於空滑。亦君子之所甚惡也。考据家喜用手而不知用心。故能取証。故理之向背。則未必能悉辨也。詞章家。好用心而不知用。故能談理。而事無依據。道無所從。視聽閃輸。言語昏亂。亦意中之事。耳。然則如何而可。曰。以乎成學。無不可簡之書。以心運思。無不可到之理。則庶乎。

文宜矜貴

黃與堅曰。文之病不潔也。不獨以字句。若義理叢煩而沓複。不潔之尤也。故行文以矜貴爲主。明初宋潛溪文以淵博稱。而鋪叙繁蕪。較以方正學。卽次其風骨。錢牧齋作文。欲以大家包舉六朝。第古今第一流。而品格適已落第二。嘻多才多學。而不審所以行之者。其爲患也。亦豈細故哉。按人之爲文。每苦於才少。而不知才多亦足爲患也。每苦於無學。而不知有學不善於用。則亦與無學者等也。若徒知讀書而已。記誦而已。訛倪至不正。溪驪而無任。瞿瞿然。盡盡然。其氣象既有所不類。而其言詞亦不能爽朗。才多果足爲害。而有學反受其病矣。豈不大可惜哉。文章不徒貴其多。必宜矜嚴有法。言有物而行有恒。乃以信今傳後。而無愧。若但以其多而已。則如角觝之戲。鳴鼓聒天。燎炬照地。人藏獸形。男爲女服。高棚跨路。廣幕凌雲。車馬闐咽。絲竹繁會。未嘗不舉國若狂。啟遠近之觀聽也。過其時。則風影滅矣。何益之有哉。然則因此之故。可以窒其才。絕其學。下與庸衆者伍。而後得爲文乎。曰何必然。才之大者。涉涉如河海。學之積者。崇崇若邱山。全力凝德。以待天下之變。固將大有爲者也。萬事盡然。何獨於文不然。顧所以用之者。必得其道而已。庖人之治庖也。長魚大肉。橫陳几案。黃雀鮓多至三楹。可謂豪矣。便無煎熬燔炙之工。洒漿醢醢之製。則其味之於舌。必多腥膻而不可食。尙不如脫粟在口。有自然之味也。必也泔之與之。脫之作之。

乃又適於口媚滂舌。安於腸胃。而豐於肌體也。文章之事。正復如此。所讀之書。所積之理。豈得不用。而所以用之者。必須貫日治詳。惟求果腹而已。則疾病之生。計日可待。才者飲食之慾也。學者飲食之品也。飲食之品縱備。所以食之者不得其法。津津乎有惡於中。雖欲悔之。恐無及矣。所謂矜貴者。不肯濫用。而用之則必得其當之謂也。鎔鑄經典之範。翱翔子史之術。本文章分內之事。不可視爲不矜貴。空疏無有之人。動以此爲言。非特蓋其龕陋且轉而詆人之博洽。亦太過矣。矜貴者。如人有陶頓之富。而飲食日用。不豐不殺。持情合危。深符禮道之正。非不能日食萬錢。月費千金也。禮以持之。信以之。衣服以文之。容貌以一之。既不蒙淫侈之譏。又能收節儉之效。此計得而策之文者。若窮無復之。窘而莫求。其生日促。其居日局。安得成然以寐。禮然以覺乎。文亦猶是也。學之已充。能之已備。蘊蓄胸中。無施不可。非得其機。然其會。必不肯輕用。此之謂矜者慎也。貧者自重也。慎故不妄重故不佻。皆文德之尤美者。世有不自愛重者。才非不大。學非不足。善而用之。雖奪古人之席。爭前修之座。不難。乃以用之不當。則忽然而粗。噴然而不類。踏踏然而沸。規磨之說。調雜之語。雜然前陳。而不可爬梳。蠡乎其和逐。而莫能有定。讀之者。憐詭悞優。中懷作惡。方憎不之暇。安得而之加譏致誚。甚其過弗繼其美乎。文章貴乎中道。才豐學足者。齊給便利則有餘。固而存之則不足。若學之太少。才之太澀。則夷固僻違。俛然。亦

未見其有闕中肆外之效也。雖然才不足。學不足。孔孟復生。亦無能爲役矣。如黔婁之徒。襁褓不完。博施濟衆之堯舜。對之亦將無如之何。以其貧乏。非可以倉卒振救之也。若夫陶朱倚頓。充盈沛如。非財之不辦。非寶之不儲。不過用之無法。加以均節裁制。豐殺適宜。左。俱可矣。譬之於樂然。隋之煬帝。以悖逆之人。而僞爲慕古。制禮作樂。欲與三代同風。識者固有以知其難也。其作樂也。括周齊梁陳之樂家子弟。皆爲樂戶。其六品以下。至於凡庶。有善音樂。及倡優百戲者。皆直太常。是後異技淫聲。咸萃樂府。皆置博士。增置樂人。至三萬人。自以爲豪矣。豈知淫哇焦殺。雖有不如其無。雖多不如其少乎。文之不矜貴。其變過亦猶是也。必求之於正聲清商。九部四舞。則庶幾矣。

### 文宜矜貴二

文之不潔也。人多知惡之。而所以除去之者。往往謹於其末。而忽於其本。彼夫崇朝而賦。應詔而成。舉筆則儼如宿構。撻牘則毫無滯機。當食而作述。咄嗟可以立辦焉。繕繁而敷詞。衆賓可以聚觀焉。此以才驚人。以速爲貴。必謂句句廢心。字字切於理。則五尺之童。有所不能欺者矣。故其字句之間。泥沙俱下。急行無善步。不可從而苛責。此種文章。利在速成。有迫不及待以事。有少縱卽逝之時。爲之不得不快。環而觀者。方代爲咋舌。而不知功深養到。則人盡可能。初不必從而震驚。從而揆張之也。若夫命

世之作。行遠之文。不在於一時。功常收於百世。章曰急就。有所不行。拘字而詳。非曰太過。方將比壽旗翼。解天衷而墮天殺。付之操切。在人心卽有所未鑿。在己心亦有所不安。故注措必求其當。而徵引又不能不穩。字句之間。必刪百代之弊。綜羣言之長。似疏而實非漏也。似繁而實非亂也。潤之以才識。則珠之光。玉之澤也。炳之以丹青。則不絢而如繪。光遠而自他有耀也。中之可以贊鴻於無窮。極之可以正百世之人心。非天下之至精。其孰能於此哉。君子之文。不求先其長。而先務去其短。詞之不潔也。猶可略而不觀。搜研中所藏之義。義苟可用。則詞尙不足以爲累。惟有陳義不當。或重累太多。令人百思而不得其解。或一覽而無餘藏。如治軍者。所有者惟疲散之卒。無候繳支線。則敵人遇之。午其軍。取其將。若撥糴焉。何益之有。禍敗必將隨之。君子有學者。必矜矜於此。如臨貨分財。探籌而定分焉。固一毫不可增損者也。如行軍者。斥候要遮。車馳人驅。擊其猶猶。陵其與與。稍一懈弛。則禍亂相逼。有不得不嚴戒者。故酌理必得其當。研閱必窮其際。有時叙治亂之源。則坦蕩可行。明白可解。條暢無滯。而紆徐有致也。有時陳道義之本。則游詠乎玄淵。豁其冥冥。探其微妙。如春冰泮。與之俱化。而無一毫之留餘也。廣乎勸戒。則得失相維。頌其功美。則曲直顯協。各盡其道。各如其分。無溢出之詞。無不盡之理。斯爲得之。

倪正父曰。前人接引經語。欲合律度。截長爲短。避輕就輕。一字之間。必加審訂。按文人心細者。往往窘於才。才盛者又往往心不細。其能研精覃思。博考經籍。采摭羣言。以立訓傳。約文申義。敷暢厥旨者。百不獲一。故審訂之功。未可期之於俗學。以俗學之所謂審定。往往謹於其細。而失於其大。無關宏旨。縱小心精潔。亦未易爲功。梁蕭恭有言。時人多有不好權輿。乃仰眠牀上。看屋梁著書。千秋萬歲。誰傳此者。勞心苦思。竟不成名云云。人莫不笑恭之放誕。而不知此數語於理亦未嘗不足。將欲爲文或成書。未有不勞心苦思者。又未有不與權輿相反者。勞苦於今日。而成名於他時。計其盈絀。尚不折閱。無如千秋萬歲之名。殊不可必。而勞心苦思之患。則深中於人。此每生好逸之士。所以不樂爲也。將以爲文也。必其剖判百氏。鍼縷羣言。采摭夫衆說。而綜錯乎經史其所徵引者既多。苟不加以審訂。則將錯謬百出。而不可爬梳矣。奚其可。然則如蕭氏之言。則書可不必作。捨其業而嬉。長生久視之道。亦未可必。而所學先泯沒矣。吾恐中心自責。氣亦必爲之不至。若如考究專家。句句而剖。字字而析。以瓶置之。以甕貯之。用心苛細。察及秋毫。亦未見其果有所得也。折衷之道。惟有持大體而已。一篇文成。必加審訂。所謂審訂者。非苛碎推求。無理取鬧也。正其本。則萬事理。所謂持大體者。大體既者。大體既正。則其小者。不能奪也。命意選詞。卽其大端。是非向背。去取從違。皆所謂意也。意不先定。則詞從附麗。是其所非。非其所是。

。當時未嘗不自喜。及以之示人。則心先有不安。以之示後世。則非難者四面而至。豈得稱譽葉語。冒無格之休美乎。故意必審訂。使之正而不滯。奇而不詭。可得之矣。及乎選詞。必先知其來歸。語非杜撰。則意有可尋。又必求其莊雅。不佻不僻。乃不爲文之累。就此二端。審慎考訂。求其不錯誤。是亦足矣。

## 文宜新穎

陸士衡曰。怵他人之我先。韓退之曰。惟陳言之務去。李文饒曰。譬諸日月。雖終古常見。而光景常新。按文章之事。貴乎合衆心。而不可違人之意以行。衆之所好者好之。衆之所惡者惡之。此之謂知本。今夫有玩好品物於此。其陳舊腐朽。誰肯度之華几。而陳之廊廟乎。必其符色照耀。美澤清粹。爛兮若瑤珠之光。而後可以生人之愛。而爲人所寶。此新之效也。又又如人之面色。七十五餘。頰肌明潔。五色分別。隱微憂喜。皆可得察。占射之者。十不失一。使面黝而黑。醜垢。重襲。而覆部占射之者。十而失九。以此可見潔之不。可以已也。惟新故潔。惟潔乃能生新。傳曰。禮時爲大。又曰書同文。蓋言貴時王之制也。學者但誦先聖遺言。而不爭達時王之制。是以文章爲鬥奇射覆之資。而等於繡繡輦輓之玩。陳陳相因。沉沉欲睡。於當代之典章制度。人倫日用。毫無所關。則又奚以文爲。夫所謂至文者。必如日月之光芒。萬古如斯。不可謂之陳。亦不可謂之新也。若如三春之花木。糾村還會。煌煌燁燁。東西施翼。旖旎豐沛。未嘗

不空山生乎錦繡。而天地爲之異色也。及乎秋風一振。則零落隨之。徒歷深淡。隨波開



不空山生乎錦繡。而天地爲之異色也。及乎秋風一振。則零落隨之。徒歷深淡。隨波開  
藹。繁霜虐雪。累積交加。欲求其光色沃若。繁英馥郁。不誠難乎哉。文之所謂新者。亦  
如是而如是。詞則麗以好。有溢目之光華。文者辨以巧。有稱心之美譽。縱縱然。莘莘  
然。若生於鬼。若生於神也。靡靡然。天天然。俯視崢嶸。而寥寥窈冥也。力或能舉百  
鈞。而不足以舉一羽。明足以審秋毫之末。而不見與薪。有所長。固亦可喜。其短之處  
。翻勝於所長。君子之心。必有不妥。專求新穎。則取華而落實。悅目者一時。未必愜  
心者永久。怡堙吾耳。何嘗不快。及誦吾口。綿歷歲時。則漸覺其平平無奇。瑣瑣不  
類。爲悅一頃。爲厭無窮。可不戒哉。

文章新穎。非易言也。作者以新爲無上之品  
。刻意而求之。在己之心。以能如是。於文壇之上。必足以自樹一幟。豈知文章自有其  
用。立身之要道。經國大之端。罔不在是。今但以新穎二字焉能盡其用。極其術乎。鴻  
生鉅儒。必如荀子所言。志意定乎內。禮節備乎朝。法則度量。正平官。忠信愛利形乎  
下。則天下應之如響。乃可以謂之人師也。此數者。爲儒者之大用。要非文不足以達之  
。賢者識其大。不賢者識其小。文而以新穎爲能事。此外則一無所有。吾恐其所謂新穎  
。亦不過百草之競。萬卉之爭馥。三春之日。未嘗不妍。及乎時過境遷。黃落枯槁而已  
。必不能紛寵從。不改其色也。若是則新於一時。過此則陳舊不堪。誰能摩撫愛惜。  
徘徊不忍去乎。華而不實。苗而不秀。有道之士。所必不處者也。然則如何而可。曰以

新穎爲文之一端。爲文之餘事。此外正須有所求。又正須有所得。棄其畛契。斟其淑靜。凡泉流皆可以爲明水。不必求之於惠山。求之於中冷也。置之尋常而不寒。布之天下有不窳。文之新穎。正須向此中求之。

夫文章以當其用之爲貴。否則縱召發穎豎。離衆絕致。亦非君子之所尙。昔李密征宇文化及。隔水語。密數之曰。卿本匈奴皂隸。破野頭耳。與兄弟皆受隋恩。豈容躬行殺虐。今若速來歸義。尙可全後嗣。化及瞋目大

言曰。共爾論相殺。何須作書傳語也。識者莫不笑之。夫以化及之弑逆。其誰不知。而

密作賓賓學子之態。化及猶不耐聞。而况守先王之道。以待後之學者。專作陳腐迂遠之語。以相詔告。其爲掩耳而走。弗聞而過。固以宜耳。所謂新穎者。非必不用人間之語

。不涉當世之事。始足以云此也。理爲人所共知。吾言之也剴切。事亦人所同喻。吾引之也洽洽。若是則可謂之新穎。如日用之品。時時拂拭。即可謂之新。不必一一新購也

。古人文章。古人文章。古人語藻。用之而當。言之而切。旁人讀之。以爲前此所未有。吾之奮筆。亦自覺沛然從臆中流出。其爲適意。寧不大乎。此新穎之效也。

文章體貌。隨時代而不同。非特異代爲然。即同在一時。而學有所分。識有所別。則其發爲文章。亦了不相犯。孟子與莊子。同在一時矣。而其文章。判然兩途。雖高旨峻筆。不可

強爲軒輊。而心旣不同。貌亦迥遠。由此乃可知文之各爲體。無取乎強同。要亦萬不能同也。即如六經。皆先王經世之大模。本不甚相遠。然體而察之。則噩噩渾渾洋洋之

中。仍極差殊。文之變太繁。文之趣太歧。執一以求。其猶面牆而立歟。求其源淵。則

中。仍極差殊。文之變太繁。文之趣太歧。執一以求。其猶面牆而立歟。求其源淵。則各有所自。求其權衡。則各有所宜。求其憲度。則彼此不可泥。求其準繩。則往往不同術。孰隆施是。孰綱維是。文章自然之變。猶木之於華萼。爭鮮而鬥妍。水之於波瀾。乘流而赴汨。其性則然。人亦何力之有。故善學者。詩本其恒。易本其變。書本其質。春秋本其斷。樂本其通。禮本其辯。倘異其所本。而更其所求。非特不可得而已。用力縱多。成功必少。故學者戒之。夫六經者。大道之淵藪。人情之極則。其道雖一。其文則有變。思則同其雅奧。辭則同其瑰瑋。於極同之中。終有不同者在。此文何所以爲大也。戰國之文。已不同於六經。降至兩漢六朝。一代有一代之風氣。唐人倡言復古。其實所復之古。依然自己面目。而非真六經之面目也。六經之面目。則焜焜煌煌。鏘鏘訇訇。炳炳烺烺。纘纘紘紘。所謂玉振而金聲。衰章而繡紋也。如此何以能學韓柳諸人以古文自命者。不過異於六朝之披靡而已。故創造之始。叢詬而集毀者相環。以所不常非之物。初見之。未有不震驚慄惡之也。設使彼所爲真可比並六經。不差累黍。則人將敬仰之不暇。何能掉磬之乎。試問韓柳何以創爲此格。自樹一幟。亦無非好爲新穎而已。六朝之文。專尙華采。具有成式。一人倡之。千百萬人和之。此亦如是。彼亦如是。爲之既多。則面目無自表見。我之爲我。人之爲人。幾於模糊而不辨認。韓柳皆奇傑自喜之士。明道之念與好奇好獨。求名得名之思一同發起。故能面目一新。流於百世也。

昌黎所謂去陳言者。非必言無枝葉。直情逕行也。考之經傳。有直而致者。有曲而宣者。夫豈一端而已。固各有所當。後人誤會其旨。以擻筋見骨。潦草苟簡。爲昌黎傳授之心法。豈非韓氏之罪人乎。旣命之爲文。自然與口語不同。其吐屬嫺雅。意態容與。必於劉畧班藝。王志阮錄求之。若然則縹囊繡帙。牙籤錦帕。所以可貴也。使數語可了。一句卽得。則世界之上。從此可廢書。金匱石室之藏。付之焚如。固其不可惜。人之有學無學。可從何而見哉。人有好搜僻書隱牒。譁世取寵。固亦可厭。平心而論。彼終有所有。勝於并此而無者多矣。或謂一字見義。一言破的。洵能如此。又奚貴多。曰不然。六經之文義旣博大。語實簡要。而其章節字句。依然井井有法。且其敦厚華腴之處。尤非俗人。所能夢見。而人情旣盡。物理亦眩。綱常以之正。風俗以之化。有恭儉莊敬之致。有歡欣和悅之情。所謂置心平易。不涉於激。立志從容。無慮其迫者。非六經之文。何由見此。而其長處。又豈可僅於簡要二字求之乎。

## 文宜去陳

然則所謂陳言者何也。以其有病於文。不去之。則道不能顯。而理無由達。人但藻語涉於濃郁者。爲陳言。豈知彼文中所當有之事。不可以其無用而去之。人之一身。五官百骸。俱有其用。不去宜也。額之有眉。口之有鬚。其用似少。若從而芟薙。則於儀狀不類。藻語之鬪郁者。亦文章之鬚眉也。少年時代。鬚尙可以去。眉則終身以之。果無

拔除之理。亦有文藻之中。必宜斟酌。有可以節省者。不妨從約。萬不能無者。則姑且因仍之而已。若必強去之。以徇吾所好。有意立異。面目非矣。詭文繁繡。弱縹羅。其質雖不如布帛之固。其華必不可掩沒。文藻之於文。亦猶是也。文藻之語。不可謂陳。其措置不當。暗淡無華。乃可謂之陳。如絢紈一涉污膩。則其輕盈倩麗之度。完全消失。非絢紈之過也。不善收藏。以致毀敝。絢紈何罪之有。因其汙而焚之。因其陳去之。皆因嗜廢食者也。

### 文貴涵養

羣書考索曰。毋注情於翰墨之中。而馳志於軒冕之側。勿玩意於詞章之末。而染指於利祿之中。有如羽獵一篇工則工矣。而投閣遺玷。千古不摩。佩章等作。美則美矣。而附阿懷好。萬辭莫掩。按涵養二字。不獨見於行事。亦能見於行文。其中無涵養。則蘊蓄者必博。而發舒亦不能暢。人情一涉卑鄙。蕭爽慷慨之度。因之而失。喪其金璞。壞其純質。搖消而掉稍。擢德而塞性。九竅爲之塞。九竅以之損。形繫於物欲。神泄於世紛。分分然中無所守。於是習非以爲是。見小以爲大。飛羽浮芥。蟲臂蠶肝而已。以之臨文。氣象豈復可觀。稱肉度骨。屏風薑蒜。羊肉狗頰。其誰不望而失笑乎。要知人世盈虛消長。自有天命。以區區之文墨爲禽犢羔雁。其效固已甚少。而况門有伏患。牆有倚寇暴行越智。以號召名聲於世。未見其果有得也。蠶之榮於枝也。望暮而必萎。月之

滿如規也。後夜而必虧。此種理而有所不明。難乎其爲文人也。自來有志之士。遊遨乎經術。厭飫於文史。筆有奇鋒。不可以挫。談有勝理。不可以窮。其樂固亦無極。不肯以言語媚人。寧可以文章悅人乎。吾行必直。骫而必須申。肯曲吾筆。以假名而要譽乎。故今來文人。約分爲二。其一以文以進身之具。魚之卽得。然筌可忘。專投時勢之所好。多士之所。欣婉轉其筆。如宜僚之弄丸。連猶無傷。何求不得。然而揚子雲劇秦美新之類。效力終屬僅僅。所得之益。曾不能言凡夫走卒比。而穢聲所播。幾與天地同其長久。是亦可以已乎。欲射千金之臺。先投烈風之門。未遯萬鍾之秩。已入炎火之室。悔吝之來。不旋踵卽至矣。其一以文爲明道之用。非先生之言不言。非古哲之說不述。迹近乎拘。器量實遠。苦一時之身。享百世之名。計其所獲。孰云不值。故能提挈乎陰陽。窺領於天地。判剖乎大宗。而搏縈乎剛柔。此涵養之明效大驗也。文章之事。能益於人。亦能損於人。周公制禮樂。名垂而不滅。孔子作春秋。聞傳而不絕。元聖所作。固自不凡。輔傾寧危。效在指顧。此文章之極則。非恒人所能企及。然亦不可視古人過高。而自視過卑。遂至所成就者。一無可觀也。文中有人在。其人如何。其文亦如何。如鏡取影。毫無遜形。古人知形貌不可飾媢以成研。則文章亦不能強僞以真也。涵養之功。烏得不用。涵養於平日者深。則取用於臨時也。無所不足。如貨財然。平日室如懸磬。家徒壁立。一但有事。而欲裝點門面。不亦難乎。體弘毅之姿者。乃可以

有爲。據高明之勢者。乃可以行遠。場修號稱敬遠。而暑賦則彌日不歇。涵養者未至。

日室如懸磬。家徒壁立。一但有事。而欲裝點門面。不亦難乎。體弱之姿者。乃可以  
有爲。據高明之勢者。乃可以行遠。楊修號稱敏捷。而暑賦則彌日不獻。涵養者未至。  
以才自鳴。未有不遭窘迫。口沸目赤。哆口不能道一字者。嘗見有勳業之人。兼文章之  
好。初疑其未必暇爲。卽令爲之。亦未必工。總衆事之丸。典國境之職。汲汲忙忙。又  
焉能安帖。乃梟變之賡歌。燕許之手筆。諸葛公之章表。司馬氏之通鑑。數公何嘗有意爲  
文。而涵養既深。所成就者。能於專門名家外。自樹一幟。不甚倖歟。後世但知調墨  
弄筆。以文爲文。而不知文之外。正有事在。載人之行。傳人之名。非文其孰能之。聳  
善抑惡。激濁揚清。非文文之力。又焉所取。財不能勸。恩無所撓。直其筆。正其詞。  
以與天下之人相見。萬世之人相語。非有持長必不能久。所謂特常者何也。學而已矣。  
道而已矣。道在天壤。虛靈無物。近取諸身而卽在。遠遂天下而莫得。非僅積學之力。  
必無由悟入。故曰。聖賢定章於筆。筆集成文。文具情顯。夫文所以具。以學之有素。  
情所以顯者。以道之能通。非然者。此種好處。何自得來。涵養者。其始以學。最終以  
道。古今得失興亡之迹。前人是非曲直之理。皆布在方策。苟加以學。則去取從違之  
道。犁然有當於心。以是發爲文章。本立章成。不同。無源之水。憂其枯竭也。如蟠木  
輪困。根抵深固。用能爲萬乘以器。備棟梁之材。苟無土化之涵養。而欲枝葉扶疏。華  
實兼茂也難矣。所謂含養者。萬不可誤會。以爲冗豫奪常。將牢太過。卽爲無上之  
妙法。夫是非之心。人皆有之。無是非之心則非人。語見於孟子。涵養云者。不好翹人

之過。亦不肯委曲順從。矯不感激也。是而謂之是。不肯從而導諛。非則謂之非。亦不至過於暴露。不臨深以爲高。不加少以爲多。若是乃可謂之涵養有得也。周禮太宰之職。以九兩繫邦國之民。四曰儒以道得民。可見儒者。必須守道。而後可以得民。而稱之爲儒。否則激詭抑抗。矯情拂性。導天下之民。而入於佞兌。已先不守乎道。而揭道之名。以號召於天下。以聳乎視聽。則人將望望然去之。未有能從而信之者。縱使信之於一時。亦必追悔於後日。何益之有。天下道有真僞。人人皆曰。吾担荷道統之正。而彼爲異端曲學。也易地而言。其詞如一。聽其言者。將何所辯乎。曰是不難辨。察於而詞而已。察於其文而已。易所謂將叛者其詞慙。心中疑者。其詞枝。吉人之詞寡。躁人之詞多。誣善之人其詞尤。失其首者。其詞。聽其詞與文。可以辯其心之邪正。其道之真僞。亦有不可誣者在矣。然則吾人旣以儒自命。則事事必以儒爲法。仁義道德。皆涵養吾心之。具而發爲章。當然準此。如農夫之種植然以仁義道德植之。則發爲文章。猶之乎稻核嘉穀也。以說曲理植之。則發爲文章。稂也。莠稊稗也。大地無私。同其滋育。所以有美惡之別者。以植之者異寸心亦無私。同養。所以有正

之分者。以其學之者殊也。然則文之美惡正邪。要視其所學而不同。漢書藝文志曰。儒家者流。蓋出於司徒之官。助人君。順陰陽。明教化。游文於六經之中。留意於仁義之際。宗師仲尼。以重其言。於道爲最高也。又儒林傳序曰。古之儒者。博學乎六藝之文。亦學者五教之典籍。先聖所以明天道。正人倫。致至治之成法也。此其言自今日觀之。



亦學者五教之典籍。先聖所以明天道。正人倫。致至治之成法也。此其言自今日觀之。似乎甚拘。然古人之識見。豈有遜於今人哉。誠有所見而云然也。正其本。萬事理。儒術者道之本也。握道之本。以爲涵養。以之行文。庶乎不差矣。文章要自有其實。不僅以其其而已。要自有其真。不僅泥其迹而已。是言何謂也。世有作僞之流。欺世盜名。又苦無他具。乃以文墨區區之長。沽名而釣譽。於是其爲文也。一則曰王道。再則曰仁義。詆異己者爲異端。褒衣大褶。儼然孔子再世。孟軻復生矣。夷考其實。不特不然。且有大相徑庭。有不可以道里計者。甚矣其惑也。天下之人。寧可欺乎。儒者之名。豈可竊乎。作僞心勞日拙。正爲此輩說法也。古之聖賢。旣可以明此道。非教人收視反聽。置萬事於不理。而積累此似是而非之陳言。以自欺而欺世也。程伊川曰。道不行。百世無善治。學不傳。千載無真儒。可知所謂道者。以爲治也。治身。治家。治國。皆道內所有之事。皆號稱儒者所必當知。號稱文人。所必能言者。乃文人儒士。只知有文墨。他非所知。是何異於匠人。只知有繩墨。而不能造器構屋。又何異於將帥。只知有韜略。而不敢臨陣破敵。若是。又何貴其知。抑知之而賢於不知者。能有幾何。吾儕空疏自喜者細思之。能無失笑乎。古今學者。有其名。必有其實。其實吾在今日。何從知之。卽即文章言論。固可以見之也。文王周公孔子，三聖。巍巍。其在學域。猶天地日月。無待於議。亦無待於贊也。老莊韓申學術雖不同。要皆有大益於人。其

在世間。泰山邱陵乎。亦不庸多贅。兩漢之賈董鄒馬。其言之偉。其用之宏。皆學者所當守法。六經之外。復自有人。可於此証之。然此數人。皆由六經涵養而來。非無本之學。體用並大。可以長久。學足貴。不必以文稱。而千古之至文。莫外此。六朝之文。非不佳也。以其完全與道。離文之中無道。猶草木徒有枝葉。而無根柢。如之何其能暢茂。必有根柢之植。而後有枝葉之華。涵養之效。如此而已。宋以後以理學名家。羽翼大道。扶持人心。有經緯天地之才。治禮作樂之具。未始不可以震爍古今。惟道與文。終不能合而爲一。比之六經。華實兼備。表裏俱足者。未免不侔矣。嘗謂文章。以涵養而成。卓然名家。傳之後世。利賴無窮者。六朝以後。得數人焉。卽如刪詩書。正禮樂。讚易道。脩元經。門人自遠而至。咸稱師。北面受王佐之道。雍雍穆穆。興於河汾。則文中子之文也。承五代剖分。文敝道窮。詩客儒術。以興典憲。以六經之文。爲諸儒倡。常佛老盛行。孔孟之道。欲墜之時。而能扶持天下正義。力爭四海之感。蒙訕笑而不懼。雖顛躓而復奮學者。仰之如太山北斗者。則韓昌黎之文也。挽百川之頹波。息千古之邪說。使斯文之正氣。可以羽翼大道。扶持人心。則歐陽永叔之文也。以經術教授。而科條纖備具。其法可著爲令。其學可正人心厚風俗者。則胡瑗氏之文也。不拘拘訓詁文義之間。出乎千載之後。而心乎千載之前。三聖作符。有得於太極之妙。其圖與書。玄渺無垠。則周叔茂之文也。得不傳之學于遺經以興斯文爲已任。出入老釋者

幾十年。反而得道於六經。辯異端似是之非。開百代未明之惑。則二程氏之文也。

幾十年。反而得道於六經。辯異端似是之非。開百代未明之惑。則二程氏之文也。遠紹伏羲氏之卦。以元會運世。歲日月星辰。盡天地之終始。以皇帝王霸。易書詩春季。幾聖賢之事業。則邵康節之文也。尊於貴德。樂天安命。以易爲中。以中庸爲體。以孔孟爲法。著正蒙西銘。爲關中士人宗師者則張橫渠之文也。自少至老。語未嘗妄。平生所爲。未嘗不可對人言者。於物淡然無所好。於學無所不通。惟不喜釋老。而成通鑑數百卷者。則司馬君實之文也。獨往獨來。橫絕萬古。百斛之泉。不擇地而湧出。視王公貴人。與皂牧輿台。其氣象如一。爲千古聰明人立一標準者。則蘇東坡氏之文也。傳道伊洛。志在春秋。著書立言。格君垂後。所以明天理。正人心。扶三綱。叙九法者。深切著明。體用該實者。則胡安國之文也。以經旨不明。大道始晦。乃研窮經訓。著易本義詩集傳。中庸大學章句。論語孟子集註。論者以道之正統。待人而傳。由孔子之後。曾子子思繼其微。至子而始著。由孔子之後。周程張子繼其絕得其人而始著者。則朱考亭氏之文也。是皆涵養之所致也。以關洛爲宗。而旁及載籍。以一身備四氣之和。以一心涵千古之秘。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。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者。則呂東萊之文也。曠仁義之端。至於可以彌六合。謹義利之辯。至於可以析秋毫。以古聖賢自期者。則張南軒文也。洪範之數。學者久失傳。父師之託。沉潛反復。數十年然後成書人未及者。則蔡沉氏之文也。本諸聖賢之學。以明帝王之治。君臣之軌範。莫備於斯。則真西

山之文也。粹學飭躬。進無所求。退無所累。卓然爲君子之儒。則薛瑄氏之文也。學以主忠信爲本。求放心爲要。以聖學成始成終在敬。以敬名齋。則胡居仁之文也。闡良知之說。啟千載之秘。則王陽明之文也。開六經之生面。發前人所未發。生當易代之。聲影不出林莽。爲一朝儒者之正宗。則王船山之文也。以上所列。既非文人之文。亦非學人之文。要自涵養有得之文也。天之生才。代不絕賢。賢者不空其生。不有事功。則有文章。其文章不徒空言而已。卽其言以行之。則治身治世之軌。的的皆可按圖以索之也。世界之上。才士文人。無日無有。無地無有。紛若蠶蠅。渺若糠粃。旣不足震驚。亦不足羨慕也。彼夫小有才氣。略窺篇章。敵悅而無所聞也。眩泯而無所見也。求其識一事理。握一道樞。揆厥所元。終都攸卒。不誠難乎哉。必將乖刺無當。嶮軻留滯。由冷冷之清。而變爲溷溷之濁之矣。寧有益乎。吾人雖拙鈍無似。而自待萬不可薄。取法乎上。尙且僅得其中。今取法於下。又安能得於上歟。語有云。一命爲文人。便無足觀者。雖係苛論。亦自有理。無學識之涵養。在混混茫茫之中。聲聞罕漫。而不昭察。道極數殫。未始不費力也。闡忽不顯大而無當。則亦費時失業一種疵累耳。不如應時而蠲。絕學捐書之爲愈也。無不甘以文士自命。於此之外。必有採取蘊藏。委心積慮。儲思垂務。憤然而道盡。則何求不得。何爲不成古人之可重可傳者。端在於此涵養之功旣深。文章之能事畢矣。

行世之文與傳世之文

黃與堅論學三說曰。文之爲道。甚深且大。加工一二十年。卒未竟其底裏。較之詩道。難易懸殊。說巖曾與余論文。余曰。文有傳世行世二種。盡天下三教九流。大小原委。燦然於中。隨所求而能率然以應。辭意豐美。各有頭訖。此行世之文也。余雖不敏。不敢辭。若孤行直上。不假階梯。甚至衆采俱空。萬籟皆寂。能於無聲無色中。靈光炯出。雖一字一句。行以千百年。此傳世之文也。余雖欲力造之。而豈易及哉。說巖亦咄咄以爲難。按文章之事。本非易言。不特傳世之又。不可必得。卽行世之文。亦豈易及哉。世人多矣。其好尙未必同。合於此人之目。又乘於彼人之耳。此人從而頌諛。彼方從而詆毀。將附之一笑。而不屑計較乎。率由舊章。遵彼前謀。世人將以爲泥古而不知變化也。憂憂獨造。四無依傍。世人將以爲妄談而不切於事理矣。以此行事。立見其悖。今以策干人者。不合人之意。則其策弗售。盡合人之意。又失其所以爲我。違心而言。其言亦將不能行矣。以策干人猶難。以文干世。其難尤倍矣。且行世之文。以應酬爲多。碑銘也。墓誌也。贈送序也。甚至題畫投贈。挽聯尺牘等區區者。篇幅既限。措語又難。代人捉刀。尤苦不易。其能爲行宮之慰褒。中書所獎論。則矜爲無上之光榮。而思緒不屬。藻采不鮮。平仄失調。身分不切。種種障礙。不一而足。憂傑之士。對之而攢眉。虛枵之徒。語之而扼腕。以理而論。此種文。固不出於古。無得於今。能之不

損爲不學。不能不害爲博雅。然舉世所好。酬酢所須。爲人之所爲者。人亦無疵焉。人所同爲。吾敢不爲之乎。昌黎作應試文。下筆而大慚。吾儕作此等文。不特大慚。抑且大懼矣。然不爲則已。既爲之。則必以工爲主。孔子曰雖小道。必有可觀者矣。承嗣意鈞。履稀畫焚。尙且有可觀者在。而況於此乎。若薄而不爲。必特有建立則可。否則人將謂之爲迂怪。而譏之爲臧拙。以爲汝本不能爲此。特曼詞自飾而已。豈非辱人賤行之甚乎。黃氏所謂三教九流。大小源委。爛熟於中。隨所求而應。爲行世文之要訣。

其語似近乎滑稽。自學人觀之。三教九流。語亦不雅。援儒入墨。其言之不純也。可想而知。若窮其大小源委。合而爲一。古人且不能。何論乎今人。上知且不能。而況乎吾輩。是其說之誕。而不足深信矣。不知黃氏所謂三教九流。爛熟於中者。非必如治學之人。窮源竟委。綜其要歸之趣也。不過畧涉其藩。微窺其際。或獵其詞華。以之入文。或擬其事蹟。以之屬對而已。良以行世之文。多而且瑣。既有一事。必用類似此事之典。既作一文。必有造成此文之資料。平日讀書。苟不儲藏而備蓄之。則臨時無從取辦。曳白哆口之誚。必不可免。嘗見有積學曷文者。著述萬言。羅縷畢貫。及乎一涉應酬。擊鉢相催。倚馬以待。則血脈淫濕。手足墮隤。失其固有之長。竟甘一日之短。存心寬厚者。尙疑文不屑爲此。其尖刻嫉克者。則謂其本無所能。吾以小小題目窘之。彼亦軒豁而呈其短矣。嘻天下之事。必有其備。必有專學。否則周孔復生。亦莫之能辦矣。

鄙諺云。巧生於熟。凡事盡然。而行事之文。尤切要。彼夫博辨之士。原本山川。極命草木。比物而屬事。連類而離詞。不知者幾疑爲宿構。其知者。則以其學。爛熟胸中。發之於外。固當如是也。故其落筆。前似飛鳥。後類距虛。又如湍流遡波。渺然而不可及。縱有蹙迫之徒。屋促而好苛禮者。亦無所持其短長矣。此熟之效也。其運思也。起彼而集此。霍繹而紛汨。在已亦不知。成若何而速。用筆若何而不滯也。通此中之三昧。而行世之文可作矣。顧人之爲文。一到此種境界。往往遂以爲足。畫地自限。不知此外復有文章。復有學問。聰明人而好自誤者。不誤於他。正誤於此。可以得一時之志。而不能遂千載之名。固君子之所甚惡。而君子亦將代爲之惜也。黃氏自知其誤。故以行世文與傳世文。分而言之。以次其先後。而別其輕重焉。非虛其中袒懷者。尙不能也。或謂傳世之文。得名可以久遠。行世之文。爲用僅在一時。故舍彼取此。果於自信之士。纔能操染翰。以爲文章歷錄。已有行遠之望。乃高掌遠躡。董道不豫。聰明炫耀。高自標置。以爲吾文不必求當世之知。亦不樂受淺人之知。鬱結輪囷於胸中。扶疎分離于腸下。沛乎其誰能禦之哉。夫人既具此等高尙之志。則何爲不成。何求不得。而究其所極。往往不能如志。又不能副其言。所以望於人者太低。而所以自待者太高。居心未免自私。用情亦未免太過。譎張排根。固賢者之所不取也。當其運筆伸紙之時。因以傳世文章自命。旁人見其自待之不薄。而絕人之太甚也。遂由疑生信。寢假亦以此名爲

之。彼淺中弱植。自知本不甚明。一得浮譽。則中情充溢。久假不歸。烏知非有。而究不能冒無爲有也。有是志者又有是名也。非人而售已。矯中而冒外。未嘗不可得志於一時。無如文曰傳世。所傳者。必非一世。事久而論定。公論卒難欺也。且行世之文。雖日行於當世。然工美既盡。由當世而至於後世。其誰能禁之。若專以避世避人爲計。而作成一種遁峭幽奧之文。固已可傳。爲用終嫌其隘。有志之士。不容心於隱。亦不容心於顯。其遇也。立於廊廟。其文喬皇典重。固不得謂其有紗帽氣也。其不遇也。遁在山澤。聲影不出。其文抑塞磊落。固不得譏之爲蟲吟草間也。是爲文者。未嘗不先求行世。及乎時不我遇。歲不我與。深切泯沒之懼。乃別覓途徑。以求自立。豈真好豁刻自處。以苦爲極乎。蓋有所不得而然。故與潺潺常流。碌碌凡士。大有區別。當其奮筆之時。不自知吾文之果可行世界可傳者也。或欲行世。則目具一種筆法。或欲傳世。則重換一樣規模也。亦惟是布所蘊蓄。脫手而出。前指後畫。心舒目行。行其所不得不行。止乎所不得不止而已。爲而工也專務行世。而後世不得不傳。爲而不工。則當世且不能行。而何論乎後世。此一定之理也。故爲文者。立心不可无恒。而執道不可有貳。無論何種題目。甚纖而微者。亦不可以飛羽浮芥視之。人爲文。當未得名以前。往往鄭重以將。寬明而弘潤。其用筆之不迫也。優游而踳蹶。其用心之甚和也。故采采粲粲。洋洋習習。無敢以輕心掉之。此文之所以工。所以得名也。及乎年之已長。名之已振。則



洋習習。無敢以輕心掉之。此文之

矜業之懷。日忘日去。駢馳翼驅。大言不慚。且人既得名。則應酬之作。將麾之不去。心已厭之。又不得不得。於是由厭生墮。因墮而生驕。潦草苟簡。澀苦流漫。雖觸手之如志。爲之若不經意而成。而複疊與攢仄。成之實難秩然而理。此種文不能不多作。不多作。則用筆艱澀。援引比附。不能確切。披離豐融。亦何所不致哉。又不可過於多作。所與之人。不加簡擇。則因作上文而被殺。因作南山集序而被謫。因作南園記而大千物議。其幾如此。寧可不知戒乎。此行世之文。君子之所不喜。非不能爲。乃不樂爲也。爲之而見稱。轉以啟天下之嫉。爲之而見否。則又來不學之譏。挑截本末。規摹纒矩。固存乎作者之存養如何。不盡關於才氣之大小也。然則行世之文。遂可以不作乎。曰何爲其可。亦何必其然。君子不能一日。不立於世間。則不能一日不與世人言語。逃空虛者。聞人足音。尙蹙然以喜。而况引轡萬物。解搆人間之事者乎。彼徒知汗漫。優遊乎溷濁之域者。固別有人在。吾輩不能勉強相學。則應酬之語。行世之文。萬不可少者也。知其萬不可少。而欲以不學兼能之。則勢終經不就。必也。簡練揣摩。摸蘇牽連。隨抑揚而虛滿。以訣厲而峭切。其心拭然。無一毫不悅之心。則爲之也既愉快。而成之也。必敏給。故應酬之作。貴乎因其人而施。得其人以爲貴。文集之中。有當代正人君子。碑誌傳記數篇。已足以生色。若專取朝貴名宦。由由然而刻畫之。嘗他欺慢。用筆不穩。吾知成章之時。已怫鬱不安。而欲以此爲傳世之奇作。自託於不腐。不誠

難乎哉。刺促不休。愈多愈壞。遽稜行間。蟬鱗紙上。是尙不如儘儘無言之爲愈也。戒之哉。由是而言。文章旣出於一人之手。初無二致。不必某篇爲行世。某篇爲傳世也。且約而言之。文章旣可以行世。則必有傳世之望。若尙不能行世。而謬云可以傳世。恐必無此理。譬如行路者。跬步之遠。尙不能致。而云吾不屑爲此近游。吾將登五嶽。越溟渤。恐必無人信之也。傳世之文極難。而行世之文。比較爲易。易者尙不能爲。而詭云能其難者。非愚則誣。伊考遂古。降戾爰茲。必無此等事。然則行世之文。可以進而爲傳世。若夫幽隱奧屏。不聞達之君子。則其文將終於晦冥乎。曰不然。正人君子。以所如不合。絕意仕進。顯名厚實。且避之若浼。而況區區文墨。豈肯假之以取名乎。是其文非不能行文也。乃不欲行世也。孔子力可翹關而不以力聞。乃不肯以勇稱。非真力不能勝一匹雛之懦夫也。有倚頓之富。而簞食豆羹。安之若素者。非真貧無口實。乃天性之儉。故意如此也。豈可與家無担石之人相比也。世有不好名者。噉嚙呻呼之際。猶不樂他人聞之。何況文字之工。以幽潛鬱積之久。一旦發露。比之恆人。且千百倍。非能之者有素。何足以及此哉。有人以考訂古籍。善論往事。爲傳世之文。其一涉當世之務。無論其言之當否。則將束之高閣。置之而觀。以爲此權謀之士。而千利祿之具也。吾何容心焉。旅是狎侮欺詒。蠶秘挨枕。幾於無所不至。甚矣其惑也。古人所以成名。何嘗不在此。孔子聖之時。知今實。與知古並重。何嘗若後世眠挺之士。託高尙之

虛名。而貽空疏之實患乎。且以比衡之

虛名。而貽空疏之實患乎。且以此衡文章。則賈生董相。遇之其危矣。夫學無根柢。好談時務。繆綢情露。讒極凌誣。固未嘗不可厭。然不可因有此輩。而強天下年少氣銳之士。不許言時務也。行世之文。多半知今者所爲。當世之利弊。人情之向背。民俗之良。國勢之強弱。以及應時而興之學問。技藝。皆無一而不當討論。無一而不當研究。苟其有心得也。綴之於文。以公於有衆。讀其書者。卽時可以受其益。聆其言者。隨在可以收其效。此行世文之功用也。墨墨單至之流。又何得假口傳世。以自蓋空疏乎。古人當爲文之時。不必自知其可傳。行其心之所安。因其力之能到。不得已而出之。非必有問世之念。而況於必傳乎。惟其如是。其極也。反不能不傳譬之於人其容貌姣好者。有目共賞。不求人見。不求人知。而其長卒不可掩。文亦猶是。工之極。卽可傳。不必有意求之也。亦不必揭出一種名目。以爲必如是。而後可以傳也。且古人精心結構之作。隨在而是。一書一序。亦鄭重以將之。贈送序一體。本古人一種應酬之作。獨孤及。李太白。皆能爲之。而皆不出尋常窠臼。至昌黎而大昌其風。其所爲者。篇篇名異。因人而施。於是格調大變。而後人皆知重視之。行於一時者。居然可以傳之於後世矣。文以格調。窳有一定哉。今人好爲大言。學求必卽博。道未必卽通。而高自我而掃除也。夫天下之事。接於吾之前者。初無一定。若者爲有關係。若者爲無關係。平時不能預定。當其用時。不能不用。臨中流而得一壺。其價何啻千金。由此以觀。凡所謂文。皆有

關係并無輕重也。從來無忌憚。以文人爲甚。才不過若人。而好詆訶。能不過若人。而工品評。皆太過也。汪伯玉嘗謂蜀人如蘇軾者。一字不通。當以劣等處之。語未嘗不大也。及其臨文。曾不能及東坡一毫末。言之大者。亦胡爲哉。適爲後人增一笑而已。高自矜詡。以爲傳世之作。一經行世。不旋踵而漸滅。世之若此者多多矣。進退失據。一無所得。反不如司筆札者之得用一時。講校刊者之有俾素業也。世同此世。人同此人。必謂當世之人。皆謬妄。後人之皆高明。文之佳者。當世之人。不能知之。而後世之人。見識突過現在。恐亦必無之理也。人之爲文。不得志於當時。不得已而希諸後世。用心至苦。要非得已也。不達此意。於當世務。一毫不知。專向故紙堆中求生活。不特無聊。究亦何用。且人立心如此。不迂則誣。安望中於人心。合於時須。垂之久遠。傳之無窮哉。故人不爲世之文則已欲爲之。必先自行世始。

文學評論卷三

瀋陽陶明澐犀然著

文因氣運

黃與堅曰。文章氣運。與世推移。六經之後。秦文峻峭。漢文瑰璋。皆因沿戰國。不能復反周初。晉魏以降。專尚修詞。至於六季。日益雕鑿。文章之道。澌然盡矣。韓歐諸子承唐宋之敝。起而救之。其勢漸趨平衍。六經業已醇者漓。豐者瘠。然皆奉六經以爲的。而世之反而射者罕矣。明鑿峒諸子。以秦漢凌而上之。究亦何益云。按文章之興。自六經以來。以迄於今日。不知幾經變遷。其變也。非作者有於意變。乃勢之所趨。有不得不然者。軌迹夷易。任人自行。初無一定之限制。必如何而後謂之工。必如何而後謂之拙也。行文與作字者。迹異而道同。當其始學。波瀾不敢或錯。及乎習之既久。心與道合。手與心應。一經筆落。便成一種風格。非有意爲是也。習之既熟。如印印泥。百印而不爽。既不能曲似古人。亦不得同乎旁人。綸粉威。往來勃礪。固莫得而控制也。繽紛軋笏。神光照爛。人亦無從而窺其際也。此中神妙之處。夫誰得知之。誰得言之乎。六經之。以道著。不必以文言。彼信祥而易殺。傲化而面仁者。終古不能知其道。卽終身不能效其文也。上古之時。民風敦龐。其出言也。亦與之同。若夫聖賢之訐謨。博大精微。當然高出於尋常之人萬萬。以極高明之人。生太朴未缺之時。其文章焉得不宏遠。今人非其人。時異其時。而不自量。以反古復始爲號召。其成也。

如韓歐之平易。不曠於人心多矣。其敗也如空峒之詭怪。長爲後世之所指目牽引甚哉。羊質虎皮之不類也。一人尙且難欺。而況千百萬世之人乎。然韓歐之文師六經之道。其學純甚。不沾沾於飭餽字句。襲取面目也。應文章氣運而生。開後世文人之法門。故詆之者縱多。而卒莫能外之。若明七子之流。立意與古人相反。而力不足以勝之。乃假借六經。乞靈於周秦諸子。明珠翠羽之珍。則遺棄盈途。龍文汗血之驥。則顛仆道路。以其本非自有。運古用不適於道也。梁蕭統曰。夫椎輪爲大輅之始。大輅寧有椎輪之質。層冰爲積水所成。積水微層冰之凜何哉。蓋踵其事而增華。變其本而加厲。物既有之文亦然。隨時變改。難可詳悉。衆制鋒起。源流間出。譬陶匏異器。並爲入耳之娛。黼黻不同。俱爲悅目之具。作者之制益備矣。於此可知。文章之事。不能不變。亦不能禁其變。不前。止於如此。則文化幾乎息矣。方之於車。古不如今。戶之速。用氣用電。用水火。古人安得聞乎。泥古不變。則曳柴引木而已。安得適意乎。當眩泯無見。敝悅聞之時。無所謂文有聖者作。仰則觀象於天。俯則觀法於地。觀鳥獸之文。與地之宜。進取諸身。遠取諸物。而而後文字以成。文章以起。從此作者代出。一時則爲一種法則。此種法則。前乎此時者未嘗有也。後乎此時者。亦無由知也。故謂之氣運。拘而泥之。是謂大誤。通達之士。必不處此。必窮其本而後知變。本之不知。安能馭變。多讀書者。即求知本而已。由六經以來。關於文學之書。一一讀之。則文章之氣運可見矣。

文章因乎氣運。其理不爽。如六經皆聖賢之事業。故博大精純。無不可信之言。無不可行之道。布帛菽黍。同其功用也。日月江河同其悠久也。此固盡人皆知。無待於贅。若夫戰國之文。趨於詭誕。一時策士。裨闔縱橫。其所出之言。不必化民也。不必成俗也。爲譁世取寵之具而已。其發爲此言。因乎新主之好。而取其卿相。言不必由衷。不必存誠立信。所道者詭誕之道。所折者偏激之理。風氣日下。文章亦與之相應。秦之文刻削峻厲。其風氣則由李斯成之。斯主張焚六經坑羣。禁天下不許讀書。則鋼天下人使不得爲文也。故一時遂無文可言。斯之文章。未嘗不佳。峻峭之氣。出於天性。先王禮樂德化。幾幾乎窮。天下所有者。法令而已。刀鋸而已。對此而爲文章。其語必肅殺。其聲必淅瀝。其理必慘覈。其道必大轂。萬無避免之理。後世言治。往往其過於文。以文則弱。秦代無文可自。其亡比好文之朝尤速何哉。漢文之所以環瑋何也。漢承秦之後。其懲敝而尙文。故表章六經。一時之功德符瑞。洋洋深廣慘滂沛無量。當時之人。固自以爲入皇域。踰唐虞也。其氣象大異於戰國之馳驟。秦代之愁慘。而其發爲文章。浸淫欲及於古。美盛德之形容。發幽情於古思。郁郁乎。恍恍乎。振古以來。所不多有也。而詞賦一體。承屈宋之後。大昌風。金鱗互聘。玉轡並馳。喻美而詞壯。勸百而諷一。若珠之結璣。若玉之疊璧。以瑰瑋二字當之。固不嫌其過也。氣運之盛。以此爲極。雖不足媲美六經。而實足以俯視百代矣。晉魏以降。學趨釋老。爲清談則有餘。

語至道則不足。不能拆衷聖賢之言。世入六經之中。而徒以眩華門麗。抽黃對白爲能事。於是文章與道理判然兩途。幾乎毫無關係。其卒也。欲穿明珠。多貫魚目本之不存枝將焉附乎。此其根本錯謬。必不能不變。要知文章究爲有用之物。非徒爲觀美也。使爲觀美而已。則世界之上。子女玉帛。宮室妻妾。比之文字。又何如乎。何必舍彼之實。求此之虛。兀兀然。勞神而耗氣乎。有識之士。必不其然。六朝之時。文章何以如此靡曼。曰此正所謂氣運使之然也。自孟德之後。纂弒相仍。先王崇化勵賢之深意。實之於文。鑄之於學之微微旨。於是乎窮。一時風氣。廉恥蕩然。間有一二有志之士。不從流俗。不合汚世。亦必爲當途所不容。其幸者如管寧皂帽。隱矣其身。其不幸者。則如孔融輩之死死非其罪。被惡名。久而久之。風氣承變。成爲儉儒轉脫。無恥而忍。詬之習。此亦如此。彼亦如此。朝以此爲言。慕以此爲文。褚淵沈約之流。孰非文士乎。至其盡性。終未盡泯。是非之心。終不能盡泯於是有托而逃。務出於名教之外而後快。乃託之老。託之莊列。託之釋氏之教。丹雱同價青冥可期。亦一快也。其心既如此之慎。務出於認欄會如之伎。則立身必謬。而立言必誤。有營營逐物之心識理皆昏。進則荆棘。退無據守。故爲章不復能以聖賢之言爲言。惟有獵詞華。漁藻腴。爲天下後世之觀美誇耀而已。豈有他意乎。魏晉人好脩詞。脩詞乃屬者常有之事也。以子產之賢爲命必須潤色。以孔子之聖。亦曰情欲信詞欲巧。則詞之不可不脩也。明矣。



杜彌之曾不起草而書絹者。以其露布也。取速必用枚者。以飛書草檄也。使平日如此則是。捉襟見肘。隱靴無氈。而酬對於大庭廣衆之間。類乎不類乎。飄風不可以調宮商。巧婦不可以爲家寶。理原無二致也。以速見巧。以急取其成。詞旨焉能了澈乎。然則知詞之不可不修。而何非乎魏晉。魏晉之人。徒知修詞而已。他非所長。他非所能。安得而非。文章之體至廣。不止於詞賦而已。詞賦以詞爲主。故韻必協。取其有鏗鏘之致。藻必摛。爲其有照耀之觀。所謂文章道其好者。豈非皆實也。詞賦原以求詞之工。而古人尙能以寓諷勸。非徒爲華麗而已。屈原荀卿。豈非詞賦之祖。一則忠君愛國之懷。託芬芳悱惻之詞而出。一則名理雋旨之多。借一二淺語而顯。雖云詞賦。豈敵跬無用之言。結繩累瓦而不憚哉。蓋亦有所不得已。後人但知陳詞。不知用義。方之古人。有愧色矣。

修詞者彪於其外者也。積學者。飄於其中者也。二者本相輔而行。振聳雖才。非六。無以翔四海。學其乎。而詞其乎。嘗見宿學之士。以學自詡。高自位置。曰不肯緣飾無用之詞也。及乎一旦命筆。意滿口重。言殊不流。則太偏之過也。注於此者。往往遺於彼。造屋者。只知有棟梁而已。一切木巧之飾。盤紆刻儼之觀。均付之缺如。則與上古穴居野居。又何以異。非不能蔽風雨也。外觀不美。卽內居不安。又如人穿陋者衣。無隅差之削。冠無觚廬之理。出入於士大夫之中。有不斥爲奇服怪民者乎。凡物必盡飾。而又有其本質斯爲極美。所惡於六朝之文。非以其無飾。乃以其無本質也。六經之文。

本質佳矣。其外飾又何嘗不佳。渾然而往。遂然而來。非六朝人之刻木削楮也。必如是乃謂之中道。否則以起衰自命。擯六代之文。於不顧。一味平衍。闐然無色。是俚行入市。自詫儉德也。有是理乎。文運之升降。關乎氣運。固因時而不同。曰陽氣發

而鷓鴣鳴。秋風厲而蟋蟀吟。以感之不一。故鳴聲乃別。言語文字。得勿類是。常人情趨外。以此相高。則習之者既多。而工之者自不能少。上以是取人。下以是應舉。功名利祿。皆由此途而出。自唐以來。進士之科興。所以取人者。不出文章之外。詩賦也。策論也。經義也。八比也。體制相詭。孰非文章。自今日觀之。若以此取人。所當虛浮。安得正士。而當日人才輩出。爲國幹者。正自不乏。可知風氣移人。人才且在包羅之中。時過。境遷。則詆之若浼。囿於其際者。方以爲天經地義。舍此以外。別無所謂學。或以他途進者。必將笑之爲非人。而斥之爲野士也。上下傾靡。舉國若狂。好之既甚。則爲之以誠。往往聖者事業。賢哲經綸。皆由此而出。用與政通。體隨世變。物之情也。人之境也。道之至也。理之微也。皆可由文章一途求之。矩矱日以井嚴。言詞日以工巧。一時作者。秀出如雲。如天漢昭回。星辰爲之炳耀。鈞天合奏。鸞鳳以之協鳴。盛矣哉。文章也。他種學術。有得奪其席者乎。天下之事。盛之太過者。往往一衰而不可。文章一事。何獨不然。中國四千餘年。學術之盛。無不臻其極。而所恃以傳者。實不能出於文章之外。無論有何種專門學術。若非其人之有文。則讀者必將輕之。

。所謂雜學不爲儒也。芳播於清流。貴動乎丹旰。舍文以外。無自而得。適情游藝。未必其關於國勢。合於人心也。縱使區別品第。入神造妙。而其用究不能出於書卷之外。久而久之。無用二字。世間已輕輕加諸文士之身矣。此雖陶寫情靈。動合天趣。摸擬者人駭其精。推敲者必詡其至。亦不過藝林文苑之中。微有價值而已。安能得被生民。功施社稷。董正其道。神明其爲乎。文人之能。止於自爲。而無大益於世。於是世間之風氣。因而大變。前之崇拜文人者。今則顯然蔑之矣。前之自命爲文人者。今且曼詞推諉。以自別於衆矣。世風之變。一至於此乎。

### 文因氣運

明乎文章因時而變。則古法自不可泥。而時務萬不可不解。善爲文者。不拘乎時。得其宜以爲貴。故可以牢籠天地。彈壓山川。含吐陰陽。伸曳四時。紀綱八極。經緯六合。非所以爲誇也。筆力旣到。心志相成。固有如是之妙者。嘗謂千古通人。無論在何種世界。取其言論而誦之。未有不可通者。六經孔孟老莊申韓諸文其純駁姑不具論。而其爲通則一。在四千年以上。若預知今日。時勢之變。而先爲之法者。嘻異矣。下此歷代大家之文。如賈董之策議。鄭馬之經詁。馬班之史。程朱之理其爲言也。皆不必局於一代。非衰世濫學。苟徼名號。不知原始反本者。所敢望也。要其用心。如日月之懸於中天。覆露照導。普汜無私。承天地以爲明。形萬物以爲體。縱有浮雲之翳。豈有碍哉。若

夫牛隴之水。塊阜之山。登之未嘗不可小一鄉。泛之未嘗不可周里許。然過此則幾幾乎窮矣。萬物百族。技解葉貫。固非可望於尋常之文也。文人之心。苟不遠大。則拘其形。膠其心。安有遠大之可望乎。俗人爲文。不在識字著書。而好論工拙。搖消掉梢。攪德塞性。安得窺領乎天地。剖判於大宗乎。其工也。不過一二俗人譽之。高爵厚祿。以此爲階梯。所得者一時。所失者千載。賢者所退避。智識所不爲也。其拙也。一二人俗惡之。使之屯於遇。而因此謫落。其失未嘗不可懊惱。然所謂得者。亦能有幾何。詭成詭敗。要非中道。因乎時勢而得名。亦必因乎時勢而取名。形繫神泄。分然以物爲而文之本先悖。六經及諸子家言。皆非應乎一時也。蟠委錯紜。不可把握。因將與天地精神往來。而有以應萬物之變者也。趨舍指濇。在百世之下。猶將如指諸掌。而况并世當前者哉。後世應舉得名之文。柔弱以靜。舒安以定。未嘗不峻整有度。楚楚可人。而所言者。止於一事。爲用者在一時。推而廣之。則一無可用。若在異代讀之。則如秦人論越人之治亂。其渺乎其不相涉。近世爲文者。約分二途。其一用文言。其一用俗語。各樹一幟。不能相下。要皆自是而相非。矜矜然瞋目扼腕。惟恐旁人奪其席。而臍其截也。於是用古。之文章家。高自位置。曰。國學一線。非吾莫能担承也。及復鈎章棘句。矚目鑷心。常見之字。則屏之而不書。習用之語。則斥之爲俗調。或當胸而藝眉。成就體以植髮。駭人有餘。鑿心不足。此等文在古人之中。猶不多見。今以魁紀公絳守園池之家法。欲以曉

驚俗。爲有用之文章。寧可得乎。在蒼山石壁之上。煙雲明滅之際。得其一字。未嘗不視如蚶蜆之蚌。石鼓之蛟螭也。以之行世。庸民。功用必減。更有應時而起之人。矯枉過正。蹊田奪牛。以文之險澀。之足以蔽而眩世也。乃另立一法。純用俗語。不用生字。語求其易曉。理求其易明。以此種法度。取六經三代兩漢之文字。演繹而曲暢之。或胸有所得。可云創獲。而補古人之不足者。未嘗不可直抒所有。公之於衆。固亦人間之快事也。非其流弊。則亦不少。以爲之過易。則近於率。固而存之之意既絕。則可大可久之業。恐亦不可必矣。從來文字不止一種。以古人文論之。則六經周秦諸子。文之最古。不通訓詁則不易明。此純粹文言也。兩漢之文。縱云朴茂比之周漢。已爲淺率矣。六朝之文。文乎文者。而中無其質。如花樹離披。而無根莖。土化之滋。何從而得。付之飄風。徒增感慨耳。人但知六朝之文爲靡。以其言外無理。言外無事。從而爲之。可以見才。而不便於學。可以悅目。而不愜於心。如人相處。終日酬酢趨蹌。無一語之可以見性情。露肺腑。一旦有利害必將變色。有緩急亦必將不可恃。此趙才所謂止可一度作。不可他處更爲者也。謂之面朋。安能歷久乎。此六朝文之弊。夫人有知。然吾儕今日爲文。純用語體。要必中有所有。文言不能達。則後用語體以達之。文言爲衆所不解。然後用語體以釋之。若然則正可與文言相輔而行。其所見之理。所示之道。不能比文言之文高。則又何必爲許公之缺勢乎。要知學爲公然。文章亦爲公器。任何代

人皆可爲之。任何種好尚。皆可曲如其意。不必是丹非素。進宮徵而退角羽也。六朝時周人有柳虬者。作爲文質論。以當時論文體者。有今古之異。虬以爲時有古今。非文有古今。後文以爲知言。虬與一諷。並掌文案。一時有南府北府之稱。人亦云。柳郎中判事。我輩不復重看。其見重於當世如此。則其文章亦必有可觀。其論文之言。亦當然不謬。夫時無止。道無窮。古今特不過定其名耳。若夫文字。其形雖有篆隸等區別。其義則自古迄今。未能稍改。則連綴成文。千古如一。如布帛菽粟。自有火食衣服以來。其原質未始有異。不過所以裁制烹煮之法。小有不同耳。要取其宜身體宜口腹而已。原不必過於拘泥。布帛之色。隨人之所好。不能強天下以同色也。菽粟之味。宜人之口舌。不能強天下以同味也。色味之在文章。特其表面者。其精義至理。則猶以布帛粟之本質。千古莫之能變也。今人爲文。已之所能。則強人必從。已所不解。則戒人以速避。好惡不於其公。則文字之中。亦有宗黨也。其裂道卽理。爲何如哉。今平心而論。文言與俗語。各有各之用。將以傳世行遠。砌之金石。書之砌帛。鐫之碑板。則文言爲便。倘呼鯁隅。而號摩敦。在當時則可解矣。傳之後世。時移俗易。相去久遠。俗語之在章。將如鯁之在喉。恐必難讀難解。其艱深棘刺。又倍於文言矣。使如毛詩之箋註。而後可以示後人。則何如仍用文言之較爲省力。若夫曉也之文。原貴明暢。已有一義。將以示諸國人。已有一事。方將喻諸同輩。而專用文藻。使之眩亂燹煌。使人迷惑於其詞

。將不復循道義知其事。欲以致用取效。不亦難乎。博士賣驢。一券三紙。吾恐誤會之人必多。爭訟之事。將因之以起矣。何益之有。今日學科甚多。得之於他國。必假吾國之文字。以爲宣達。倘仍用舊式之文。則古無此理。而今有之。古無此事。而今有之。將以援引比附。必窮於術。不立新法。其何以濟。此文所以因乎氣運而變遷也。

### 文體文指文趣

羣書考索曰。韓歐得其體。而尺度傳。周程恆其指而戶庭闕。韓歐二三君子。會其趣而流派衍。按其所論。局於一時。或限定某人。非通方之論。亦不足爲知道之言。學者卽此三端而求。則會心者自然不遠。若必謂某人得文之體。而無指無趣。或得其趣與指而無體。均膠拘之論。非可以於大理也。世間俗儒。信其情而加減。有諸已則求諸人。無諸已則非諸人。是猶行軍者。累石爲營。折草作旌旂。縱能布置行伍。儼有其勢。而以之應敵。亦無往而不撓敗矣。要知三者爲文中所當有之事。如人之一身。器官百體。精神意趣。表裏相成。若去其一。則體爲之傷。神爲之滅。上駢之生耳目。桑林之生臂手。原無所輕重。當用耳目時。則耳目爲重。臂手爲輕矣。當用臂手時。則耳目爲輕。臂手爲重矣。所謂遞相爲君臣。遞相爲臣妾。言其雖相背。而不可以相無也。體不備。謂之不成人。其在文也。亦謂之不成文。故體在文中。似乎極重。何謂文之體。小而一字一句。中而一段一節。大而一篇一章。其結合組織。要宜完備。而自有其法。屈伸

俯仰。抱命婉轉。不可須臾而離。人之生命。以何者爲要。其要蓋不外於軀體。精神縱敗。苟軀體完全無傷。則加以昌陽。引以參耆。滋其榮衛。尙有興奮校壯之日。拘罷矩折。固不足以傷大渾之樸也。倘於神趣盎然之人。而使之斷脰折脛。體之不備。則生命未有能保者也。此體之尙備者一。又以利用而言。樸 小木。所以可用爲狽猿之杙。而不可爲棟梁之用者。以體之細微也。若伐梗楠豫章。大可合抱。橫可十畝。從而 梨之。則或爲柱楹。或爲桶椽椳披斷撥椽爲用萬方。而未始有窮也。非體之大。孰能如是。今人爲文。動曰有用。體旣不大。其用亦必小。體旣不備。其用亦必不完。觀於此。思過半矣。

明乎體之於文。不可不立。則心有所主。人之爲文。當其未落筆時。章句篇目。早宜審詳。及乎側理纔舖。不律一奮。福德之雲。從指端而出。三峽之水。向毫端以流。尙安所滯碍哉。世有聰明絕特之士。未嘗不能作雋語。得妙理。取快一時也。而零篇斷錦。不成報章。體之不備。雖有附麗之長。亦將如飄風一過。無迹可尋矣。

楊素嘗嘲柳調曰。柳條通體弱。獨搖不須風。此雖戲言。而體弱如柳則不能耐冰霜。若長松千尺。拔地而起。倚天而立。焚輪之風。曾何傷乎。文之體當如松之耐歲寒。不當如柳之搖風而早凋也。以文章論。六經百氏。漢魏之文。方之草木之體。其猶冥靈大椿長松勁柏乎。六朝之文。其猶三春花木。未嘗不靡曼。風雨一至。零落隨之矣。唐宋之文。其猶白榆歷歷。旣殊松柏。終勝蒲柳。若夫託理學之名。無明道明理之實。則朽木



枯株。婆娑而生意盡矣。至明人學秦漢。學之不至者。將如剪裁爲花。有色無澤。有態無香。其木之槁暴取厭。更不待論矣。此不可不辨。文體如人身體然。必有以養之。則一旦應世。乃能不虛朽。否則發疾滋害。使帶淵墻而能起。扶屏風而不仆。勞作終日。亦必難以支持。且人之性情不同。好尚各異。則行文之時。時以立體者。要取其便於已。而有裨乎道而已。文之體雖多。不外駢散二者之界限。散文以單行。駢文以雙舉。皆體也。猶人之身頭爲隻而手足爲雙。雙有雙之用隻亦有隻之用。固不相犯也。文亦猶是。使徐庾而爲韓柳則其皓色必失。使韓柳而爲徐庾。則真氣必減。何者。體之不便。固不能強舍所學而從人。以自蹈進退失據之患也。才氣逞之於偏。聰明用之以臆。體先有所不立。則駢散兼行。惟其所便而終有不便者在。以頭代手足之用。以手足代頭之用。兩用俱窮。安有所利。故欲行文。必先辨體。識古書之正僞。明古人之趨向。內而自揆於吾之所學。擇其善者而從。體既能立。則文章庶幾矣。文體已具矣。此外尙何所須乎。曰指而已矣。指者何。意之何向。心之所之。可以別美惡。辨是非。定從違。以爲已則。以爲民極者也。宋書謝靈運傳。稱相如巧爲形似之言。文固長於情理之說。情理二端。人生日用。所必不能少。故行文之中。亦必不可乏。孟子曰。無是非之心。非人也。一篇之中。千言百語。固一極崢嶸樸茂之觀。而心無準的。則是非必有所不辨。是人之所非。非人之所是。不出於世之理。不合於人之情。蠢如鹿豕。罵如山膏。人將

以帝江無竅。鼎鑿無耳譏之。方疾惡之不暇。誰肯讀其文。而刮目相看。稱心以待乎。畫者謹毛失貌。則必不得其形似。射者。儀小遺大。則必至弓撥矢鉤。文章之中。而無意指。則何以詔人。何以明己之志。此萬不可者也。人好文。不知積理。徒以文爲文。是猶庖人治庖。鷄鴨魚蔬之不備。而沾沾於一醬一鹽。縱使工於調和。吾不知食之者何以爲飽也。文中而無意指。扶質以立幹者先亡。又如匠人之架屋。不求大木。朽敗盈堆。惟知鏤雕琢。滄游滅瀆。未嘗不可觀。菱杼繪抱。未嘗不可異。詭文迴波。未嘗不可愛也。及乎狂風暴雨一至。將有棟折榱崩之患矣。若然縱芒繁亂澤。巧僞紛乘。定非文章之佳構也。終身拘此種境界。則必無可稱。王世充訓人多至萬語。而人心不服。且不爲之改過者。以其所言雖多。無指可尋也。故曰多言數窮。不如守中。守中而與道相會。則其指既得。文斯有本矣。汲汲可推。則從而推之。揭揭者可擠。則從而擠之。信能如是。則用力必多。而成功必多。得其機。而其指乃見。其文亦易爲矣。吾人所苦者。文無指而已。如行路然。其趨向有一定。縱使萬里之外。或百舍重繭而能至。或魚鳧蠶叢而莫阻。或梯山航海。亦不覺其險也。問其何以能此。曰有指而已。若汗漫無定。任心而行。曲拂徘徊。容與徘徊。吾恐十里之遠。亦終身不至矣。是何者。存乎中者無定指。則行於外者無定跡。掘非九仞。而不及泉。尙猶爲棄井。何況不及九仞。盈尺而止。膚寸而休。則終身將無水可飲。其不爲坎井之蛙所笑者幾希矣。文何

以帝江無竅。鼎鑄無耳譏之。方疾惡之不暇。誰肯讀其文。而刮目相看。稱心以待乎。畫者謹毛失貌。則必不得其形似。射者。儀小遺大。則必至弓撥矢鈞。文章之中。而無意指。則何以詔人。何以明己之志。此萬不可者也。人好文。不知積理。徒以文爲文。是猶庖人治庖。鷄鴨魚蔬之不備。而沾沾於一醬一鹽。縱使工於調和。吾不知食之者何以爲飽也。文中而無意指。扶質以立幹者先亡。又如匠人之架屋。不求大木。朽敗盈堆。惟知鏤雕琢。漪游滅藻。未嘗不可觀。菱杼繪抱。未嘗不可異。詭文迴波。未嘗不可愛也。及乎狂風暴雨一至。將有棟折榱崩之患矣。若然縱芒繁亂澤。巧僞紛乘。定非文章之佳構也。終身拘此種境界。則必無可稱。王世充訓人多至萬語。而人心不服。且不爲之改過者。以其所言雖多。無指可尋也。故曰多言數窮。不如守中。守中而與道相會。則其指既得。文斯有本矣。汲汲可推。則從而推之。揭揭者可擠。則從而擠之。信能如是。則用力必多。而成功必多。得其機。而其指乃見。其文亦易爲矣。吾人所苦者。文無指而已。如行路然。其趨向有一定。縱使萬里之外。或百舍重繭而能至。或魚鳥蠶叢而莫阻。或梯山航海。亦不覺其險也。問其何以能此。曰有指而已。若汗漫無定。任心而行。曲拂徘徊。容與徘徊。吾恐十里之遠。亦終身不至矣。是何者。存乎中者無定指。則行於外者無定跡。掘非九仞。而不及泉。尙猶爲棄井。何況不及九仞。盈尺而止。膚寸而休。則終身將無水可飲。其不爲坎井之蛙所笑者幾希矣。文何

以貴乎有趣。曰。人之所以爲文者。非以自苦爲極也。又非如虫食苦。而以爲甘。強天下從同也。必其盎然之意。積於中者至厚。故發之於外。光輝發越。有不可以言語指數之者。此種意念。存諸其心。沖淡融和。雋味淵永。如飲醇醪。如味橄欖泊乎而無爲。澹乎而自持。本不必須人之知。亦不必祈人之見也。顧所蓄者多。則偶然流露於外。或爲言說。或爲文字。沛乎淫淫。般乎裔裔。雖欲阻遏斷絕。其勢有所不能。於是天趣所至。筆端爲之湧湧。其爲文章也。不特同時人愛之。即異世之人亦愛之。不特同道之人愛之。即道不同者。亦莫不愛之。不特中國之人愛之。即殊方異士。言語不通。專憑文字以移譯者。亦罔有不愛。問其何以得是。趣之所極。固可必古今中外。天下後世之人。無不同心理也。試問吾國有文字以來。誰能當此。曰莊周一人而已。莊生之文。說理不必盡是。施用未必盡得。荒唐不經之處。未嘗無有。不可解。不可通之言。亦不必曲爲之掩蓋。吾人稍具常識。筆路成熟者。無不能罵之。而卒無如彼何。樂其誕而自小習。其非而爲是。因比比皆是焉。試問莊生。果操何術。得天下萬古之人心如此。曰。不外趣之一字而已。夫長松千尺。非不高也。而森然氣象。令人終有不快。三春桃柳。其品格何必高。而垂條扶疏。落英幡纒。可以怡人之耳目。暢人之心志者。非以其趣之無窮乎。神龍之在天也。螻蛄委麗。蚪蟻宛孌。低叩天驕。詘折隆窮。吁可畏乎。固極駭人也。然於其大浸稽天。性命呼吸之時觀之。終不如濠梁之上。半池淪漣。游儻白小之可玩也。

甚矣哉。之在人。所關甚大。好惡得失之間。往往視之以爲別。夫飲酒何如食粟。既不可以充腸。又不可以爲飽。然文人墨士。不以此易彼者。亦趣爲之也。靡顏膩理。媚媚此豸。可以耗人之神。昏人之志。而賢賢易色。終未能易者。亦風人情趣。深痼而不可移。勉強有天驕之。每以潰決。不如以文章之趣。道德之味。漸漬潛移之。積之既久。則未有不可易者。若以苛碎爲考据。以空疏爲理學。則終身夢不到此境矣。人之生於世也。多樂生而惡死。生何以可樂。非以其有趣乎。生而無趣。如槁木。如濕灰。則烏陵仲子。豁刻自處者。非達人之所甘。乃一般庸俗之士。名教中本有樂地。不肯久處。則走入魔障荆棘叢中。以自詡爲知道。嗚呼使道而若是。人又可貴乎有道也。善於求趣者。可以養生可以盡年。雖至道家符水禁呪陰陽歷數天文藥性之類。皆可以寄吾之性。寓吾之情。恬淡爲心。不儼不味。凡天下之所謂學問。所謂事業。皆可以永其趣。如其不然。卽周孔之重儒教。莊老之貴無爲亦將如李謐所謂買聲兒者。究有何味乎。文章一事。非以爲人。乃以爲己。不善用之者。徒損心神。彼善用之者。乃益智慧。雖玉清金液。雲丹石髓。亦不是過也。俗人之言曰。文貴有用而已。夫有用之用。不加以無用。爲用刑政兵戎。所言者。效在一時。過此則等於芻狗。達士之言。沛如藹如。大義之方。萬物之理。無不可以盡窺。其道既大。其用乃多。導丸而述聖。達時而矯俗。正不必棲隱虛岳。去彼空谷。始足以言趣。在文之中。亦固有之。

文中之有趣者。正

不必滑稽亂俗。如沙苑之老子像。笑破蠕蠕。而後謂之有明效大驗也。卽日作莊論。日爲正言。說之亦可以解頤。讀之亦覺有會心也。天下之事。千態萬狀。古今之理。浩渺難窮。在尺幅之間。數語之內。在復循誦。軒豁畢呈。外可以達於目。中可以了於心。以之應事。事無不理。以之立身。確有準則。前有所疑。遇此而氷采釋。後無所從。得一言而決其爲愉快也何如。文章之無趣者。在已落筆時。已落筆時。已覺其附贅。在人傳觀時。吾旣覺汗顏。而彼已爲之不憚。彼此兩窮。其趣安在。古人文之傳者。必其人爲真人。爲至人。所詔於後世。啟夫後學者。皆卓然可信。而的然可從者。否則必無從取信。而其趣亦僅矣。無論讀何人之文。必有所得。其趣乃生。使毫無所得則其必少。在爲文有所蘊蓄。讀文者乃能有所獲而生其趣。捆載而往垂囊而歸。則必無趣可言矣。詞賦一類。本涵泳性情之作。非有趣則不足以立。好用苦心者。極意於刻劃殫心於文飾。精心研究。或墜坑坎。每一沉思。自不聞雷霆之聲。爲之可謂誠。而嗜之可謂篤矣。而玄妙機巧精微之處。翻不能得。可知文章天成。妙手偶得之語。信爲不虛。蓋文之中。有用力始可以得者。學也理也。學何自而來。要必於書卷求之。書者汗牛棟。非一帙可貯。一目可畢也。識之旣明辨之旣清。學方有門徑。若不以勞。未有能獲者。理者是非得失之謂。得於學業者半。得於閱歷者半。故能倡而不和。意而不戴。鑒之無差。持之也乃堅。以上二端。苟不加以力。出以誠。而純任聰明才氣。如說文繁繡。

弱絢羅紈。於三冬之時。服之行萬里之外。未有不凍僵者也。管籥跣躄。徒步而行。亦未有不仆倒者也。懷文造宿鐵之力也。燒生鐵之精。以重柔鋌數宿而成剛。以柔鐵爲刀脊。浴以五牲之溺。淬以五牲之脂。斬甲始可以過三十札也。使鍛不如之精。安得鋒無匹。水截蛟龍。陸剽犀象乎。此必不可得之數也。其由涵養而出。不以用力而至者。則亦有二端。情也。用也。文生於情。其發也爲趣。曲光之海。清涼之池。自有一種幽閒適之致。挹江倒海。亦不可以得之。情之所發。趣之所成。亦猶是耳。求之而不可得。不求轉可以至。問之萬物。萬物不知。問之一已。一已亦不知。雖然初非固而至也。譬如掘地爲井。可以出泉。天下之通義。然沙鹵之地。決不能應手而出泉。猶之無學之人。亦必不能。涉筆而成趣也。人之患。莫過於無真性情。所爲文章。徇外爲人。有所利用。有所企圖。刻意求工。展轉假借。下筆萬言。與一已毫無關係。瞭然能視。澀然能聽。道與之貌。天與之形。固不得不謂之人。而昏迷於勢利。誘慕於名位。其性情已卑鄙而不堪。其天真。又焉能清澈乎。故人之之於情。情之於趣。趣之於文。猶萍根於水。木根於土也。一有所離。將失其性。而無以爲生矣。總而論之。體也。指也。趣也。三者。實當並重。廢其一。則官能盡釋。而不足與爲文矣。如人耳目口鼻。各有各用。不得輕重於其間。焉使傷其一。則人精神爲之越。聰明之眩曜。澹淡而紛屯。邪氣襲逆於中。煩醒而噓。五倉結臙於內。惕惕怵怵。將不能一日以安矣。文章體之

關係。其重正不殊此。體苟不完。則失之於苛細。失之於碎雜。如零繡斷錦。縱使光華柔軟。必不可施之以金粟之尺。加之以並州之剪。製而爲服。以光軀體也。見聰明特達之士。出語甚爲雋永。析理甚爲精密。爲安石碎金尙可。方之盈握之珠。盈尺之璧。則大有遜色矣。流言飛文。何以可賤。非以無本之故。無體之故乎。文體不備。而多其指。饒其趣。是猶花木栽於沙石。上有枝葉之繁茂。而下無土化之培植。其槁暴也。固可立而待。諸子之文。其指極遠。其趣極饒。而體不如六經之宏大。學者能以六經爲體。參以諸子百氏。魏晉以降之文與詩詞。總總離合。陸雖上下。庶幾體用悉備。理趣具足。孤遊六合之中。馳驅文囿之內。何所往而不自如乎。人但知此三者之足重。而不知循其本。則知猶未知也。其本者何。不外學而已矣。事而已也。物而已矣。欲立體必先博學。天下無不讀之書。而識其正僞。別其純駁。善者從之。不善本政。久之真積道熟。而大體自不能不出於正。雖然人之有生。必蘇揆世事。而分乎白黑利害。其從其違。其爲其不爲。而吾之指以見。如行路然。指東則所行者亦東。指南則所行者亦南。使其指莫定。則進退猶豫。去住何所。縱得休越下脫然而喜。亦必喘息薄喉。鹽汗交流矣。安能達其程途。朝發夕至乎。人有耳目。不能無所聽。無所能也。用耳以聽則天宇間有無限發聲之物。用目之視。則粲然呈形者。又正復不少。欲茫茫沉沉。而不與物相弊掇。非逃空虛。其焉可能。故金石絲竹固生趣也。而天風海濤。鶯歌燕語。趣尤至足。



錦繡組。固生趣也。而山光水色。花木禽魚。趣尤孔多。惟在人領悟之而已。豈在外乎。文章之敝。多由於三者之不備。無體則倚魁不全。如支離疏之倫。雖云。攘臂而遊。鼓箠。播精而食。終不如天器完全之人。之較爲快樂也。無指則滿紙煙雲。一過而模糊。讀者猶如未讀。作者幾等於不作。然則又何貴於明道。何取乎析理。敷演真法。則通會妙心。幾幾乎窮矣。無趣則兩間之內。不可一日以居。弗與生相隨。而與死者同路。吾知其爲大愚。不履康莊。而覓羊腸。吾知其爲大惑。其終身不解。冥行坎陷。固意中之事耳。嘗謂文章之無指趣。不能變化者。昔日考試之文。與今日應酬之作是也。每一念及。則令人心目爲之不快。不能不爲。不爲則無以致通顯。不可不爲。不爲則無以順人情。將以輯甯人和。刊正儒範。經天地而緯禮俗。不誠難乎哉。文者性靈之所發動。出之自然。應之無心。乃可以有妙指。有深趣。今吾爲文。如遭者之受責。心既畏縮。氣猶選懼。以言其指。則以古人之指爲指。以時人之指爲指。古人之所言。吾始敢言。時人之所好。吾始敢爲。其不言者。其不好者。吾雖深好之。善言之。亦有所不敢。若是。安所謂趣乎。世之好爲趣語者。乃滑稽之類。優孟之倫。常爲厭取之乃致憎以此爲趣。不幾謬甚。如鄭道言戲邢之才爲師公。之才曰。旣爲汝師。又爲汝公在三之義。頓居其兩。又嘲王晰姓曰。有言則註。近犬更狂。加頸足而爲馬。施角尾而成美。盧元明亦謂之才曰。卿姓是未入人名是字之誤。之當爲乏也。之才答曰。卿姓在上

爲虐。在邱爲虛。生男則爲虜。配馬則爲驢。若是之類。語未嘗下涉趣也。然一出語。則遭人畏忌。此人一入座。則滿室爲之不歡。彼方乘人鬥捷。以逞其才辨。而傾排忌人之者。已張齒牙而思咀嚼齧之矣。果何益之有乎。好作此等語者。自以爲有趣。在人視之。則以爲極無趣。置夷途修路而不走。反曲尋夫襄岸峻嶺。若是者。得不謂之大愚乎。人常以作趣語爲念。則舉止佻巧。其心不固人見其面。則他他然不欲。猶復潤翻其口。刺促而不休。方保身之暇。而何以爲文乎哉。

爲文之法。意難於詞。意苟不屬。卽有千言百語。亦如散錢之委地。而收者無人。亦徒見其狼藉而已。庸有益乎。指者。意之所向也。糾繚稟抖。惟其所示。詞則奉令貫行。不敢或違。如臧獲之於主人。一得命令。則奉承恐後。蔑蒙面踊踴。飛騰而狂進。非特不敢有違言。亦且不敢有難色。然必主人意指。所發者正。有以大服於其心。而後惟其所使。無不如志矣。若主人之怡趨太卑。趨向不正。則僕婢亦忿然作色。反唇相稽。不特不肯爲吾用。且必有不肖之心應之。理所必至。勢所必然也。在文章之中。其困難亦猶是。發一意也。而不學於事理。不周於大用。或涉於迂緩。拾古人之唾餘。或近于謬妄。爲時流之凡庸。一經落此窠臼。則難以自拔。魔障重重。不可響邇。求其煥然霧除。霍然雲消。不幾難乎哉。故意指之高下。存乎其人之學。亦存乎其人之識。無有有學而無識者。讀書萬卷。但知求其文字。文字所以之意。一毫不解。古人之精理名言。何從入其胸中。生其心裏。達其筆端。

乎。不能以書之意義。正吾之宗旨。則思之所發。求其不陋難矣。古人文意。惟其有名理。所以有奇趣。而體以完備。三者相亘而成。先由軒輊於其間也。世說新語曰。諸名士共至洛水。戲還。樂令。問王夷甫曰。今日戲樂乎。王曰。裴僕射善談名理。混混有雅致。北齊書曰。高祖。杜弼帶三十驃騎府長史。弼性好名理。探味元宗。自在軍旅。經從從役。陳書曰。張譏天嘉中。遷國子助教。時周弘正在國學。發周易題。弘正第弘直亦在講席。譏曰。今日義集。辯正名理。雖兄弟急難。不得有助。按古人所稱名理二字。不一而足。蓋魏晉人行事雖無可稱。而善清談。文章亦復秀發。自然有幽趣。有妙理。有妙旨。有微詞。所謂古人之非。賢於今人之是者。正謂此等處是。吾人深味其神致。而追踪其用心。則發念自爾清超。構詞亦復閒雅。雖欲文之不公。亦不可得。若理障滿目。言不知其所指。人云亦云。聊復耳爾。不得其趣之所至。文斯爲下矣。自來屬文者。但知以滑稽亂俗爲趣。而不知正言莊論之趣。爲尤永也。但直質確其詞。發露無遺爲指。而不知雍容揖讓。含蓄不盡。其指比較。尤爲深至也。何以言之。趣語一涉滑稽。則文體已不矜嚴。每出一語。哄堂絕倒。軒渠大笑。快於一時。過此則少味矣。且因而生厭矣。如指柱之不能控引。安得手把而有之乎。善爲文者。能於正言莊論之中。寓夫無窮之趣。使讀者初若不自知。久之則好而不能舍。既好其文。則文中所有以藏。愛屋及烏。因珠貴棖亦無不好之也。淵雲之妙墨。嚴樂之筆精。大概不出於此。

義理之趣。趣更深遠。其得之也不易。百其求未必有一之得。既得之後。則拳拳服膺。而不敢失。文之妙處。不苟言明道而已。必有其所以明之之法。六經諸子之文。未嘗以明道相標榜。而語語皆是道。卽其一語亦有無窮之道在。仁者見之謂之謂之仁。智者見之謂之智。百姓日用而不知。故君子之道顯。而萬事之用明。此不專爲明道。而道無不明。不必語語涉趣。而天下趣永。正無有過於斯者。厭癡賤隸。何足以窺其際。而測其所以然哉。指何以貴乎含蓄。曰天下之理。無窮無盡。人之視之。亦各有不同。此以爲是。彼以爲非。必聽其人之自求。而不可武斷強制於其間也。引之而不卽發。主之而不甚力。揭發其是非之原。曉之於衆。則衆人相悅以解。何至有格批枕。相斫相悖之禍乎。命夫萬事之踈躡杖舉。百事之枝葉條幹。旣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經營。則其是非美惡。固當聽之於衆。不必堅爲執持。亦不可過爲主張。總使意指極是。志在必言。亦須外審時勢。內度己能。見可而後發。因難而卽止。含蓄於中。待不得已而後言。則其氣象。自非俗人所能及。以堂堂之陣。列填填之旗。修德於身。待時而動。何不利之有。此含蓄之效也。非然者。叫囂喧鬧。以言論駭人生事。於平康之世。其文之行世。其初必受人誇耀。因以得位。亦不難。久之無一語之能踐。無一事之可行。其指縱多。適足成爲贅旒。所指而不當。反不如默默禁聲之爲愈也。

神思

自劉彥和以神思爲文章之關鍵。後世論之者。遞相祖述。以以此二字爲文中要素。馭文謀編。詞藻。皆迹象之可尋者。人既能是。我亦人也。何獨不能是。古人能是。今人亦人也。何獨不能是。飛衛之學甘蠅。逢蒙之學后羿。盡其道。得其秘。固非特異之事。孟子有曰。能與人規矩。不能使人巧。今就文論之。矩規者。卽篇章字句。可以迹象求之謂也。巧者卽人之神思。各有不同。父不能以假於其子。弟不得取之欲兄也。從同者。人人得而沿用從獨者則非人人所得。而妄擬也。思者心之所之。心之所之。其馳甚於風。故莊子有蛇變之喻。眩目之憐。助萬物之至速者。莫過於心。形之所不能到。心獨能到之。吾坐斗室之中。而思及天下之事。居然獨照數計。如在目前。其敏捷爲何如。古人已往。變成劫塵。水不可以倒流。時不可以再返。是古今人萬不能相及也。然以書契之故。卽之思索。古人之性情事績。居然可以摸索而幸得之。甚哉思爲用之大也。

○ 神者何。卽精神之謂也。人之有生。以其神王。人之隕滅。以神之竭。故養生者。必自養其神始。自古聖賢。含微體極。通志成務。探蹟索隱。鈎深致遠。成大功。享大名者。皆以其神之全也。後儒不知此義。不求之於內。而專求之於外。不盡在我。而責難他人。於是羽陵之靈迹。嵩山之落簡。紫台之秘典。綠帙之奇。搜羅畢貫。應有盡有。而天刑桎梏。反因之而加。聽榮皇惑。又何由得免。故善讀書者。可以益其神思。不善讀者。神爲之累。思爲之滯。吐言不能辯潔。聽受困之而疲。究有何益乎。故博

學多通之人。必得其壽。自來大儒百歲之下。六十以上者。代有其人。竊疑彼攻苦如此。身體必弱。何以得者。臺之徵乎。不知彼以學自養。不以學自害。故能若是之壽。彼世俗小人。位賤尙輦。權輕飛羽。而亦僥然爭之。患得患失之念。橫互於中。則神思交受其損。連綿悖已。何以引年。學者則反是。是以壽。明乎思之可重既如此。則所以養其思者。必有道在。疏瀹五臟。澡雪精神。固爲無上之法。而積學儲寶。酌理富言。研閱窮照。馴致擇詞。尤爲不可少者。積學者何。人而無學。則其思也。浮妄。聰明俊發之士。動以卷軸充塞。泊沒性情爲言。以遂其好逸患勞之私念。此大謬也。天下安有不學而成之事。知學有時累人。則務去其累。而得其益斯可矣。因飲之偶醉。則從而禁酒。因食之偶。則從而厭食。是懲羹吹之爲。固君子之所羞稱。人而不學。則其思也。必至於無忌憚。浮明鑿智。矜矜自豪。必至不信古人之言。而譏云通當世之務。事事欲以意爲。澡切相從。不顧利害。其爲禍。有不可勝言者。其初也發於一念。自謂爲創獲之奇。方以古人所未曾夢見。今我得之。則我之思想。當然比古人爲高。此種意念。既發之於心。則成之於言。筆之於書。其偶驗也。則自信愈堅。自託有過人之識量。而不知爲適然偶然。初非吾穴隙之見。所能料及也。其不驗也。則歸咎於今非其時。欲俟諸百世之後。從此扼腕自豪。攻大磨堅。沛然莫之能禦矣。或曰子之爲此言。是甘爲古人作奴隸。而天遏思想之進步也。烏乎可。曰吾豈敢然。劉氏積學儲寶一語。子曷不深味

之乎。積學而發之思。千變萬紜。惟其所至。莫非實也。儲之胸中。或藏之文字。趨舍指濶。固無所處而不當。劉氏非欲人之不思也。與其師心自用憑臆高談。以至欺而炫世。使人見之者。上智則笑其妄。下愚則蒙其誤也。何如慎而發之不思則已。一有所思。則穆穆隱隱。窮天地之鴻洞。亘古今之蟠委錯紜。胥莫之能外乎。周公孔子。善發思者也。不思則已。思則於天下生民。萬古倫紀。卓然有關。幾乎事事著實。語語可行。縱使時代變遷。形迹名號。稍加改易。其精理卓識。固無時而可改也。此之謂正學。非善思而能如是乎。吾人以周孔之學。爲立身之根抵。則所發之思。亦必本諸此而動。積學之人。其氣深穩。其心平正。不墨墨以徇俗。不。觚而自異。要以拾遺補闕。撫世利民。爲懷。積學之思。固當然如此。思之發也有遲有速。而人之臧否文之佳惡初不在乎此遲者未必拙。速者未必工。反而言之。遲者亦未必未工。速者亦未必皆拙也。要在其人。之才識學力而已。劉氏所引揚雄。桓譚王充張衡左思皆思之遲者。固不得謂之拙。若淮南枚臬。子健仲宣。阮瑀彌衡。皆思之速者。亦豈得謂之不工乎。然則思無論遲速。要以工爲主。使其拙也。速則潦草。遲則拘滯。皆無一可者。使其工也。遲則審慎周詳。速則風馳雲湧。各有一種長處。而不可淹沒。固不必以拙速自矜。以巧遲見詆也。如治味者然。使調和未至。卽熊白亦平平。使煎熬得宜。卽家蔬亦珍錯。不以其名乃以其實。文之遲思。亦猶是也。真能文者。名士自有其真。而舉動不出乎僞。平平如常。萬事

亦理。才既過人。學尤深至。故有若是之效。乃有慕爲文而不知務者。習牙未生。心機已動。不求之於內。專飾之於外。掉頭弄姿。實實作學子之態。已屬可厭。加以售已而非人。貌外而矯中。譚揆挺桐。無所不至。而其命筆。則正襟危坐。莊嚴鄭重。有不可侵犯之概。曰吾以運思也。舉座爲之不懼。有妨少年戲笑。亦何爲者哉。要知神思之養。在乎平日。而不在于臨時。使其寬明和潤。優游躊躇。不矜不爭。不詭不陋。愛其身者甚至。則所以保其神者甚全。體魄既盛。膚革充盛。其氣既舒暢而不局曲。其志亦振奮而不萎靡。則其行文也。如禹之治水。行其所無事而已。焉用矜心作意。丸挺彫琢。刻鏤而鑽笮乎。平無營。心閒手敏。存養之功。苟能若是。則行氣如虹。安回徐邁。於不經意之中。而神思自然健旺。左之右之。無所不宜。叢集累積。不知其何以若是之多也。騰躍競趨。不知其若何而變也。陵縱播逸。如鷹之脫羶虎之在山。一發而不可制也。宛轉相糾。如龍之在空。蛇之赴穴。綿連而燕由斷也。如萬斛之泉。不擇地而湧出。快之至。亦奇之至也。人之神思。能如是之敏給。則修齊治平。無所不可。周公坐以待旦。仰而能思。何莫非鬼神來舍。化馳不測乎。而况區區文字。運思苟得其當。雖欲不工。不可得矣。慮疑慮定二者。實爲文之關鍵。天下之事。多半敗於疑。故曰需者事之賊。文特其顯然者耳。善用兵者。奇正相生。經緯相錯。而其機必在於決斷。使兩軍之士。裹纒坐甲。而虛實其測。隱微不知。縱有靈轉之秘策。玉帳之陰符。



亦將無用。反不如使制挺。張空拳者。有致死之心。猛進不休。斷行無疑者之足以取勝也。今之言兵者。動曰孫子十三篇。諸葛公十六策。以爲明是即可以用兵矣。而其書尙在。取之以悍患禦侮。恐未見其得。何則機不能斷。謀不能一。縱古法具在。亦無益也。文章與用兵。形勢似異。而其理未嘗不同。要其所以運用之者。不外神思而已。用兵者相時而後動。量敵而後進。見可而後取。知難而後退。何莫非思之於先。而後進退去取之於後乎。慮疑慮定二者。實爲一軍勝敗之機鍵。使其方甚多。而莫衷一是。其事甚疑。而不知所決。勝敗之術不明。變通之道未校。則存於已者正定。何暇至於敵勢之強弱。而其神既昏。其思亦亂。卒伍尙且不可保。而況全伍以進。堂堂之陣。張填填之旗乎。慮失謀乖。覆軍殺將。固意中之事耳。然則文章之成。必由於慮之定。文章之壞。必由於慮之不定。以軍事相擬。其幾斷可識矣。秉心養術之士。宜知所從。吾人爲文。不能無標題。在自己之撰述。其標題本由吾自己所定。故吾之思慮。已有一定。一切定義安章。宅句舒藻。運籌有素。有九年之蓄。無一日之不足。理則然也。故當其時意之時。落筆如風雨之快。逕路旣絕。烟雲通之。語所未到。氣已吞之。滔滔然如春。萬物欣然明媚。而可喜也。曠曠然如夏。萬物暢茂繁殖。而可游也。肅肅如秋。木落山空。千里之外。可見毫髮也。典凝如冬。森然氣肅。讀者爲之辟易也。其氣象在吾胸中。隨時而變。窮無窮。極無極。是之謂天解。儲與卮治。浩浩汗汗。其焉可測乎。

。以標頭便於已。措施惟其所定。故思慮亦不覺其遊疑也。若應世應試之文。平日無此籌備。未留意及此。如用兵者。間關竣扼。未設戍守。一旦敵來。何以禦之。此慮之不能定。而文之所以易敗也。劉氏又曰。臨篇綴慮。必有二患。理鬱者苦貧。辭溺者傷亂。然則博聞爲饋貧之糧。貫一爲拯亂之藥。數語頰中肯綮。在心而蘊積者謂之理。出口而滂沛者謂之辭。兩者一存乎內。一見乎外。而其轉樞而包括之者。則在神思而已。貧者不足。而溺者有餘。不足者。苦學之太少。辭溺者。患才之太多。學既少。則識見不充。而意蘊鄙陋。每有所作。心未嘗無思。而下筆無神。神不暢旺。則亦必耗竭。水之無源。木之無本。縱其扶疏浩汗於一時。槁暴涸竭。固可立而待。蕭瑟而可哀。憑弔而增感。學之不足。其理安得不鬱乎。理者扶質立幹。文中必不可少者。理不知而欲爲文。是猶無目而視。無足而行。跲跲脉脉。昏昏曖曖。竭蹶爲何如哉。理之於文。非不思而得。不慮而至也。必運神以得之。如罔象之求玄珠然。玄珠既得。何貧之有。貧者何。不足之謂也。食不足餬其口。衣不足蔽其身。皆謂之不足。皆謂以貧。貧則生無以爲養。死無之爲禮。君子雖不以爲病。然固窮可矣。未有引以爲樂者也。文亦猶是。處貧之境。必求所以不之法則庶幾矣。理自在天壤間。得之則可以爲富不得則不免於貧。亦如財之在社會。有能者易以爲得。不能不足以言守也。財未月不求而得者。人皆知之。理何爲獨不然。求之猶不可必得。而況不求者乎。吾之心。不能一時不用。

。善用之者。以之察理。以之審情。具於平日。用於臨時。其收也博。其發也裕。別輩越羣。亦固其宜耳。若飽食終日。無所用心。使心而真不用。則深於老莊之學者。惟止能止衆止。惟不動。能制天下之動。攝生而受氣。委命而順理。有何不可者哉。乃世人之心。其患不在於不用。而在於妄用。天之生人。附筋樹骨。垂稍植髮。固甚健全也。乃心用太過。大損乎人。不得厚利乎已。既無事功之可言。又無文章之意見。亦何爲也哉。亦卒也。神爲之萎靡。思爲之充塞。以之治事。以之立身。均在在可危。今以之爲文章。則理鬱者苦貧一語。必不能免。安望經紀天地。錯綜人術。明分殊事。俾色揣稱乎。必不可得也。詞溺者。何以傷於亂。曰溺於水者。人多知之。有能戒之。若溺於口者。人不知之。人不戒之。其溺比水爲多。救之寧可緩乎。文之有詞。猶車之有軸。屋之有棟。不能斯須去之。儉腹者。張口結舌。人皆有餘。已獨揭揭。其苦非所可堪。於是廣資省覽。以補不足。多取之而不爲虐。厚用之不損於德。如貨財然。黃標紫標。多至千萬。貴朽羅陳。自以爲豪矣。豈知用之不尙。愈多愈爲身之累。詞亦猶是也。多則亂。亂則不救。救則並其言而廢也。何以謂之廢。爲文而不能明道。談理而無由開朗。閉塞天遏。其誰不憎。束之高閣。固意中之事。必不肯視同珠玉。寶若球圖也。國家而亂。時曰非國。文章而亂。安得免於非文之譏乎。理之明。道之顯。事之通。學之用。皆文章之明。有以致其然。欲明必求治。求治必先去亂。故言辭之當裁剪均節。固

不可免。使榛糶蒙茸。荆棘塞途。瀾瀾滋甚。己何以自處。人何以安之乎。故劉氏深戒詞溺。比之不學。猶爲甚焉。博學之人。往往有此病。知之不難。戒之爲難也。然

則由此以言。詞不可以多。必於其少乎。曰。亦非也。詞而當。則千言百語。不見其繁。使苟簡膚廓。則雖十字。猶嫌其贅。才短之人。已本不好學而學又無從博。因妬生嫉。乃從而爲詞。以相中傷。不曰某也泛而寡當。則曰某也多言數窮。眩一己之長。則曰吾立不敎。坐不議也。吾爲不言之言。無形而心成也。美其詞以欺人。逸其心以自欺。久之。因逸生畏。由不欲多言。而不能一言。苟且疏簡。求詞溺之濫。猶不可得。夫溺人之水。雖非江海。猶必尋丈。今以杯水覆於坳堂之上。謂之免於溺固可。求其河潤百里。海潤千里。亦必無從得。利害相因者也。因勢而導之。則無往而不爲利。學沾沾於無雲而已。則空氣於人無害。又以當夫菽粟之用乎呼吸營養爲用固在人所以用之。然終不如菽粟之大。是其天壤間之物。無絕對無害者。亦無絕對無利者。惟其用之而已。詞何獨不然。博聞之與一貫。相得而能彰。相待而後成者也。博聞必須有學。一貫必須有識。今人能其一。則斥其一。號稱博聞者。所讀之書既多。施於文。往往生吞活剝。引物連類。於烏合之衆。即使多若鄧林。投鞭可以斷流。一戰而敗。亦恐甲高於熊耳矣。其焉能幸哉。又有稱一貫者。初不必學。亦未嘗鎮日讀書。惟刺取古人。一二法度。施於篇章。固已秩然而理。事有制。言有物。固未嘗不可喜。而掣掣洩洩汎汎悠悠

。無過而已。又何可以及化。而其人自詭曰。吾以包乾之奧。括坤之區。不亦虛且謬乎。余謂二端。不能并廢。亦久能同時兼舉。要以某者爲始。以某者爲終。按其次序。以爲吾工力之所萃。則得之矣。大概先求博聞。而後一貫。所謂由博而後反約也。學於文。一內一外。本不能分離。有學以增其識。識已卓於其內。然後有文以暢其言。則言之可大可久也。固意中之事耳。吾先卽博學求之。文縱不工。依然有學在。仿像其色。鑿然其形。所存於己者先則不徇外爲人。而道無不明理無不達矣。或謂學術之爲境也。至大。而取途至遠。行者莫能至。舉者莫能勝。於離靡廣衍之中。安得周覽泛觀。一洗纖氛埃芽之翳障乎。吾恐有胸穿膝暴之虞。安有從容自得之樂。是以此爲學。不特不能益文。轉且因而病文矣。曰不然。人生而有靈明。有知識。不能不用之於學。亦必用之於他。與其用之於他。旁穿邪出。不循正軌。轉足以爲身之累。何如中之於學其成也。以之入文。可以必其工。可以必其傳。其未成也。不失爲有道之士。今日不成。俟諸明日。今年不成。俟衆明年。即使終於無成。亦不失爲博物而實篤之君子。比之投燧格五。飲食徵逐。固同一費神。而所以獲者迥別矣。故博學由積累而來。非可企諸。一旦一貫者。乃偶然根觸。定其曲直是能。加以別擇判剖。而文成法立。又以行世行遠。端在於二者。無使人無學。則所憑藉先亡。難欲別擇判剖。何所取材乎。由是而言。則博學實重於一貫。而爲一貫之所出。學者昧斯意。足已不學。而以他人之鑽研爲多事。不亦

過乎。是猶原憲黔婁。噉菽飲水之不得。而欲與陶頓比清濁。以天下爲桎梏也。偏激違懷。其誰聽之有諸已而後求諸人。無諸已而後非諸人。嫉人之多能。以便已之不學。用心固不可不巧。而自暴自棄。所知必不能加。所能必不能益。而終日喋喋。問心已自覺不類矣。故善言一貫者。莫過於孔子。而刪述六經。讀百國之寶書。未嘗一日不求之於博乎。工師之營室也。須求大木。斲之不至於小。用之斯當其材。乃可矣。若以匠石自居。過商邱櫟社。一味走不顧。行不輟。以爲此外物。之足以亂吾心曲也。則必將拘守繩尺。碎劇忽忽。一事無成。而望。求告成不斲而書名。必無此理也。人不知有書。不肯言學。動曰吾一心得師。因事爲道也。吾恐其心。空無蘊積。謂之一無所有尙可。謂之一貫則大不可。固結而不解。塞產而不釋。養心且不能。又遑論乎爲文。此學之不可以已。而文之不能不有本。斷可見矣。竊以讀書者。平日之事。執筆者。臨時之事。讀書者。必以博覽爲工。而執筆者。必以一貫爲得。是言何謂也。讀書者。專讀此種。蔑視彼種。將來遇事逢務時。非讀彼種書。無從取辨。行非無所措其手足。安望輝映千載。聲芳不絕乎。故凡天下之事。雖限於精神。限於日力。不能徧讀。而就其性之所近。思考所能及者。正宜日日推索。以便及時而試。定必三冬文史。四十萬言。已足用乎。平日閱歷既多。不必一一皆用。而用一種即有一種爲之儲備。同一翻書。曾讀過者。如輕車熟路。不必問途問津。舟車之所及。自不容有誤。此策之上者。若執筆之時。

不曉一貫之義。則千條萬緒。觸手紛綸。不知何者當用。何者不當用。去取之間。既茫無所從。則平日所讀之書。不特不足爲用。抑且轉而爲累。思爲之滯。心爲之塞。神爲之鬱結。氣爲之不暢。此一貫之不可已也。簡練精純。措置成一。語語妥帖周匝。則盡善矣。

## 體性

劉彥和。以爲文有八體。一曰典雅。二曰遠奧。三曰精約。四曰顯附。五曰繁縟。六曰壯麗。七曰新奇。八曰輕靡。按劉氏所論。雖篤於時好。以齊梁之風氣。爲文章之正體。然觸類於引伸。千古亦莫之能外也。時有古今。文無彼此。通方之人。決不可過拘也。計專專而不可化。意綢繆有無由違。則必不能爲文。爲之亦必不能工。勢所必至也。茲取劉氏所稱八體。以淺語釋之。典雅者何也。所謂鎔式經誥。方軌儒門者也。吾國文章。當以六經爲主。筆區文苑。莫不究極於此。其言即使未必皆是。其旨即使未必皆可。行。而大體既純。則其微末之處。正不足較。今之妄人。才未必逮古。而懷疑之念過甚。動曰古書不足信。古人不足法。經義必不可行。經書不必盡讀。多端交加。沉默而相汙。以爲不如此。不足以彰其卓識者。問其自己果有主張。所主張者。果爲六經之所無。而當世所不能不有乎。抑其知反不若其不知乎。還以責諸其人。恐虛枵之腹。謬妄之懷。昏昏而莫達。堙沉而無俚矣。又何必作此狡獪。惑民誣民率天下而爲狂瞽。然後快

乎。故文章之取典雅。非以爲觀美也。以典雅二字。非深於經者。則萬不能到。文章與學問相通。學問與心術一貫。使文不趨於此軌。不以六經爲正鵠。則人之讀經者必少。而學問日岐。心術日乖。蒸爲習尙。積重難反。人但知通經而不明道者。則爲迂物。爲定疏。其言陳腐。其行板滯。不銳於用。不盡可恃也。不知此種人。不過無用而已。無用者于己固無利。於人亦無害也。六經之末流。往往有此等人。假借經義。文其固陋。非不可厭也。然而未足以病國。今以經義可拘束。而別開途徑。亦無不可。乃流而入於匪僻。惡直醜正。將非作是以之發爲言論。則煽惑鼓蕩。夷狄禽獸所不忍言。而公然出諸口。焉得而不新。既有多數人言之。亦必有多數人信之。欲使神明胄裔。捐棄禮義。而爲鳥聲禽呼。蠻歌溪俚。去中原之冠帶。爲江旣之貉子。亦何所不至乎。從此鋒鏑以死休。而拉魯鋸三。以狗權利。天下將永無寧日矣。或曰生斯世也。爲斯世也。善斯可矣。而以爲文必趨雅。此繩墨之言。安可以告於衆。且從前沉深經學者多。凡六經所有之言。則敢言之。六經所無之言。則必不敢言。並不敢思。天下大矣。時弊弊而過中。歲忽忽而適盡。前日之言。施之今日。尙且不能盡合。四千年之言。烏可行於今日。且中國學人。思想不進。多半由於拘束。必以典以典雅爲文之軌。非不必不可行。既行之。而思想又將退步矣。奈之何居今日。猶持此說。以欺人乎。曰不然。天下之物。有時時變者。有互萬古而不變者。天之風雲。頃刻易形。而日月則萬古當新。安



得以其爲陳暗。而代以他物。責之以懸象著明之功用乎。六經在中國學術界內。日月也。其稍有不適於今日者。纖雲之微翳也。本不足爲病。其書萬無可廢之理。則其言之純。爲萬衆之所信者。當然不能變。吾人今日之言論。固以爲極新。然猶風雲變幻作態而已。仰視未終。消滅無迹矣。本不得與六經相比且六經大而能博。無所不容。何嘗拘束人。人之無識。自入坎井。而屑屑然以六經相詬。是佻醜之人。撲鏡而洩忿也。究有何益。典雅云者。不在其面目。而在其神理。使以其面目而已。則艱深文陋之楊子雲。一字不可之魁紀公。皆可升。孔子之堂。而入其室矣。有是理乎。學術之大患。在乎貌襲皮傳。學六經而專在面目。則是化有用爲無用。語語相近。字字相似。非已出之言。則已必不能踐行。目辯其字。未必心知其義。果何益之有哉。故一班以博學通經稱者。好用本字。好用成語。語語而來歷。字字有本源。而所以爲此文之意。反因而掩蓋。若然者。文與道離。如售古者之破銅碎鐵。以夏商之鼎彝相炫。以之欺人尙可。求其有用難矣。人生上古時代無爲至清。與秦初爲鄰。爲此言論。尙足自了。若在今日。萬事紛乘之際。當然不足於用。然則何爲而可。曰必學於古人之籍。留心於當世之務。融會貫通。一一周知其數。本立而道生。學成而法立。腹有詩書。非特氣華而已。其才必沈實。其用必宏大。而文章之行世者。自然趨於典雅矣。

81089

12595

T7.12 陶明濬著

V.28 瀋南叢書第五輯

不出借

查

登記號數

12595

類碼

81089

卷數

T7.12

備註

V.28



閱覽室

注意

- 1 借閱圖書以二星期為限
- 2 請勿圈點、評註、污損、折角
- 3 設有缺頁情事時請即通知出納員

臺灣省圖書館

定價大洋三元五角

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



3 1111 003703178

502